



究研庚式普

普 式 庚 研 究

著 等 德 斯 克 尼 亞 · A

譯 等 盾 茅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二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普式庚研究

每冊實價捌角正
外埠酌加寄費

原著者

A. Anikst 等

譯者

茅盾等

編輯者

譯文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Samuel Johnson

普式庚畫像及其簽字

前記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彼得堡流傳着一個驚人的消息：詩人普式庚與人決鬥受了致命的重傷。這噩訊一下就傳遍了全俄羅斯，全國的民衆正像自身受了重創一般，焦灼地掛念着詩人。住在彼得堡的，都往普式庚住的那條街上跑，那街上擠滿了羣衆，站着等待消息。

普式庚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還年青，不過三十八歲，他愛惜自己的生命，也愛自己的詩作，更愛爲普通貴族詩人所不屑一顧的無數大衆。他捨不得死，但他那生理上的劇激的痛苦使他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了。他這樣痛苦地捱受了一天，嘴裏反覆念着：「Toskâ, Toskai!」終於在二月十日，在幾個親近的友

人面前，低聲與四周放着的書本告了別，心中焦急地掛念着他年青的妻子，慘然去世了。

當這位和專制殘暴的沙皇反抗一生而公開地同情於十二月黨的詩人的死訊傳出後，更顯出普式庚是如何被大衆所熱烈地愛着。詩人的遺體會安置在自宅的靈床上，前來瞻仰遺容的多至五萬餘人。他們爲他嘆息，痛哭，悲憤，懷恨。他們雖則未必準知道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借手於檀底司 (Dantog) 殺死了普式庚，但他們必然知道詩人的遭此毒手，是因爲他是十二月黨的友人，站在民衆方面，他愛民衆，他愛自由，他與黑暗的殘暴的專制制度站在對立的地位，又加之別的事故的緣故。他們知道這敵人是誰，一個偉大的人的敵人，決不僅是一些奸險卑污的羣小，而是黑暗的專制制度，沙皇及其兇手們！當時二十三歲的騎兵小軍官萊爾蒙託夫所作的名詩普式庚之死，針對着這一切，便是一個明證。

統治階級明白這種心理，竭力設法消滅民衆的悲憤的情緒，防止詩人的影響

無限止地擴大起來，使愛他的民衆不能哭他，爲他懷着復仇的心，使他的死不在民衆的心上劃着深深的痕跡，而漸漸地淡然地忘記他，於是當局祕密地下了命令，在黑夜裏悄悄地將普式庚的靈柩放在一輛馬車上，由一個老傭人和一名憲兵護送着，人不知鬼不覺地載回甫斯科斯省斯基縣去了。該縣縣長並接到密令，不許任何人去迎接靈柩，也不許舉行任何哀弔的儀式。

尼古拉政權想把普式庚的反抗精神，普式庚的歌頌自由的詩歌，隨着他的遺體一同葬送。但這是不可能的麼？

到如今百年之後，俄國的君主專制消滅了，尼古拉及其兇手們也祇在歷史上留下了兇惡的污名，而被虐殺的詩人普式庚却復活了，他活在他的祖國的全蘇聯的民衆的心中，他也活在全世界愛自由的民衆的心中。尼古拉的鎗彈射死了普式庚的肉體，但他的堅貞不屈的精神，將隨着他的作品永垂不朽！

今年二月十日，正是這位偉大的詩人的逝世百年紀念日。

在他的祖國蘇聯從前年起就在竭力準備這盛大的紀念會。他們將普式庚的讀衆推廣到工廠，作坊，國家農場，集體農場中。他們大量的印行普式庚的作品，全國科學院印行的十八冊的普式庚全集，銷行五十四萬部，文藝出版部印行的六冊的全集，銷六十萬部，另一種 Academia 的六冊全集，也銷十五萬部，各種散集銷行的數目，更爲可驚，多至八百四十萬部，其中有二百萬部還是豪華本呢。他的傳記也印行五十萬部。

這一方面證明了蘇聯的文化已深入民間，所以有這樣巨量的讀衆，同時也證明了普式庚和他的作品確爲民衆所愛好。

在中國，也有中蘇文化協會所發起的「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會」，那時將舉行盛大的紀念會，並建立銅像，開音樂會，講演會，印行普式庚的譯品等。

關於這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在「譯文」上已介紹過不少。創刊號開卷第一篇就是茅盾先生譯的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他的散文作品也已經大半由我們翻

譯過來。在新二卷第一期我們還出過「普式庚特輯」。現在，當這逝世百年紀念的時候，我們除於「譯文」新二卷第六期再出一「普式庚紀念專號」以及準備刊行「普式庚選集」四冊外，又選集了一部分會在「譯文」上發表過的關於普式庚的文章以及他的詩文，刊行了這本「普式庚研究」。這一是表示我們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的微意，二是因為從新的視角來研究普式庚的書，在中國似乎還一冊也沒有，所以這一冊書，對於以前沒有讀過「譯文」或讀過而沒有深切注意到這位偉大的詩人的讀者，也許有一點用處。

下面所收的各篇在「譯文」發表時大半都由各位譯者寫有後記，現在摘記如下：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 原文是英文，登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二日的英文

Weekly Edition of Moscow Daily News。作者 A. Anikst，是否一個新興批評

家，可不知道，別處不會見過他。此文是紀念普式庚一百五十年生日的。

普式庚略傳 作者 N. V. Nekrasov 是蘇聯的世界語者，譯了許多的俄國的詩。本篇即載在他所譯的歐根·奧涅庚的世界語本的卷首，聲明着：「大都取材於布留索夫（V. Briusov，生於一八七三，死於一九二四，詩人）所編輯的普式庚全集的序解。

普式庚怎樣寫作 譯自 Izvestia 報。

普式庚論 是一八八〇年六月莫斯科的普式庚塑像揭幕時，杜斯退益夫斯基作的有名的演說，這演說是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天鵝之歌」，也是他的最後一次的預言。這講稿是從 S. S. Koteliansky 和 J. M. Murry 的英譯轉譯的。

論普式庚的童話 題名雖是論他的童話，實則敘論了他的一生，我們由此可看到他的叛逆的一生的生活。是從一本新出的普式庚童話集中譯出的。

普式庚與拜倫主義 原文載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號的日本改造雜誌上。作者昇

曙夢，是日本的俄國文學老大家，關於俄國文學的譯著頗多。本篇可說是普式庚前期藝術的介紹。

普式庚之死 是列爾孟託夫的最有名的詩歌之一。他生於一八一四，死於一八四一，本篇作於一八三七年。卽以此詩之故，使他從聖彼得堡流放到高加索去。讀者可以參看「譯文」前一卷六期中的一篇關於他的論文。本篇係從 *Pela Manto* 所譯的世界語本的列爾孟託夫的詩集中譯出，此書在一九二二年出版於巴黎。

波希米人 是根據 P. 梅里美的法譯重譯的。

鏟形的皇后 是一八三四年的作品。

棺材商人、驛長、射擊 前兩篇是從法文重譯的，這三篇都是普式庚一八三〇年秋天在波爾廷諾寫的，收在他的白爾金小說集中的。

秋天及其他 是譯自 M. Van Doran，所編的世界詩選，前二首，英譯者是 M. Eastman，後二首，英譯者是 B. Deutsch 和 A. Yarmolinsky。

漁夫與魚的故事

是他的著名的童話詩之一。

黃源

一九三七·一·三〇



普式庚木刻像

蘇聯·潘夫立諾夫作



普式庚的鋼筆書



普式庚的手稿

兒童村（即前沙皇村）普氏求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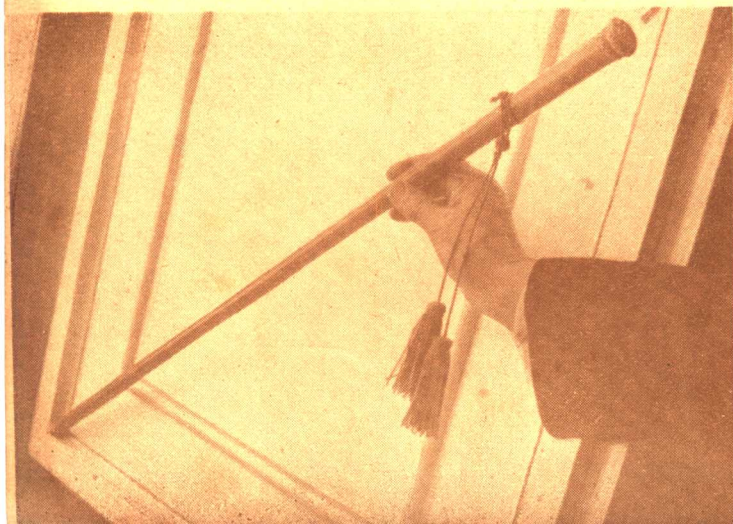


普式庚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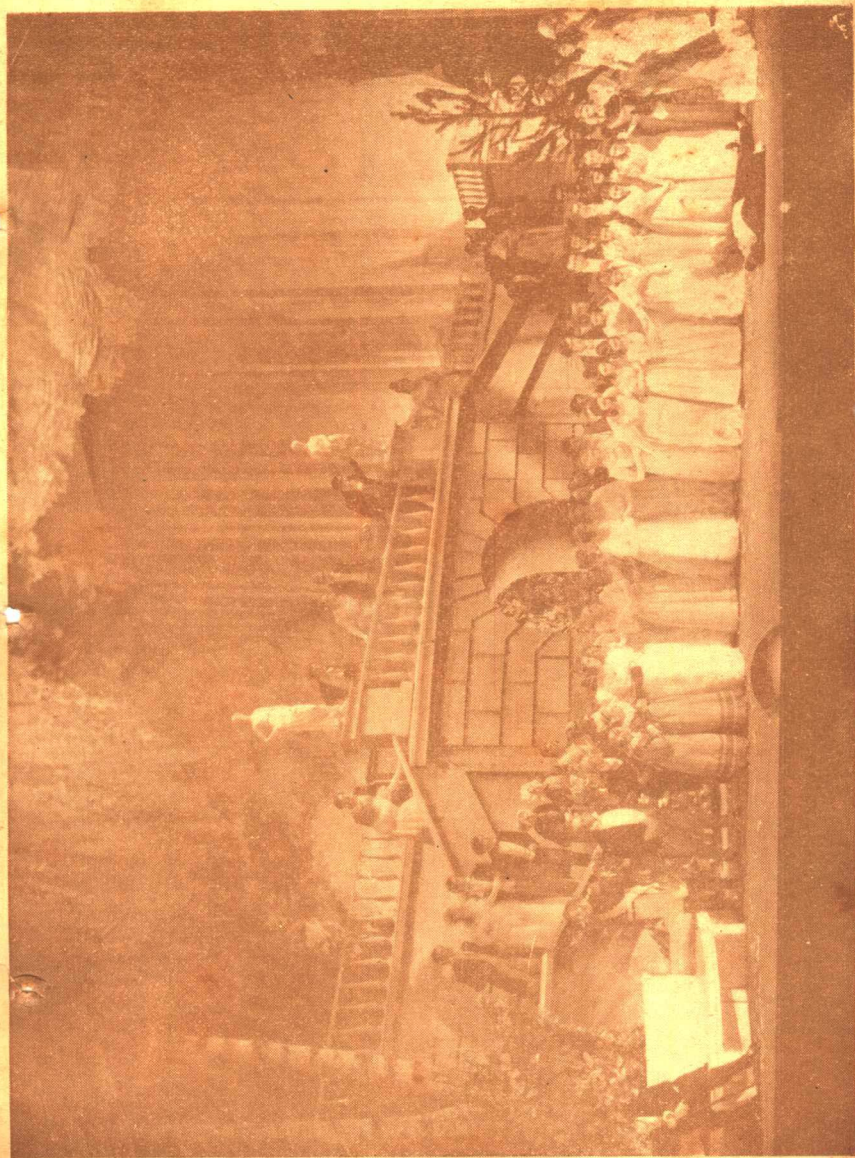


兒童村的普式庚銅像



普式庚的手杖

普氏遺作：歌劇「杜布羅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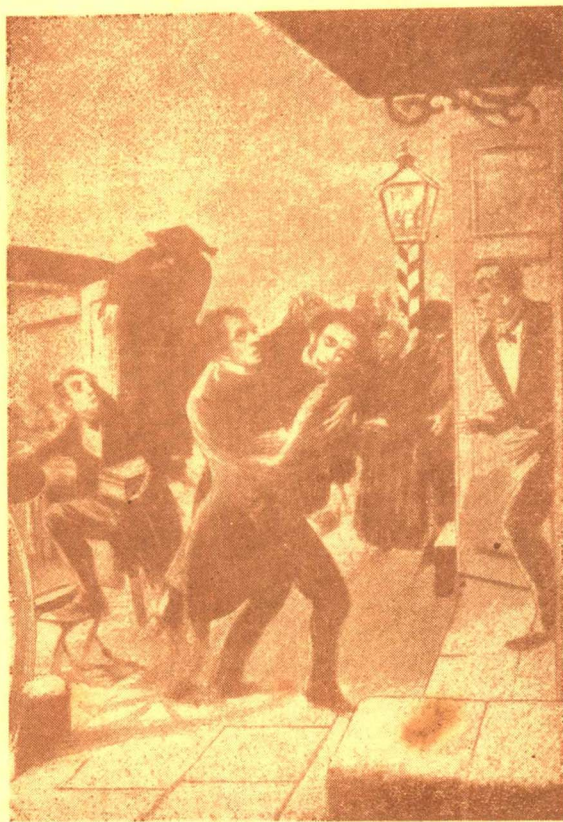
普式庚在米海洛甫斯幾村私宅中對他底朋友樸
信和乳母讀自己所作的詩。

俄國 N. N. G. 畫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普式庚與法人但且司
決鬥，但且司先射擊，普式庚受了傷，所以臨到他
射擊時，他只能坐在地下放鎗了。

圖 A. Navmov 畫



決鬥後，受傷的普式庚歸來了。

俄國 P. Boler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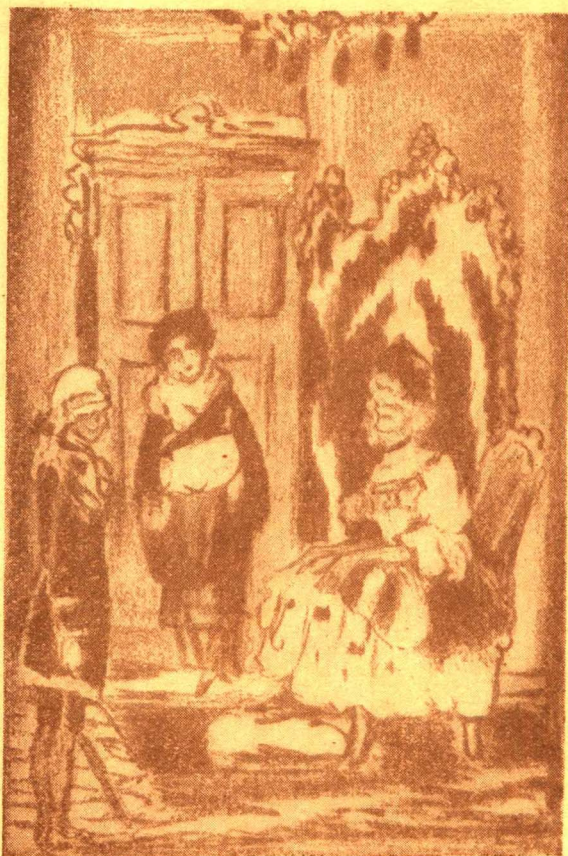
「 鏟形的皇后」底象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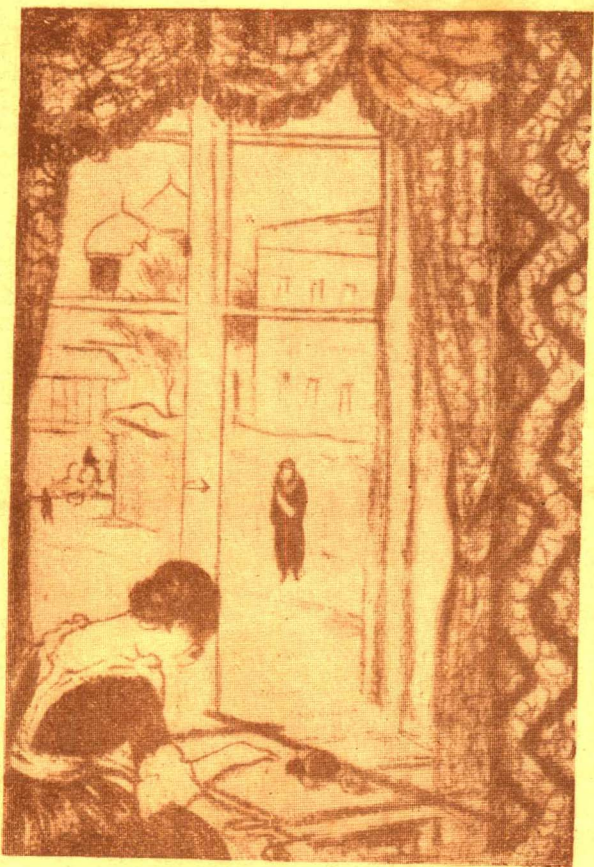
……當他離開桌子的時候，喧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然而他陪伴我們坐
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可完了，我底媽媽！這是什麼裝
束！去誘惑誰嗎？



伊萬諾夫娜坐在窗下刺綉架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輕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



葛爾曼走進寢室……………但
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葛爾曼以爲她是聾子，
俯到她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



她在後悔中痛苦地哭了。



但是白衣婦人突然就靠近他
面前，袁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目次

前記……………黃源(一)

上編

-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蘇聯A·亞尼克斯德作)……………茅盾譯(一)
- 普式庚略傳(蘇聯N·涅克拉索夫作)……………孫用譯(八)
- 普式庚怎樣寫作(蘇聯N·阿胥金作)……………克夫譯(三三)
- 普式庚論(俄國F·杜思退益夫斯基作)……………麗尼譯(三五)
- 論普式庚的童話(蘇聯A·史洛尼姆斯基作)……………克夫譯(充)
- 普式庚與拜倫主義(日本眞曙夢作)……………兩田譯(三七)

普式庚之死(俄國M·列爾孟託夫作)……………孫 用譯(二五)

下 編

波希米人(俄國A·普式庚作)……………黎烈文譯(二六)

鐘形的皇后(俄國A·普式庚作)……………孟十還譯(二八)

棺材商人(俄國A·普式庚作)……………世 彌譯(二七)

驛長(俄國A·普式庚作)……………陳占元譯(二五)

射擊(俄國A·普式庚作)……………孟十還譯(二七)

秋天及其他(俄國A·普式庚作)……………孫 用譯(三〇)

漁夫與魚的故事(俄國A·普式庚作)……………克 夫譯(三三)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

蘇聯 A·亞尼克斯德 作

在林蔭路忒浮爾斯括的邊上，正對着普式庚廣場，站着莫斯科最有名的紀念物中間的一個，——就是俄國最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銅像。這座像，立在那裏有五十多年了，並且成爲這個都市的生活裏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位青銅的普式庚早就變做活的人了。

不論是夏天或冬天，陽光耀照的晴天或者有霜有雪的冬天的早晨，這座紀念像的脚下常有兒童們在那裏玩耍。兒童們呼他爲「普式庚老伯」。

這座像也是莫斯科的青年們頂中意的地方的一個。「今晚上九點鐘來喲。我

在普式庚那裏等你。」男的對女的說。於是當黃色的燈光閃閃地照着這林蔭路的時候，你們會看見許多對兒，手挽着手在銅像旁邊慢步，小夥子和女郎低聲說溫柔的窩心話，也許是低聲背誦這位詩人的偉大的抒情詩。

幾乎是沒有一個蘇維埃詩人不會獻詩給普式庚，或者在詩裏呼着普式庚。一九二〇年頃，蘇維埃的各派詩人爭辯不休的時候，葉賽寧（Sergei Yesenin）領導的意象派詩人曾經把「我贊助意象派」的標語紙板掛在普式庚銅像上，以為這是對於敵派的一個有力的辯論了。

銅像對面就是「反宗教博物院」，稍遠一點是 *Izvestia* 報館的編輯部。一天到晚，街車，公共汽車，小車，在這銅像前面和四周跑。但是這座穿着十九世紀初年服裝的詩人的銅像，夾在我們這工業時代的景象以及我們蘇維埃生活的特殊的面目中間，好像並沒有什麼不調和。

一個活人

我說過，這座銅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活人，這，並非因為這座銅像雕得跟活人一樣，而是因為這座銅像所代表的詩人是在我們記憶裏活着，因為我們讀他的詩，他的詩打在我們心坎上。

普式庚生於一百五十年以前，就是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詩人的他的主要的活動正當俄國的社會生活有了顯著的變化那時期。他目睹了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的第一步，以及他自己一階級——地主貴族階級的開始崩壞。他，普式庚，是十二月黨的好朋友，十二月黨是一些自由主義者，曾在一八二五年舉事，反抗農奴制度和沙皇的專制。普式庚的著作就是這個歷史的時代底藝術的紀念碑。

照「革命家」這字的最大涵義說來，普式庚不是一個革命家。和拜輪很相像，普式庚雖有許多自由思想，可是他的心是貴族的，他看不起「小百姓」，

——他稱呼下層階級的民衆時，老用這字眼。但他也寫了詩來誹謗那時候俄羅斯農民所疾苦的農奴制度。他讀了亞當·斯密司 (Adam Smith) 的原富，他就寫了詩攻擊重利盤剝。他讚慕伏爾泰 (Voltaire)，迭特羅 (Diderot) 和霍爾巴赫 (Holbach) 他們的唯物論的精神，可是他又寫過一部幾乎是神祕的小說黑雞心紙牌第十二號。他是一位充滿了矛盾的詩人，然而也許爲的他有這些矛盾，這纔使他的作品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他那時代的那麼生動的圖畫。

普式庚那枝筆幾乎嘗試遍了文學的一切門類。而在一切的門類中，他證明了他是配稱爲天才的。他開頭是寫短詩，頌歌，牧歌，諷刺詩，和箴銘之類的小詩。後來他轉而寫浪漫諦克的詩，體裁近於拜輪的“Giaour”和“Corsaire”。他的第二部傑作是歐根·奧涅庚 (Eugene Onegin) [就是根據了這部著作，夏考夫斯基 (Chaikovski) 寫成了他的著名的歌劇]，這是一部用韻文寫的小說，形式上像拜輪的“Childe Harold”和“Don Juan”。他也取民間傳說來改寫爲故事。

他的“Boris Godunov”和“Mozart and Salieri”以及別的戲曲，至今還是俄羅斯戲曲中間最有藝術價值的著作。他的甲必丹的女兒和別的長短篇小說開了俄羅斯散文的紀元，後來產生了這麼多的世界聞名的作家。

他一生總想到外國去。但是俄皇尼古拉一世不讓他走，因為他知道普式庚一去就不肯回來的。他生活在俄羅斯政治上最反動的時代之。政治壓迫的空氣是這麼可怖，以至他有許多著作簡直不敢拿出來給沙皇的文字檢查官去審查，因為他知道一定是通不過的。他的一部分著作到他死後方能出版，有些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這纔能夠。

普式庚那時的反動政治是這麼厲害的，甚至像他那樣一位帶有強烈的貴族傾向的穩重的自由思想者也被當作革命份子。沙皇想收他做「文學侍從」，但是普式庚的願望不止這一點兒，他要做一個民族的詩人。看到這位詩人是無法馴伏的了，沙皇就授意他的官吏去殺害普式庚。官吏中間的一個於是去誘引普式庚的美

麗的夫人。結果是一場決鬥，普式庚受了致命的重傷。他的死全然是慘酷的謀殺，這激起了那時候剛剛開始文學生涯的列爾孟托夫（Lermontov）寫了他的著名的罵人的詩，宣布那謀殺普式庚的凶手的罪狀。●

寫實主義的藝術

雖然強烈地混合着浪漫主義的傾向，普式庚的藝術大體上是寫實的。是這卓越的現實描寫的技巧使得他的作品能為現代的讀者所了解。他的散文和韻文都具有非常完美的風格，他的思想表白得極其清楚，——是這些使得他的詩和小說讀起來有味道，甚至和他隔開了差不多一世紀的巨大的社會變動的現代人（這一段時間裏的變動已經把這位詩人的祖國的面目改變到他不認得了），也還是喜歡讀。

● 這詩見本書一五三頁，編者。

他詩裏的偉大的情緒的力量，現代的讀者不能不受感動。我們知道他的藝術的社會動機跟我們的不同。然而我們不得不讚美他的藝術。

普式庚是現在最受人愛讀的作家之一，從他的著作的巨大的需要就可以知道。革命以後，他的著作的印數極多，可是還不能夠滿足需要，因為現在讀普式庚的人是幾百萬了。

你可以看見一個年青的工廠裏的少年共產黨員唸普式庚的詩給他的朋友聽。你會在黨會議上聽到引用普式庚的句子。你可以看見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對兒童們讀普式庚的故事。建造社會主義的人在他那些最寶貴的書籍中間，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太林的著作的一旁，也寶貝似的放着普式庚的詩，小說，和短篇故事。

(茅盾譯)

普式庚略傳

N · 涅克拉索夫 作

阿力山大·塞爾格葉微支（義即：塞爾格之子）·普式庚於一七九九年五月廿六日生於莫斯科一家中產的貴族的家裏，因了不能好好地治家之故，已經漸漸地窮下來了。在很早的幼年，這孩子大大地受了他的保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的影響，她是一位故事講得很好的人；再遲一點，這青年又大大地受了他的叔父^①的影響，使他對於文學發生了趣味。他的父母却很不關心他。普式庚幼小的時候，給請來了女的和男的家庭教師，他只從他們學到了很高深的法文，簡直比本來的

● V.I. Pushkin (1770—1830)，詩人，亦「阿爾查馬斯」文學會會員。

俄文還好。更爲得益的是，他在做孩子的時候，就能夠隨意讀着他家裏的全部的藏書。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已經讀過了許多許多的書，尤其是十八世紀的法文，其中的伏爾泰成了他所愛好的作家，還有那些戀愛詩人——巴爾尼及其他。

在一八一一年，年青的普式庚就進了那時候設立不久的中學，在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附近的察爾斯柯·塞洛（現在的德忒斯柯·塞洛），他在那裏整整地過了六年。在做中學生之前，普式庚已經試着寫詩（起頭是用法文的），到了中學裏，這傾向就大大地進步了。同學們之間成立了一個文學團體，發行了手抄的雜誌（中學的賢人及其他），抄着那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再後，這樣的作品有些也送到「真正的」刊物的編輯所去，牠們很願意地接受了。普式庚不久即以他的作品特出於他

● F.M. Voltaire (1694—1778)，法國的作家。

● E. de Parny (1753—1814)，法國的抒情詩人，著有“*Poésies Croitiques*”。

的同伴中——一八一四年的歐洲消息上，刊出了他的第一篇印着的詩。

一八一五年一月八日，在公開的鄭重的畢業式裏，那時候最有名的作家德爾若文也在場，普式庚朗誦了他的詩察爾斯柯·塞洛的回憶，這年老的德爾若文竟非凡地驚喜着，對普式庚預言了光明的將來。

那學校的管理並不十分嚴格，學生們能夠秘密地安排着小小的狂歡的夜。在高年級的學生，簡直可以有相當的自由。他們常常到托爾斯泰公爵的家庭劇場去，和他的雇用的女伶們相愛。在這時期，年青的普式庚也身受了初戀的痛苦。

中學時代的末期，普式庚和那時候最好的詩人——巴特尤須考夫，茹考芙斯基，佛雅任斯基親王都有了關係了。他也成了集合一切清新活躍的俄國文學的

● G. R. Derzhavin (1743—1826)、普式庚之前的最著名的俄國詩人。

● F. P. Tolstoi (1783—1873)、俄國的畫家，雕刻家。

● Batyushkov, V. A. Zhukovsky, P. A. Vyazemsky、均為俄國文學中羅曼主義的充驅。

「阿爾查馬斯」文學會的會員。同時，普式庚也和輕騎軍隊很親近，他們之中有兩位很有才幹的人，卡佛林^①和查達耶夫^②；第二位於年青的普式庚很有影響。一八一七年，普式庚讀完了中學。在畢業試驗的時候，他不得不讀熟那首題作無信仰的詩，這是中學當局的命令，作為他所表現了的「無神的」思想的責罰。

普式庚在中學裏並不學到什麼高深的學問。只靠了他自己的天才，他能夠從毫無統系的中學課程裏，挹取了常在大學講義的範圍中的種種學識。後來，他就以熱心的誦讀，發展着他的知識。

中學畢業了，普式庚有了職位，在部裏辦理外交的事務，然而他幾乎全然不

① P. P. Kaverin (1794—1855)、在 1816 至 1819 年間與普式庚相識。

② P. J. Chadyev (1793—1856)、他在 1836 年發表了反對政府的哲學書簡，登載的雜誌也

以爲意，只在上流「社會」中混着。他很願意到那時的「沙龍」去，但是，他更喜歡了那種快樂的冒險。他加入了「綠燈」社，那是有點兒兒戲，有點兒文學，有點兒政治的一個組織，聚集了進步的青年貴族，同那時候的許多秘密結社都有關係，以在俄國建立民主政體爲目的。在這樣的環境中，在上面說過的查達耶夫，屠格涅夫●等等人的影響下，以及在讀書和自己的沉思默想的影響下，就在這一時期，他的政治的觀點集中了。

在中學時代的最後幾月間，普式庚已經寫過反對現行的皇帝制度的詩了，這一傾向在中學後更爲發展。他先是用了頗穩健的吶喊，要政府守法（一八一七年的短歌自由），要政府解放農奴（一八一八年的田野），然而漸漸地，合理地，他達到了極端的革命的結論（一八一八年的致查達耶夫及其他，尤其是一八二一年的那首刺刀）。這一類講到皇帝，講到軍事大臣亞拉克乞也夫，講到教育大臣戈力金親王，講到希臘教主

● A. I. Turgenyev，或亦係查達耶夫的同僚。待考。

教福第奧，以及講到當時政府裏其他的人員的詩和諷刺的短歌，用了手寫的本子，大大地傳播着。他們就向皇帝亞歷山大第一告發了普式庚的這樣的詩，他也決意要懲罰這詩人一下。已經決定了將他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但是虧了茹考夫斯基的保護，才救出了他。因為茹考夫斯基正是那位「繼承帝位者」的教師，在朝廷上也有相當的勢力。於是，他們決意將普式庚逐出首都，到南方服務去。這時候，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偉大的詩羅斯蘭和柳德密尼。

普式庚向着厄卡特利諾斯拉夫（現在的德尼潑洛彼得洛美斯克）去了，因為病得很沉重，就和拉葉夫斯基將軍一家同車到了高加索。高加索山的景物給了他很深的印象，這裏，他又寫了他的第二部偉大的作品高加索的俘虜。加之，他也到了克里米亞，在那裏寫了第三篇偉大的詩巴赫溪薩拉之泉。

普式庚從克里米亞到了貝薩拉比亞的基希涅夫，就是他應該服務的地方。這職務並不成爲他的重負，因為他的長官，良善的老英卓夫將軍給了他很多的自

由。普式庚十分厭倦基希涅夫，然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寫了兄弟強盜，迦伯列詠，和許多別的詩。在基西涅夫，他對於那時候的政變很感興趣；希臘的叛變咧，那坡里和西班牙的革命咧，拿破崙之死咧……也在基希涅夫，他的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意見都成熟了，那首前面說過的革命詩刺刀和那首反宗教詩迦伯列詠，正是在那裏寫作的，因為寫了這，使他後來有許多的不利。

一八二三年，伏隆喬夫公爵做了新總督了；普式庚也乘此轉到奧特薩，在那裏服務。奧特薩的熱鬧的生活，牠的劇場，飯店，以及許多從首都來的人，最初使這詩人更有生氣了，然而那裏也有的是等待着他的十分苦惱的生涯。在奧特薩，他經歷了兩次的戀愛——對於富商阿馬里亞·李士尼支的妻和對於他的長官伏隆喬夫公爵的妻；他所經歷的，由於嫉妬和別的熱情而生的殘酷的痛苦，他在許多抒情詩中表現了。然而這也並不阻止了他在奧特薩去寫那首吉普西的詩，以及動手寫故事詩歐根·奧涅庚（他在奧特薩寫了兩章歐根·奧涅庚）。

普式庚在奧特薩的生活的中斷是極其驟然的。伏隆喬夫公爵待他很壞，嚴厲地監視着他的職務，也許他覺到了普式庚與他的妻的關係了罷。普式庚却以極尖刻的，在他不難明瞭的諷刺的短歌回答他。結果是，伏隆喬夫向彼得堡送去了非難普式庚的公文，要求將他放逐。隨之而來的，命令普式庚到柏斯可省，他父母的產業佐耶芙·密哈伊洛夫斯基去過着日子，不准再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他不得不依着做了，一八二四年八月，他到了密哈伊洛夫斯基自己的家。

普式庚在密哈伊洛夫斯基過了兩年，同他的保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作伴。她重行講述着她的民間故事，他也很有興趣地將牠們寫下了。在密哈伊洛夫斯基，他又寫了史劇波力斯·弋都諾夫，故事未婚夫，詩努林公爵，和歐根·奧涅庚的中間四章。

普式庚在密哈伊洛夫斯基所有唯一的快樂是，常常到鄰近的產業脫里戈爾斯的奧西朴夫——伐爾夫的家去，以及在那裏遇到從彼得堡來拜訪他們的朋友

們。他從密哈伊洛夫斯基寫了許多信到莫斯科去，要求准他出國，而且承認：「留意自己的無論政治，宗教的思想」，以及「也不至發狂得不顧這已成的秩序和需要」。這努力終於毫無結果，一直到忽然發作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有名的十二月黨[●]的叛變。

皇帝尼古拉第一極嚴厲地壓平了這一次的叛變，五位重要的思想上的領導——李列夫，柏斯特爾，莫拉芙約夫，卡霍夫斯基，和貝斯都葉夫[●]——都處絞刑，許多別的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亞。在實施了無限的獨裁的威力之後，尼古拉第一又同時想裝做愛文化和有恩惠的樣子。他命令帶普式庚到他這裏來。立刻派了使臣到密哈伊洛夫斯基，要普式庚到皇帝那裏去。毫不遲延地將他放進車子，就

● 以在俄國建立民主政體為目的的結社，因於十二月起事而得名。

● F. R. Rileev, Pestel, Muravyov, Kakhovskiy, Bestuyev 參與十二月叛變的重要人物，Rileev 是詩人。

在這一八二六年九月四日的夜間上了向莫斯科去的大道，一到了之後，馬上召了他到皇宮裏。皇帝對普式庚顯示了十分的「恩惠」：他告訴這詩人，他已經「赦免了」他，答應他可以隨便住在那裏，而且也不必受檢查的束縛。

這詩人先是很老實地信了這皇帝的話，然而不久，就證實了這一切的允許都只是欺騙。這赦免了的普式庚永遠在警察的監視之下，無論到那裏去，他必須先去求得特許，至於他要「到外國去」，那就全然被拒絕了。還有「不必受檢查的束縛」呢，他却經驗了三倍的這樣的檢查（皇帝，公安局，檢查處），後來，他將這作為極大的恩惠了，只是要求許可——「僅僅」通過檢查員而就能印行他的作品！

「父親似地注意着」普式庚的皇帝又將他委托那位衛兵司令彭肯爾道夫，一位「特別可以信任的人」。他不得不將一切的事情去要求這位彭肯道爾夫——到莫斯科去，印行書籍，以及結婚等等。他不得不聽着或是讀着彭肯道爾夫的教訓，有時候甚至於是討厭的駁斥。

在一八二七至一八二八年，普式庚因了他的幾篇認為有政治的危險性的詩，遭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西伯利亞的放逐又對他威嚇着，然而他很勉強地避免了。其時，他的讀者却繼續地多了起來，他的作品公開朗讀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們在劇場裏開熱烈的歡迎會招待他。在這時期，他寫作了幾篇他的最好的抒情詩（冬天的路，詩人，花，回憶，安替阿爾等），許多節的歐根·奧涅庚，以及那首偉大的詩波爾塔伐。

普式庚在那時候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中，他認識了一位十六歲的姑娘娜泰麗亞·龔却洛華。這相遇決定了這詩人的以後的命運。龔却洛華的出奇的美麗給了他很深的印象；一八二九年五月，他向她求婚，却被拒絕了。他不覺受了很大的影響，他並不經過允許地到了高加索，進了巴斯克維支將軍的軍隊，同他的兵士到了土耳其的厄爾柴路姆（或是阿爾茲路姆）。在這一次軍役中，他參加了作戰和衝鋒，好奇地獻身於鎗林彈雨之間。

這遠行使這詩人更爲活躍了，但是，就在這同一的一八二九年的九月回到了草斯科，他又碰進了以前的環境裏。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他重行向娜泰麗亞·龔却洛華求婚——這次却允許了。於是鄭重的「訂婚」期開始了，這使他負上了許多的，尤其是物質上的重擔。爲了安排他的經濟狀況，他又到在下諾芙戈洛德省的自己的產業鮑爾廷諾去，將這和他的姊妹分開，賣掉了一部分，才弄到了必需的錢。

正在那時候，却遇到了流行的霍亂症。處處都因檢疫而停止了交通，要從這一省到別一省去是很麻煩的，因此，普式庚幾乎是關住在鮑爾廷諾了。他只能在那裏寂寞地住了三個月。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詩人有了不期然而然的豪興，又決意寫詩。在鮑爾廷諾，一八三〇年秋天，他創作了許多值得注意的作品：劇本客齋的騎士，莫查和薩列里，石頭的客人，疫瘟期的宴會，八行詩在科羅那的小屋，五篇故事，倍爾金小說集，郭洛亨諾村的歷史，還有許多較不重要的小

① I. P. Belkin

普式庚寫小說的假名。

品。也在鮑爾廷諾，差不多寫完了他的故事詩歐根·奧涅庚。

就在一八三〇年十二月，普式庚可以回到莫斯科去了，到了一八三一年二月，他結了婚。結婚了五天之後，他就同了他的妻在莫斯科大劇場的假面跳舞會裏露面：他是這樣在上流「社會」中開始了他的生涯的。

過了最初的日子之後，普式庚的家庭生活顯然是毫無幸福可言。那位年青的，非常美麗的妻只願在上流社會中出風頭，並不顧及她丈夫的精神上的需要。普式庚的妻黨以他爲受了皇帝的恩惠的人，作爲他們的自然的財源。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也向他要求金錢的幫助。他借貸了很大的數目，他的債務不絕地增加起來。

不管這一切，普式庚並不間斷他的文學的工作。他很少寫抒情詩了，却喜歡從事更鉅大的企圖。一八三三年，他寫了他的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韻文小說銅騎士。然而，他又注意到散文了，他寫了一篇小說杜勃洛夫斯基，他對於歷史的

題目特別感到興趣。爲了這目的，他得到了一個有保管政府檔案的權利的地位。先是計畫了要寫皇帝彼得一世的歷史的，他偶然看到了關於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六年間的蒲格喬夫叛變的很豐富的材料。他就熱心地加以整理，一八三三年秋天，他又動身到很遠的地方去，實地觀察蒲格喬夫的叛變的戰場。他到過喀山，辛比爾斯克，奧倫堡各城市，烏拉爾草原。這旅行的結果，普式庚寫了兩卷歷史的研究蒲格喬夫叛變史以及以之爲背景的長篇小說甲必丹的女兒。

普式庚一生的最後幾年中，他又做了很多的編輯的工作。一八三六年，他編輯自己的文學雜誌當代人，却失敗了——這事實也擴大了在這詩人一生中一再遇到的不如意的，嚴重的情形。

然而，那一「傾滿了杯子」，使他中了致命的毒的「最後的一滴」——這就是普式庚的做丈夫的不舒服的感覺。

普式庚的妻對於丈夫並無真的愛情，她的在「社會」上的行爲引起了種種的

流言。這樣傳說着的流言將他的妻的名字同一位漂亮的軍官，在彼得堡的荷蘭大使，希蓋倫男爵的義子，佐治·丹第斯這名字聯合了。因為普式庚有許多私人的仇敵，這些人有的是因了他的刻毒的諷刺的短歌而恨他的。就乘這機會對他儘量施出了不利的手段。他接到討厭的匿名信了，他們加以像「喇叭手的勳章的史家」等等的稱呼。這受了刺激的普式庚就約丹第斯決鬥。一八三六年十一月，普式庚的友人終於使這決鬥避免了，然而，不管爲了解解決這衝突而有丹第斯和普式庚的妻妹結婚，情勢却反而愈形糾紛。一八三一年一月廿七日，普式庚終於和丹第斯決鬥，受了致命的傷。在可怕的苦痛中，這詩人又活了兩日夜，一八三七年一月廿九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他在圍立着的朋友之間死了。他的最後的話是向着書架說的；他說道：「別了！朋友們！」

(孫用譯)

普式庚怎樣寫作？

蘇聯 N·阿胥金 作

普式庚在一篇批評文字中說過，「有了天才而不努力寫作，也還是不能從事於詩學」。在另一篇中論及靈感時他着重指出，「沒有經常的努力寫作便談不到什麼真真的偉大」，這是藝術創作的必要條件。這些意見是普式庚全部創作生活的基本口號。

所謂靈感，照普式庚的定義，決不是從天上降臨下來的什麼啓示，如黔爾謝文所說的：「詩人沉溺於其感覺中，燃燒着那種所謂幻想的高度火燄，於是狂喜着，抓住豎琴而唱着，他的心使他……在直接的靈感中也沒有聯系，也沒有冷靜

的思考……」普式庚反對此種擬古風的靈感的理解說道：「靈感是將精神支配於活生生的印象攝取與概念的判斷，以及它們的解釋。靈感需要於幾何學中，和在詩學中一樣。狂喜勢必取消了默思——美的必需條件。狂喜在整個方面說也不是部分智力。狂喜不持續，不經常，因之，不能產生真實的，偉大的成功。」

普式庚從鮑爾廷諾村寫給他友人潑連特涅夫的信中說：「啊，我親愛的——試想一想：平原接着平原，鄰近——沒有靈感；馳馬前去，靈感就來了，寫吧，想到什麼寫什麼吧，誰也不來阻碍您。我已爲您準備了些東西，有散文，也有詩篇」。

秋天對於普式庚是特別適於創作而有成果的一個時期，「秋天來了，」普式庚在寫給潑連特涅夫的一封信中說道。「這是最喜歡的時間，我的身體照常強健起來了，我的文學勞作時間到了」。他總是於初秋動身到鄉下去，一直住到十二月中旬。「在這個時期中他總不會來不及，」潑連特涅夫在回憶中說，「完成

他在這一年中所準備要做的一切。」

因此，對於普式庚必然的有效的創作條件是：默思，獨居，與努力寫作密切地聯系着的靈感。除了喜歡在多雨的秋天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寫作以外，類似其他作家所特有的怪僻普式庚一點也沒有。「有一間簡單的房子來從事於寫作，」亞甯可夫寫第一篇普式庚的傳記時說，「對於他甚至是一種天才需要與生產條件。他不喜歡在其房內掛上圖畫，一間單調空洞的比一間裝飾着畫架雕像與富麗家具的奢侈的房子給他以更多靈感。」

詩人台尼斯·達維多夫不只一次說過，「普式庚一口氣把詩寫成了，但塗得很多。」的確，普式庚的手抄原稿上修改的非常多，這證明他曾費了極大的勞力才能在文學方面有那麼燦爛的收穫。

普式庚不是一個卽興詩人。那些由興之所至而寫的詩除極少的例外，都是傳奇式的。他想着，就用手裏的筆創作出來了。在創作高潮到來的時候，充塞着抒

情的激動與感應，所謂「腦際思潮起伏，旋律也迎面而來，於是指頭向筆，筆向紙有所要求了」，普式庚在這樣的時候，忙着自由地作詩，但並不是已經完成的作品。他立刻塗去了某些字句而另外補上些，在草稿空白上加以附註，或將塗去的恢復了，有時重新把恢復的取消了，而以一時想不到新的字句來代替。草稿上佈滿了密密層層的塗改網，直到詩篇一般的畫面顯明為止，其中也有認為不完功的字句，多半是關於旋律或音韻方面的。普式庚原稿的一再塗改當然並不是說明他沒有能力創作的辛苦，而是表示他的形象與思想豐富有餘與爲筆墨所難以表達於紙上的詩的連續音節。有時詩人的思想在創作的激動中離開了他的基本題材，他便在草稿上另外寫了一首；在詩思的潮流弛緩起來的時候，空白上便產生了許多速寫漫畫。或與本詩的形象有關的，或僅是偶然想到的一種陪襯。

第一次草稿塗改得簡直看不大清楚時，普式庚便重新謄清一遍。這第二張清稿立刻又變成了糊塗的草稿。普式庚的詩篇每一行都經過極細心的格調上的修

飾，時常加以結構的改變。經過普式庚第二次釐清的詩稿多半算是最後完成的底稿，雖也有些作品甚至重抄了三四次而仍不能作為最後的決定。

這裏僅是普式庚作詩步驟的簡略說明，且歷年常有變動。詩人仔細地保存着一切手抄本，草稿，計劃與註解，且常常經過好幾年以後，重新檢出舊稿來改作，力求以和諧，簡短與明晰來表現出某種形象與思想。

華連理·勃留索夫，大詩人，詩學理論家與政論家，關於普式庚的天才藝術說過下面的話：「看一看普式庚的工作，您就會知道，他怎樣從起初的思想與形象的混雜中整理出頭緒來，又怎樣逐漸把詩句完成起來，不但明晰正確，而且非常出色，對於俄國詩人，除了精細研究普式庚在草稿上的改正以外，可說沒有再好的學校了，這裏須推測他為什麼不用那種音節，為什麼一種形容詞換了另一種，為什麼他要改變或塗去這一類或那一類字句。」

普式庚的散文作品的手抄原稿，藝術創作也好，批評文章甚至信札也好，和

詩稿一樣，無不塗滿了修改，因此從這作品原稿上也可以看到這位「峻嚴的藝術巨匠」。

「正確與簡明——這是散文第一重大的價值，」普式庚寫道，「它要求思想再思想，——沒有思想便談不到任何美妙的表現。」因之普式庚在其散文寫作中也嚴格地遵守着自己所提出的條件。為求簡短起見，他刪去了轉移讀者對小說基本路線的注意的故事斷片，縮短長度，更改他認為是「無生氣的隱喻」，以達到富有表現性，正確性與單純性。

普式庚有一次和友人談到倍爾金小說集時，更清楚地指出來說，「寫小說必須這樣寫法：簡短與明瞭」。

上面普式庚所謂經常的努力不僅在於直接創作技巧方面（描寫與修改），而且在于着手寫作以前。藝術作品的創造，其計劃的規定，如不先事準備都是不可能的：從書籍中或對生活的觀察中搜集材料。普式庚的藝術創造便是長時期精細地

收集材料的結果。

爲了準備寫作鮑里斯·郭杜諾夫，他埋頭研究莎士比亞，席勒，亞爾費里，及其悲劇的技術；閱讀加拉姆辛的俄國歷史，歷代史記，癡愚者生活的紀實等。因此他說他的悲劇是「誠心誠意研究的結果」，這話完全是對的。他的一切創作都有這樣的一種準備。用心地研究了彼得一世的時代，才寫成了詩篇普爾泰伐與小說大彼得之奴；直接對賭博者的觀察，上流社會的未嫁老女人關於過去一個世紀的講述，喀薩諾瓦冒險者回憶錄的閱讀，——這一切給他以材料來創作鐘形的皇后，爲了要寫甲必丹的女兒，悉心研究蒲格喬夫暴動的歷史，普式庚不但找遍了一切出版的材料，並且盡可能去翻文書庫藏，熱心地在彼得堡與莫斯科的國家文書保管局裏「找尋新大陸」，并在私人處渴求「蒲格喬夫契那」同時代人的筆記。爲了更活生生地領略這一個時代，呼吸着它的空氣，在親眼見過的老人口中探索過去事變的回響，普式庚赴「當地」——喀山，奧倫堡，烏拉爾草原——去

旅行。

在他從旅途中寫的信裏面——充分表現着這位藝術家歷史家的創作歡快，以敏銳的眼光找得他所需要的材料，把握着過去一個時代的活生生的回響。

「在喀山」，普式庚寫給其妻子的信中說，「我伴同着老人，和我的主人公同時代的人，徘徊於決戰的地點，問了他許多情形，并寫下來了，我非常滿意，總算不虛此一行。」在另一信中他對其妻子開玩笑似地說道：「我一路覓訪七八十歲的老人。那些較爲年輕的……六十歲左右的不是我的對象。在倍耳特村，這裏蒲格喬夫曾駐留了六個月之久，我才碰到了 *une bonne fortune*（幸運）——找着了一個七十五歲的哥薩克老女人，她對於當時期的事情和我們對於一八三〇年的一樣記得那麼清楚。我竟捨不得離開她，對不住，也不再想到您了」。普式庚遇到了一個蒲格喬夫的同時代人，高興極了，因爲他可以獲得不少歷史的材料，正如他所謂「那個哥薩克老女人給我以工作的食糧」。一切旅行的印象他都忙着

寫下在筆記本上，使之以後得再翻開本子來校閱他的觀察并在其小說中灌輸以「歷史的真理」。

到了秋天，普式庚到鮑爾廷諾村去，從事整理所搜集到的材料時，簡直手不停揮似地寫作。他在信中告訴他的妻子以他每天的工作情形道：「七點鐘醒來了，喝了咖啡便一直躺到三點鐘（他躺着寫的）。三點鐘去騎馬，五時——入浴，然後進膳馬鈴薯或麥粥。飯後閱書到九點鐘為止。這便是我的一天，差不多天天如此」。這就是說，在創作高潮時期，普式庚每天要連續工作八小時，然後經過兩小時的休息，再從事於約四小時的閱讀。

普式庚——藝術巨匠——是他那一個時代的最有教養人物之一。據傳記上說，「除了他從高級中學校出來後開始的兩年生活以外，誰也沒有像普式庚那樣用於學業」。他曾哀痛地說過，「我們這裏只有少數作家是有素養的，大部分都是淺薄得很」。他認為高度教養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品格，曾有一次，不是說

着玩，他爲果戈理對莫利哀那種由於認識不足的輕率批評很覺生氣。

普式庚的學問才智是非常廣博的。由他的藏書室（俄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也可證明他所研討的問題的多樣性：世界文學的創造，民間傳說，地理，政治經濟，醫藥，——都在他的研讀的範圍中。

「閱讀——這是最好的學問，」——他在給兄弟的信中這樣說過。他自己幾乎讀破了萬卷書。書籍對於他是生產的工具，并化了不少錢來購書，他曾戲擬着說，「這好似一個玻璃匠爲了購買其必需的金鋼鑽而不得不破產」。

以天賦的異乎尋常的記憶力，普式庚，如他的一個友人所說的，「能記得一切他在書中所搜集的寶貴材料」。他那淵博的學識使專門家們敬服。一個有名的埃及研究家古梁諾夫在和詩人談話中對其關於語言學方面的豐富知識驚奇不置。

普式庚，和少數同時代人一樣，能領受文化遺產，他——如勃留索夫所說——「吸收了千年來所給予的一切」。在他的詩篇中與散文中幾乎反映了一切國

家與時代：古代的東方，歐洲的中世紀，新歐洲的一切國家與民族，古代俄羅斯，彼得時代，和他同時代的俄羅斯生活。

普式庚是個「永遠的工作者」。他開闢了許多新的道路——從新建立文學語言，創製多樣的文學風格與類型，不僅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而且是文藝理論家，政論家，歷史家，一個當時最好的文化雜誌的編輯兼出版者。可是普式庚一生的文學活動總計不過二十五年。他的短短的，狂暴的與熱情的生活絲毫也不像一個研究室裏的學者，只是在書堆裏與紙上做工夫的生活，他能把握着時間，建立自己的勞働紀律。

對於普式庚的創作特別不順利的是他生時最後的幾年。尼古拉一世給他穿上了爲他所痛恨的侍從軍官的制服（他稱之爲「醜惡的外套」）。詩人不得不離開了創作生活，而去「鬼混於宮庭跳舞場中」，後來據說爲了他不常穿規定的制服而獲罪，他渴望着離開彼得堡，「將書籍搬到鄉下去」，可是尼古拉的鐵手抓住了他

在宮庭中不放。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着需要極大的費用，普式庚負了債，且爲妬情所苦，但他仍不停止工作。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決鬥的前夜，普式庚以非常強烈的意志仍遵守着自己所規定的勞働紀律。他從事於當代人雜誌的編輯事務，在出去決鬥的前一個鐘頭，他還寫了一信給伊諾莫華，要她逡譯他給雜誌選定的高乃依 (Cornelle) 的悲劇。

(克夫譯)

普式庚論（演講）

俄國 F·杜思退益夫斯基 作

果戈理說過，普式庚是俄羅斯精神底一種非凡的現象，一位非凡的人物，也許是一位無可比肩的人物。在此，我得再加上，「並且，也是一位預言的人物。」是的，普式庚之出現，對於我們所有的俄羅斯人，就包含了一些無可置辯的預言了。普式庚之來臨，正在我們底真正自我覺醒之初頭，這種自覺，僅在彼得改革以後一世紀間剛剛開始起來，而普式庚之強有力的來到，不啻在我們底黑暗的路上給了我們一盞新的指導之燈。在這一意義上，普式庚是一位先覺者，一位預言家。

我將我們底大詩人底活動分爲三個時期。現在，我並非作爲一位文學批評家而說話。我着重於普式庚底創造活動，祇是要闡明他對於我們的預言底意義，和我對於預言一辭的解釋。並且，我得說，我也並不以爲普式庚底活動底分期是有着劃然的界限可以彼此分開的。比方，依我看來，奧涅庚底開頭還是屬於第一期，而其結尾却屬於第二期了，這時，普式庚已經在他底本土發現了他底理想，並且把牠們納諸他底心中，而在他底可愛而遠矚的靈魂之中將這些理想懷抱着了。據說，在初期中，普式庚是模仿西歐詩人的，如巴爾尼 (Barry)、雪尼愛、尤其是拜倫。無疑地，西歐詩人對於他底天才發展確有大的影響，而且，在普式庚終生，這影響仍然保存。然而，就是普式庚底最早的詩，也並非純粹的模仿，

- André Chénier (1762-1794) 法國革命期的大詩人，初本同情革命，後因反對暴政，一七九四年七月上斷頭台。著有 *La Jeune Captive*, *L'Aven le*, *Le Jeune Malafite* 等。

爲法國浪漫主義之先驅。

在最早時期，他底天才底卓越獨立性，也是表現着的。在模仿之中，決不能出現像普式庚在吉普西人（這首詩，我是整個地將牠歸屬於第一期的）之中所表現的那種個人的受難，與那樣深刻的自我覺醒；況且，假使他底作品祇是純粹的模仿，則其中的創造力與激烈性，也必不能如是顯著。在亞納科（吉普西人之主人公）底性格上，已經就呈示了一種強有力的、深邃的、純然俄羅斯的觀念，而此種性格，日後也以和諧的完全而表現在奧涅庚身上。在此，幾乎是同一亞納科底再現，並不出現於幻光之中，然而同樣明白、同樣現實、可以理解。在亞納科身上，普式庚已經發現了、而且以天才描繪了他底本土中底不幸的漂泊者、俄羅斯歷史之受難者。此種人之出現於我們底社會，由人民之中發掘出來，實為一種歷史的必要。典型是真實的，表現是完全的，這是一種永恆的典型，久已夫存留於我們俄羅斯底國土的。這些無家的俄羅斯漂泊者仍在漂泊着，也許短時期中不會絕蹟。在今日，這般漂泊者假使不再走向吉普西人底野營，在吉普西人底荒野生活中去追尋他們

底世界主義的理想，假使不再逃出我們俄羅斯智識階級底無目的的生活，而返於自然之懷抱以獲取慰安，那麼，他們就會走向社會主義，而以新的信仰步入新的領域：社會主義在亞納科底時代還沒有，然而，今日的亞納科却正和當日的亞納科一樣，同樣熱忱地工作，同樣相信在他底熱烈的追求中可以獲取他底目的和幸福，不祇是爲着他自己，而且也爲着整個人類。因爲，俄羅斯漂泊者是祇有在萬人底幸福中才能發現自己底平安的。他是不能夠更廉價地就被滿足的，至少，在理論還沒有成爲實際以前。出現於不同時代中的，仍然是這同樣的俄羅斯人。這種人，我再說，是在彼得大改革後的第二世紀初頭，產生於智識社會，由人民中發掘出來的。啊，在普式庚之時，大多數的俄羅斯智識階級都是作爲公僕而服務着——正如他們在今日服務着一樣——在政府機關、鐵道、或者銀行，或者以形形色色的他種方法掙錢，或者從事於科學，或者佔據着大學底講座——總之，是規律地、閒悠地、平安地生活，賺薪俸、玩牌，正如我們今日的大多數智識階一

一樣，一點也不羨慕着逃到吉普西人底野營或者別的地方去。充其量，他們玩玩自由主義的把戲，「帶點西歐社會主義底色彩」，一種俄羅斯味兒的社會主義——但是，這祇是一種時間問題：假使一方面還未曾開始被擾亂，而另一方面則已經臨於鐵門之前，硬着頭皮向着鐵門猛擊，情形當何如呢？同樣的命運是會輪流着給每個人碰頭的，除非他走了與人民相通的捷徑。然而，假定這種命運並不等着每一個，那麼，就讓那些「當選的」來罷，祇讓十分之一的來被擾亂，免得剩下的大多數會因為他們而得不到安甯。當然，亞納科還不能正確地表示他底慘痛：對於他，一切還多少是抽象的；他祇有一種對於自然的傾慕、對於上流社會的憤懣、對於人類的熱望、對於真理的悲傷。真理，是別人在別的地方失去的，而他却無法找到。真理在那裏、真理在什麼地方出現、在什麼時刻失落，他當然說不出，但是，他是真摯地苦惱着的。同時，一個奇想的、焦躁的人物，就祇能在外在現象之中尋求拯救；這是無法可想的。真理好像祇是在他自身以外，也許在什

麼一個西歐底國家，在那裏，有的是強固的、歷史的政治組織與其既成的社會的和市民的生活。他永遠不會明白真理首先就在他自身之內。他怎麼能夠明白這一點呢！一整個世紀以來，他自身就並不在他自己底本土。他已經忘記了怎樣工作，他沒有文化，他祇是如同一個修道女在禁閉的四壁之中長大起來，而且，作為俄羅斯智識社會底十四階級之一個階級底一員，盡過了奇異的、莫名其妙的義務。歷來，他不過是一片草葉，從根上拔起，而飛飄於空際而已。這個，他是感覺着而且苦惱着的、深深地苦惱着的！那麼，假使他出身貴族，而且自然也有着農奴，却要來使用一下貴族底自由，忽發奇熱，要到那些「沒有法律」的人們之中去尋開心，開始在吉普西人底野營裏牽一頭耍把戲的狗熊，那又怎樣呢？當然，一個女人，「一個野蠻的女人」，如一位詩人所說，也許最能給他一線希望，使他逃出他底慘痛，於是，以輕率然而熱烈的信仰，他就投入辛菲娜底懷中了。「這裏是我底避難所；在這裏，我能獲得我底幸福，這裏，遠離着俗世，在

自然底懷中，這裏，人們沒有文明也沒有法律」。而以後就怎樣呢？他不能忍受與這野蠻的自然條件之第一次的接觸，他底手上已經汙染着血痕了。這可憐的夢想家不僅不適於普遍的和諧，甚且也不適於吉普西人，而他們就把他趕跑了——不是爲了報復，也不是爲了惡意，僅僅爲了簡單的自尊。

去你的罷，驕傲的人，

我們野蠻，沒有法律，

我們不折磨人，也不齷齪。

41

當然，這一切全是空想的，但是，那驕傲的人却是現實的，他底形象是準確地捉住了的。普式庚是把握了這種典型的第一人，我們應當記得。在此種人，假使稍有一點他所不悅的事，他就預備來殘酷地折磨、來因爲自己所受的抑屈而對

他人加以膺懲了，或者，更快意地，他會記得他是屬於十四階級之一的，他將親自來執行那殘酷的膺懲的法律，祇要他自己底私怨可以得到報復——這樣的事是時常發生的。這首天才之詩決不是一種模仿，決不！在這裏，就已經低語着這一問題，這「可咒詛的問題」之俄羅斯式的解決、符合於人民底信仰與公道的解決了。「謙卑一點，驕傲的人，首先打碎你底驕傲。謙卑一點，懶惰的人，首先在你底本土之上勞作」，這就是依照着人民底智慧與公道的解決。「真理不在你之外，而在你之內。在你自身裏而尋找你自己，克服你自己，做自己底主人，你就可以得見真理。真理不在物之中，不在自身之外，而首先在於自己對自己之辛勞。如果你征服自己、克服自己，你就能夠比你所夢想的更爲自由，並且也能開始使他人得到自由的偉大工作。如此，你將得見幸福，因爲你底生活可以實踐，而你也終會明白你底人民與其神聖的真理。普遍的和諧也並不在吉普西人之間或別的地方，假使你自己首先就配不上她，惡意而且驕傲，而且，你連想也不會

想，就要求把生命當作男人應當償付給她的禮物。」這問題之此種解決法，在普式庚底詩中強烈地預示着，而在奧涅庚之中，則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奧涅庚不是一首幻想的詩，而是一首明瞭的，有現實性的詩，在這詩中，現實的俄羅斯生活是以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的創造力與完美而體現出來的。

奧涅庚是從彼得堡來的。當然是從彼得堡而來：對於這詩歌，這一點是無疑地是必要的，而普式庚也是不能忽略他底主人公底生活之此一現實特徵的。我再说，他就是那同一的亞納科，尤其當他在詩之後部慘痛地呼喊着這樣的話的時候：

我爲何不像杜拉底陪審官

也變成牛身不遂？

但是，現在，在詩之開頭，他還是一位花花公子氣的世俗之人；他底生活經驗還太少，使他不致於完全絕望於生活。然而，他却已經被那

隱秘的厭倦之魔王

所拜訪、所擾亂了。在一種邊遠之地，在他底故國之腹心，他當然祇是異國之放逐者。他不知道要作什麼，然而却意識着他底追求。以後，漂泊於他底故土與異地，他——無疑地，他是聰明而且誠摯的——祇感覺他自己處於陌生人之間，而對於他自己，他尤其是一個陌生的人。的確，他愛他底故土，然而他不信任牠。當然，他也聽見過民族的理想。但是他不相信牠們。他祇是相信在他底故土要作任何工作都是絕對不可能的，而對於那些相信此種可能的人——這種人，在當時，正如在今日一樣，祇是少數——他祇是報之以悲哀的嘲笑。他由於憂鬱的

忿怒而殺掉了蘭斯基，這忿怒，也許是由於一種普遍的理想之傾慕而產生的；確實地，這正和我們一樣。

泰狄亞娜呢，則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堅強的性格，堅強地站在她自己底立場上。她比奧涅庚要深刻得多，當然也明智得多。以一種崇高的本能，她看出了真理在那裏，真理是什麼，而在詩歌之尾聲中，她底思想表現出來了。也許普式庚不如稱他底詩爲泰狄亞娜，而不必稱之爲奧涅庚，因爲泰狄亞娜無疑地反是最主要的腳色。她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她是一種積極美底典型，俄羅斯婦女所崇拜的女神，而詩人在泰狄亞娜和奧涅庚最後相會的有名的場面裏也正命定着她來表現詩中底主旨。我們甚且可以說，像這樣美而積極的俄羅斯婦女典型，在我們底文學之中是一直就不會創造出來過的（祇有屠格涅夫底貴族之家中的麗莎，也許是一個例外）。然而，奧涅庚呢，因爲他底看人的方法，在他第一次會見泰狄亞娜的時候，就不會把她了解，那時，她正在邊遠之地，正是一個純潔的、無邪的少女，

而且對於他是那麼羞怯的。他看不見這位貧窮女子底完全與美麗，也許他真是把她當作了一種「道德的胚胎」。她，一個胚胎！在她寫信給他以後，還是一個胚胎！假使在詩中真有一個道德的胚胎，無問題地，那祇是奧涅庚，祇是他自己。而他是不明白她的。他也知道人類底靈魂麼？他終生就祇是一個抽象的人身，終生祇是一個不安定的夢想家。即在後來，在彼得堡，當她以貴婦人而出現，當他親手給她寫着他以整個心靈了解了她底完美——即在這時，他也仍然不會明白她。雖然他親手寫着他了解她，然而這祇是空言。他終生不會認出她，不會鑒識她：他們底愛情底悲劇就在這裏。然而，假使在他和她在村中初次會見的時候，哈諾爾德恰好從英國跑來，或者，更神奇一點，拜倫爵士親自跑來了，而注意到她那羞怯的，淑靜的美，而給奧涅庚指示了出來，啊，這麼一來，奧涅庚就會馬上把她讚美得頭腦發昏了，因為，在這般普遍的受難者底心中，有時真有着

● 拜倫名詩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之中的主角。

那麽多的精神的奴性的！然而，這樣的奇事並未發生，而我們底普遍和諧之尋求者，在給了她一頓教訓，被她誠實地遣開以後，就攜帶着他底普遍的悲慘，手上汗染着由愚蠢的忿怒而迸出的他底友人底血液，繼續漂泊於他所不能理解的他底故土了。而當健康與體力騰沸之際，他便咒詛地嘆息了：

我還年青，生命力還旺盛，

然而，等着我的是什麼。——慘痛、慘痛和慘痛！

這種咒詛，泰狄亞娜是了解的。在那些不朽的詩句裏，詩人描寫着她來到那個她所認為那麼神奇然而仍然不可了解的人底故居。在此，我不想說到那些詩句底不可企及的藝術美和深刻性。她來到他底書齋；她看着他底書籍和什物；她想從這些裏面來了解他底靈魂，來解釋她底啞謎，而終於，這「道德的胎胚」深思

地駐立了，預感到她底啞謎已經猜出，而她就輕輕地自語着：

也許他祇是一首打油詩？

是的，她是不能不這樣自語的；她已經看透了他。許久以後，在彼得堡，當他們重逢的時候，她已經完全知道他了。有人說，宮庭與社會底生活已經使她底靈魂墮落，她底時髦婦人底新的地位與她底新的觀念至少部分地是她拒絕了奧涅庚的理由——是誰說過這樣的話？這話是不對的。決不！她依然是昔日的檀雅，依然是昔日鄉村裏的檀雅！她並沒有墮落；反之，她是被彼得堡底豪華生活所折磨，她是因此而疲憊、因此而苦惱着的——她恨惡她底社交婦女底地位。誰要對她有什麼另外的猜測，那，就是並不了解普式庚底本意。現在，她堅決地對奧

● 泰狄亞娜之暱稱。

涅庚說道：

現在，我已屬於他人；

對於他，我將終生忠實。

的確，她是作爲一個俄羅斯婦女而說出這話來的，而這就正是她底可以崇拜的地方。她表現了詩中底真理。關於她底宗教信仰，她對於婚姻神聖性的觀念，我將一字不提——我決不提到這個。可是，她雖然親自對他說「我愛你」，然而豈不是仍然拒絕跟隨他麼？她拒絕他，難道是因爲，「作爲一個俄羅斯婦女」（不是南方婦女，也不是法國婦女）她不能提起勇氣或者力量來犧牲虛榮、財富、和社會地位之誘惑、與道德底傳統？不！一個俄羅斯婦女是勇敢的。一個俄羅斯婦女會勇敢地遵從她底信仰，而她自己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她竟然還是說她

「已經屬於他人，將終生對他忠實」。她將忠實於誰、忠實於什麼呢？忠實於什麼約束呢？是忠實於那位年老的將軍麼？對於那位將軍，她顯然不愛，而祇是因爲「母親底眼淚與慈命所懇求」她才下嫁的，而且，在那時，她底屈抑的，受創的靈魂中是祇有絕望，沒有希望、也沒有光明的。然而，那位將軍，她底丈夫，那愛她、尊敬她、以她爲驕傲的誠實的人，却正是她所要忠實的人。她底母親確乎「懇求過」她，但是，答允的却是她，是她自己，發誓做他底忠實的妻子的，也是她自己。她確乎是在絕望之中嫁給他的。然而，現在，他是她底丈夫，她底不貞是會使他丟臉、蒙羞，甚且會要他底性命的。無論誰，能把自己底幸福建立在別人底不幸上面麼？幸福不僅存在於愛情底歡喜裏，也存在於精神底至高和諧之中。假使在背後有着不名譽的、殘忍的、非人道的行爲，則精神怎麼能夠平安？她豈能僅僅因爲她自己底幸福而私奔？如果幸福是建立在別人底不幸上面的，那算一種什麼幸福？諸君想像一下，假如我們要來建造一所人類命運之宮殿，那

終極的目標是要使一切人類都能幸福、都可得到和平與安息。再想一想，假使要達到這種目的，就非得把一個人逼死，而這個人却並不是一個偉大的靈魂、並不是一個莎士比亞，而祇是一個誠實的老頭子、一個在某些人眼中看來甚且是可笑的人、一個有着少艾的妻子的老人，對於這少艾的妻子，他雖然一點也不了解，然而他却盲目地信仰、尊敬、引以為驕傲，引以為幸福和安慰的。假使這妻子拋棄了他，則他祇有含羞、受恥、苦惱，然而，我們底宮殿就正是要建立在他底這種羞恥的苦惱上面！在這種條件之下，難道諸君答允來做這麼一位建築師麼？問題就在這裏。像這樣的一所基於苦痛的宮殿——受苦的雖然祇是一位平凡的人物，然而，他却是被我們殘酷地、不公平地處以死刑的——像這樣的宮殿即使建造出來，那些來住的人也會安心接受這一分幸福麼？即使他們確乎得到幸福，他們也會永遠幸福麼？泰狄亞娜底偉大的、受過重創的靈魂，也能這樣麼？不！一個純潔的俄羅斯靈魂是要像這樣來決定的：讓我，讓我一個人犧牲幸福，甯可讓

我底不幸比這老頭子底不幸大過無限，甯可沒有一個人，連這老頭子也在內，會知道並且鑒識我底犧牲；但是我不能犧牲別人來獲得我底幸福。這就是藝術中的悲劇。這防線不能越過，而泰狄亞娜就把奧涅庚遣開了。也許有人說：那麼，奧涅庚就太不幸了。她救了這一方面，却毀了那一方面。但是，這是另一問題，也許是詩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在此，我得說，泰狄亞娜之所以不同奧涅庚出走，對於我們，至少，在我們底文學中，是有着一種非常特殊的歷史的，而因此，我們應當談一談。最特殊的事情就是，這一問題底道德的解決竟然許久屈服於懷疑之中。我想，即使泰狄亞娜是自由身，即使她底老丈夫已經死去，即使她已經成了一個自由的婦婦，即使這樣，她也不會跟着奧涅庚出走。我們應當明白這一性格底根本的質素。她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了。永恆的漂泊者在一種新的、不可及的背景之中看見了他以前所藐視的女人；問題底本質或許就在這背景裏面。他以前所藐視的女人現在正為整個的社會所崇拜——無論奧涅庚有着怎樣的世界主義的

抱負，但是，社會對於他却是一種尊嚴的權威。因此，他就頭昏眼花，而拜倒在她底足下了。他喊叫着，這就是他底理想，這就是他底救贖，這就是他底避難所。然而，「當幸福是那麼可能，那麼臨近的時候」，他却並不會看見她。正如亞納科之投向辛菲娜一樣，奧涅庚也投向泰狄亞娜，想在他底新的、任性的幻想中，求得他底一切問題底解決。但是，這一點泰狄亞娜豈不明白、豈不早已明白麼？她無疑義地早已知道，歸結起來，他所愛的祇是他底新的任性，而不是她，不是那如同往日一樣的卑微的泰狄亞娜。她知道他把她當作了別的東西，而沒有把牠當作她之爲她，她知道他所愛的並不是她，而且，也許他並不愛任何人，也許他簡直不能愛任何人，雖然他是深深地苦惱。他祇愛一種任性，而他自己就是一種任性。假使她跟隨了他，那麼，明天他就會幻滅，而且會對於自己底迷戀加以譏嘲。他是全沒有根的，他祇是一片草葉，隨風飄蕩。而她，則完全不同：就是在她底絕望之中，在悲痛的終生毀滅底自感中，她仍然有着堅實的、不可以動

搖的根柢，使她底靈魂有所依傍。她有她底兒時的回憶，有她底鄉村之懷思，有她那遠的鄉村，在那裏，有着她底純潔而樸素的生活，有着

我乳母墳上的

樹枝所織成的濃蔭

啊，這些過去底記憶與圖畫，現在對於她真是最寶貴的了；祇有這些留下了給她，然而，這些却正可以使她底靈魂不致終極地幻滅。這關係並不小，而是很大的，因為，在這裏有着一整個基礎，不可以搖動，不可以摧毀的。這裏，就是她和她底本土、她底國民及其美德之接觸。而他呢？——他有什麼呢？他是什麼呢？明知他在明天就會以譏嘲來對待他底幸福，却還要因為同情而跟隨他，因為她底愛情底無限的憐憫而使他娛悅，給他一刻的幸福底迷景麼？決不！這些深刻

的、堅強的靈魂們，就是在無限的憐憫之中，也是不能任性地使其神聖的美德蒙垢的。不！泰狄亞娜是不能跟着奧涅庚走的。

如此，在奧涅庚這一不朽的，無可比擬的詩歌之中，普式庚就出現爲一位偉大的，前無古人的國民作家了。以一個筆觸、以極端的精確與洞見，他描出了我們底高據於人民之上的高等社會之精髓。他描出了我們以前的和我們今日的俄羅斯漂泊者底典型；他是第一個以天才底銳覺而看透了此種人的人，他看清了此種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和他們在我們底未來命運中的重大的意義。而正在此種人旁邊，他又在一個俄羅斯婦女身上安置了一種積極的、絕對的美底典型。除此以外，他也作爲俄羅斯文學上底第一人，在那一時期他底許多其他作品裏，給我們顯示了無數由俄羅斯人民之中發掘出來的積極美的俄羅斯典型。這些典型底無上的美，就在於牠們底真實，牠們底顯明的、無可置辯的真實，要否認牠們，是不可能的，牠們牢固地立着，如同雕像一樣。在這裏，我再提醒諸君，我並不是作

爲一位文學批評家而說話，因此，我並不想對詩人底天才作品加以特殊的、週密的文學討論，來闡明我底意見。老實說，譬如，像俄羅斯寺院編年史家這樣的典型、這種崇高的俄羅斯人物，如果要說明牠對於我們的重要和意義，簡直就可以寫成一大本書。普式庚由俄羅斯底土地把這種典型發掘出來，加以摹繪、加以雕塑，而現在，這種典型便以其樸素的、崇高的、無可懷疑的精神美，而永恆地建立於我們之前，給我們證明着這國民生活之偉大的精神，和由這精神之中竟可以產生如何鮮明可愛的人物。此種典型是真實的；牠存在着，牠不容我們有所異議；我們不能說牠祇是詩人底幻覺與理想。諸君自己也會看見、也會承認：是的，牠存在着，而因此，那將牠創造了出來的國民精神也存在着，因此，那精神底生命力也存在着，並且是強固的、偉大的。由普式庚底口中，傳出了對於俄羅斯底性格與其精神的力量之信仰；而且，假如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希望，有了對於俄羅斯人民的偉大的希望。

在光榮與至善之希望裏

我勇往直前，一無恐懼。

在另外的地方，詩人自己就這樣說過，但是，這話也可以直接地應用於他底整個的國民的與創造的活動。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還沒有一個俄羅斯作家曾經像他那樣親密地而且兄弟似地和人民聯合過。啊，在我們底作家之間，我們有着成羣的人民專家，他們以天才、卓識和愛，寫着人民，然而，假使把他們和普式庚一比，那麼，老實說，除了他底最近的追隨者之中的一二特殊人才[●]而外，則多半不過是「紳士」寫着大眾而已。就是他們之中最有才能的，就是我上面所說的一二例外，有時也忽地閃出一絲傲慢，一些來自別種生活和另一世界的事物，一些

● 意指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

使人民牽就作家的表現。然而，在普式庚，則真是與人民聯合起來的，在他底作品之中，人民是出現於最樸素的情緒之中的。比方，讀一讀那篇熊，一個農民是怎樣殺掉那熊底伴侶的故事；或者，我們回憶一下這樣的詩句，

親族人約翰，當我們開始飲酒的時候……

那麼，諸君就會了解我底意思了。

所有這一切藝術之寶庫與藝術的深入，爲我們底大詩人遺留下來，似乎正是作了後來的作家，同一園地中未來的勞動者底指路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假使沒有普式庚，也許不會有後他而來的許多天才作家。至少，假使沒有普式庚，則他們雖有偉大的天才（如他們今日所表現的）也不會表現得那麼有力、那麼光明。而且，不僅單在詩歌，不僅單在藝術創造上而已：假使沒有普式庚，也許在他之後

就不會有那種以不可抗禦的勢力而表現出來的（當然，不在所有的作家，而祇在少數當運的作家），我們對於我們俄羅斯底獨立性之信仰，我們今日對於人民底力量之意識的信仰，以及我們對於我們在歐洲各民族間之獨特的未來命運之信仰。假使我們考查一下我所稱的普式庚活動底第三時期，則普式庚底此一成績是特殊地顯明着的。

我再說，各個時期並無劃然的界限。有些歸屬於第三時期的作品，也許反是詩人開始藝術活動的時候所寫，因為，普式庚原是一個完全的整體；似乎正是一個完整的機構，在其本身就具備了各種原則，並無須從外界去接受什麼。外界祇在詩人心中覺醒那些早已潛藏於他底靈魂深處的事物。然而，這機構發展着，而這發展之每一方面便都可以因其特性和規律的發生而顯明起來、確定起來。譬如，第三期底作品所最顯著地反映着的便是一種世界主義的觀念，在這些作品裏，其他民族底詩歌概念就被反映着，其他民族底天才也被再現着。這些作品，

有些是在普式庚死後才出現的。在這一時期，詩人所表現的某些事物，幾乎是神奇的，無論在任何時代或任何民族，都是未之前見、未之前聞的。在歐洲文壇上確有藝術天才極爲偉大的人物——一位莎士比亞、一位塞萬提斯、一位席勒。然而，在這些偉大的天才之中，請指出一位像我們底普式庚那樣具有普遍的同情之容量的人物！這種容量，我們底民族底這種容量，他是和我們底民族同享着的，而主要地因爲這一點，他就是我們底國民詩人。歐洲詩人，卽是其中最偉大的，也從不能如普式庚這樣，在他們自己身上如此強有力地體現異族甚或鄰族底天才，表現其極深邃、極隱微的精神，和其具有特定目標的一切抱負。反之，歐洲詩人，當他們表現異族的曠曠，往往使異族變爲他們自己底民族，而以他們自己底習尚來了解牠們。就說莎士比亞罷，他底意大利人幾乎就是英國人。在世界詩人中，祇有普式庚有着充分饒自己與另一民族性相同化的容量。譬方，浮士德和吝嗇的騎士中的場面，或從前有一位可憐的騎士道首歌；再讀讀唐·璜。假使不

是有普式庚底署名，你決不會知道牠們實在並非一位西班牙人所寫。在瘟疫時代的宴會詩中，那想像是多麼深刻、多麼奇特。然而，在這奇異的想像中，有的是英國式的天才；同樣地，在主人公底關於瘟疫的奇異歌曲中，在瑪麗底歌中：

在喧嚷的學校裏，我們底孩子們底聲音

可以聽見……

這些都是英國底歌；這是不列顛天才底懊惱、牠底悲慟、與牠底對於未來的痛苦的預感。也記一記這些奇異的詩句：

一次我徘徊於野谷……

這真是一位舊英國宗派家用散文寫的奇異的神秘書之首三頁底移述——然而，這豈祇是一種移述而已？在這些詩句底憂鬱而狂喜的音樂裏，就有着那北方新教徒，英國異教徒，渺茫的神秘教徒之至深的靈魂，與其暗淡的沉鬱的、不可揭止的仰慕，那神秘的夢想底激情的力量。你讀這些詩句你就好像聽見了當時宗教革命底精神，你就會了解早期新教底戰鬥的火燄，以至於歷史本身；不僅在思維上，而且，正如走過那些武裝的異教徒底野營，和他們一同唱着詩篇，和他們一同在他們底宗數激情裏哭泣，並且同他們一起信着他們底信仰。不僅這些宗教的神秘主義，而且也有着那些「擬可蘭經」的宗教詩句。在這些詩句裏，豈不正是有着一位回教徒，豈不正是有着可蘭經底精神和其寶劍，那樸素的信仰莊嚴，與其恐怖的、血腥的權力？而且，也有着古代的世界；也有着埃及之夜，在此，地之神倨坐着，他們高坐於他們底人民之上，如同天神一樣，他們輕蔑人民底天才與其仰望，他們在孤獨之中成爲神祇，他們在他們底孤獨和疲倦的悲痛之中變得

瘋狂，以至於死，他們以迷信的殘暴來尋開心，像爬蟲，像吞食雄蛛的雌蛛一樣淫蕩。是的，我全不苟且地宣稱，從來不會有過一個詩人是像普式庚這樣具有普遍的同情的。不僅同情而已，而且，他有着驚人的深刻性，他能把他底精神再化身於異族底精神之中，這種再化身幾乎是完全的、無遺憾的，而因此，也頗乎神蹟，因為在全世界任何詩人中，這現象是從未再見的，祇有普式庚一人而已；就這一點，我再說他是一種未之前見、未之前聞的現象，而且，依我底意見，甚且是一種預言的現象，因為，……因為，在這一點上就表現了他底詩歌底國民精神、未來發展之中的國民精神，今日已經默然進展的未來的國民精神，而這些，正是預言地表現出來的。因為，俄羅斯國民性底精神力量，假如不是對於世界主義和人類大同這種終極目標的仰望，那還能是什麼呢？他一成爲了一位完全國民化的詩人，他一與國民力量發生接觸，他就馬上預見那力量底偉大前途了。在這一點上，他是一位先見者，一位預言家。

彼得大帝底改革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不僅就未來而言，而就已經顯明地給我們昭示了的而言，那改革對於我們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確然，那並不僅是歐洲服飾、風尚、發明、與科學之採用。我們更深刻地考察一下罷。是的，在彼得開始改革的時候，那改革確乎僅限於狹隘的功利主義的意義，然而，時間推移下去，他底觀念發展下去，他就無疑地遵從了他底隱匿本能，使他着眼於遠大的目標，無疑地，那目標是較之狹義的功利主義更為偉大的。而俄羅斯人民，也同樣並不會僅以功利主義底精神來接受改革；無疑地，他們也有一種預感，立刻爲他們提醒了一種遠大的，較之純然的功利主義無限高超的終極目標。我再說，人民是不自知地感到這種旨趣的，然而，這感受却非常直接，十分有力。確然，我們馬上就轉向了那種根本的再聯合，全人類底再聯合之目標！不是以敵意和競爭的精神（有些人也許會這樣以爲），而是以友誼和完全的愛，我們把異族底天才接納到我們底靈魂裏來了，無偏無頗，一視同仁，幾乎從最初的第一步起，我們就本能

地把各種特徵和歧異來加以分辨，加以斟酌，而將牠們融合貫通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就已經顯示了我們已有與亞利安各民族共同命運和聯合一致的打算與決心。是的！無疑地，一位俄羅斯人底命運就是汎歐羅巴的，世界性的。要真正地成爲一個俄羅斯人，要十足地成爲一個俄羅斯人，一定應當（我再說，終極地）成爲萬人底兄弟，或說，成爲一個世界人。所有我們底民粹派與歐化派其實都是一種大的誤解，雖說在歷史發展上這種誤解是必然的。歐洲與所有亞利安人種各民族底命運，對於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是正如俄羅斯和俄羅斯民族自己底命運一樣，應當加以診視的，因爲我們俄羅斯底命運就正是世界主義，這不是用刀和箭來克服的，而是應當用兄弟愛和使人類合而爲一的理想來使其實現的。假使我們把彼得改革以來的俄羅斯歷史加以深刻的研討，那麼，在我們和歐洲民族的交往底特性中，甚至於在國年底政策中，就已經可以看出這種觀念（或說，我底這種夢想）之痕蹟與指示了。二百年來的俄羅斯政策，雖然對於歐洲也不見得有甚大的服

務，然而，較之對於俄羅斯自己的服務，則反多了許多。我並不以為這種情形僅僅由於我們底政治家底無能。歐洲民族也會知道我們對牠們是如何珍視。我相信，在時間底推移中，我們——當然不是我們自己，而是我們底子孫——都會全無例外地了解：要做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就要有調和歐洲矛盾的抱負，要能在我們俄羅斯靈魂之中顯示出我們底廣大的、歐羅巴的戀慕，使大家一致，人類大同；要以兄弟之愛在我們底靈魂中包擁我們所有的兄弟，而終於作為最後的目標，要依着基督底法律和福音所指示的，來宣布那偉大的普遍的和諧、一切民族底最終的親愛團結！我知道，我深深知道，我底話也許好像太情熱、太誇張、太幻想。假如是這樣，就讓牠去罷，我並不後悔我說了這樣的話。這話是不能不說的，尤其在現在，當我們紀念我們底以藝術力量而體現了此種觀念的偉大天才的時候。此種觀念已經被他表現過許多次了。我所說的全無新奇。然而，對於大多數人，這話大概還是現得狂妄的。「這就是我們底命運，我們底貧乏的、野蠻的國

士底命運麼？我們在人類之間，是被命定地來說出這新的言語的麼？」

要我說那經濟底光榮、刀箭或科學的光榮麼？我所要說的祇是人類底兄弟愛；我要說，俄羅斯較之任何別的民族更有一種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普遍的、萬人底聯合；在我們底歷史上，在我們天才人物上，在普式庚底藝術天才上，我都見到了這種使命底痕蹟。我們底國家儘管貧乏，但是，在這貧乏的國土，「基督穿着農奴底衣裳，攜帶着祝福而行過。」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實現他底遺教呢？基督自己豈不也是降生在馬槽裏的麼？我再說，我們至少已經可以舉出普式庚，至少可以舉出他底天才之中的世界性和人類同底理想。他確乎可以在他底靈魂中一視同仁地包容着異國底天才。至少在藝術上、在藝術創造上，他無可否認地表現了在俄羅斯底精神抱負裏就有着此種世界性，而在這之間，就有了一種偉大的應許。假使我們底思想祇是一個夢，那麼，至少在普式庚，這夢是有着堅實的基礎的。假使天假以年，他也許會將我們俄羅斯底靈魂加以更偉大、更不朽

的表現，使我們底歐洲同胞可以對我們更加認識；他也許會把他們吸引得更深刻、更密切，也許會將我們底抱負底整個真實對他們完全闡明，而他們也會對我們更加了解，而且早已對我們有了深刻的洞察，不再以今日仍然存在的懷疑的和傲慢的態度來對付我們了。假如普式庚多活了幾年，那麼，就是在我們中間，也不會有像今日這樣多的誤解和爭執。然而，天意竟不如此。普式庚在天才大熟之年驟然死了，不可否認地，把一個大的秘密也隨着帶進了墳墓之中。而我們，在他早已死去的今日，就祇有設法來把這秘密加以猜測了。

（麗尼譯）

論普式庚的童話

蘇聯 A·史洛尼姆斯基 作

一 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

普式庚的童話是在他創作的最好一個時期寫的，他的最大的作品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完成的，歐根·奧涅庚的第八章寫於一八三一年十月，離沙而且皇的故事寫成不久。一八三三年秋天和死公主的故事同時又寫成了銅騎士。

普式庚從幼年時代起即愛童話。

在家庭中普式庚受過法國的教育。幼時他在周圍聽的是法國語言，且閱讀法文書籍，做法文詩。他後來甚至說過，他以法文來寫散文比用俄文來得容易。

童年的普式庚是由一個不識字的保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養育着的。她在夜間向他講故事，唱民間歌曲。這些故事與歌曲使普式庚學會了活的俄國語言。

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是彼得堡附近，考勃林村的一個農奴女。那裏是普式庚外曾祖父，亞勃拉姆·彼得洛維契·加尼巴耳的產業。

這位加尼巴耳是從阿比西尼亞來的一個黑人——即當時所謂「阿拉普」●。當他還是一個小「阿拉普襲克」●的時候，他從土耳其被遣送至俄國作為給俄皇彼得大帝的貢物。可是這個「阿拉普」很有才能。他升了官，後來竟被任為大將，并獲獎兩處連帶農奴農民的領地：柏斯可省的密哈伊洛夫斯基村與彼得堡附近蘇伊特與考勃林村。過去的「阿拉普襲克」現在成了俄國的顯貴，農奴人主人。

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還記得她的黑種主人，大概對她的小主人講了不少關

●● 「阿拉普襲克」是「阿拉普」的小型，并表親暱意。

於他的事蹟。

在普式庚的母親，娜璇雪姐·奧西寶芙娜·加尼巴耳，「阿拉普」的孫女，出嫁的時候，從許多「俾僕」中選定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爲「隨嫁女」。她養育了所有普式庚家裏的兒女，她安於她那種奴隸境況，所以普式庚父母准許她「自由」的時候，她也不願離此他往了。

這是很明顯的：在普式庚家中就一般說並不虐待僕役，而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更獲得主人的特別信任與看重。她指揮一切婢女并監視她們的工作，在普式庚父母出門的時候，她便以主婦的名義管理家務。

普式庚十二歲的時候進沙皇村高等學校讀書，此時才離開了保姆。那裏的學生不論寒暑須住校，很少機會與家族見面。

普式庚在學校裏做的一首詩（睡夢）中懷念着保姆及其童話：

我自己也不喜歡說什麼空話，

却很愛童年時代的回憶。

啊，我那能不想起我的保姆，

在美妙神祕的夜晚，

她戴了頭巾，穿着古舊的衣衫，

向聖靈祈禱致敬，爲我虔誠地劃着十字

於是開始在我的耳邊講述

幽靈，鮑華王子的故事……

有時，不會恐怖所動，

有時，喘不過氣來，縮緊在被窩裏，

腳也沒有，頭也沒有！

好似一盞粗劣土製的燈，

幾乎照射不到深凹的褶皺，

貴重的古董，老祖母的頭巾，

闊的嘴、兩根牙齒打動着，——

可是不能自主的恐怖散佈在心頭；

我戰慄着，一聲不響，

終於兩眼朦朧欲睡了。

此時高高的藍色天空中成羣結隊的

在玫瑰花床上長着翼翅的幻像，

男的女的魔法師飛舞着，

睡夢百般魅惑了我；

於是我在甜蜜的思緒中喪然若失，

在密密層層的森林中，在綠色的原野裏，

遇見了瘋狂的卜而剛諾夫與都勃莉孃[●]

青春的智慧保持在虛構妄想中……

這是普式庚於一八一六年寫的，當時他還只有十七歲。他把保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描寫得合於他想像力的一個人。她有沒有向她講些關於鮑華的故事，不詳。鮑華王子的故事——不是民間童話，而是從意大利小說中採取來的古代傳說，它很流行，普式庚從書本中讀到的。

一八一七年普式庚畢業於中學校。在彼得堡他開始和社會接觸了。普式庚是戲院裏的經常觀客。他作起詩來了，并發表在刊物上，獲得好評。於是普式庚進

● 卜而剛諾夫是俄羅斯童話中牛人半犬的怪物，都勃莉孃是俄羅斯民謠中一個女主人公之名。

入了光榮之門。

這正是在一般政治狂熱的時期。不久以前和法皇拿破崙之戰告終。俄羅斯得慶凱旋。和歐洲的通商更活躍起來了。工業迅速發展着。可是它在舊的專制政體的疇範中感到不舒服。農奴制度妨害着它。官僚的專權妨害着它。專制政體妨害着它。

一部分有教養的貴族中的進步份子預謀着取消農奴制度與限制沙皇政權。有的甚至幻想着共和國。成立了有革命目的的祕密組織。這一組織的成份多半是軍官。後來這個組織的份子被稱爲「十二月黨人」，因爲他們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參加者與領導者。

普式庚也是屬於這一社會層的，并且保持了許多和十二月黨人相同的觀點與傾向。他也痛恨沙皇的專制且不滿於農民的奴隸狀態。他也幻想着政治的自由與一切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他和大部分的十二月黨人，凡是他所認識的，結爲朋

友。在十二月黨中有他最親近的中學校裏的同學，普希欽與詩人勾海而倍凱爾——即被人稱爲「勾赫力」的。

但普式庚並不是秘密組織的一員，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計劃。普式庚以其詩篇來援助十二月黨的事業。他的革命詩篇經彼此轉遞或手抄流行着。在頌詩自由中他讚美謀刺沙皇。在鄉村一詩中他憤激地指斥「野蠻的貴族」，用「強暴的鞭笞」方法把「勞動，財產與耕作者的時間」據爲己有。最後，在諷嘲短詩中公然怒責亞歷山大一世及其親信者軍事大臣亞拉克乞也夫伯爵。

普式庚的革命詩篇落入憲兵的手中，轉呈給了皇帝。一八二〇年五月間在印務局裏付印普式庚的第一部大作品史詩羅斯朗與柳德密娜。此時史詩的作者「騎上驛站的馬」被放逐到南方貝薩拉比亞去了。

普式庚在南方過了四年——在基希涅夫與奧特薩他到處遇見十二月黨人，南方秘密組織的分子。他繼續寫作革命詩。與奧特薩的省長將軍伏隆喬夫伯爵對於普

式庚的「不懷好意」的行爲呈控於彼得堡。同時在驛站中發覺了一封信，在這裏面普式庚寫的有「在一個英國人那裏得到純粹無神論的教訓」這些話。伏隆喬夫的控訴與扣留着的信件報告相符合。

一八二四年夏天普式庚被逐出奧特薩，遣回到他父母的領地，柏斯可省，密哈伊洛夫斯基村。在這裏經過長時期的別離，他重新見到了他的保姆。

普式庚是於一八二四年八月九日到密哈伊洛夫斯基村的。他在這裏聚會了全家：父，母，姊妹兄弟。十一月間他們都出門去了，只剩下普式庚與保姆兩人。這樣他很高興。在家族出發以後，他寫給一舊友人說道：「她是我唯一的一個伴侶，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會寂寞了。」

保姆主持了一切家務。關於管理領地方面普式庚母親另外雇用了一個管家婆，叫什麼羅莎·格里戈利也芙娜的，但她和保姆合不來，於是普式庚把她趕走

了。「她待錯了乳母，以致後者開始疲弱起來了，」他寫給兄弟的信中這樣說。

普式庚的不十分大的一間房子是在靠近石階處。對門便是保姆的房間，這裏設着許多刺繡架。婢女們即在此工作着，乳母管理着她們，手裏拿着襪子在她們中間巡視着。

冬天只有普式庚的與保姆的兩間房子生着火爐。其餘的房間都沒有生火。保姆捨不得木材。

在冬天的晚上普式庚娛樂着，玩着彈子球。彈子設在冷的房間內。普式庚順從地在嚴寒中玩着球，他很滿意，什麼事保姆都爲他安排得很適當，他用不到再費什麼心。

一八二五年正月普式庚的一個同學，十二月黨人普希欽到他家裏來。爲了客人，保姆准許把所有暖爐生起火來。但爐子從初冬起就沒有生過火。烟突淤塞了，煤氣四溢，普希欽很發怒，并斥責保姆，說她不應不把所有房間生火。他說

「冬天必須使滿屋子裏感覺不到冷才是！」從此以後，保姆不再吝嗇木材了。

詩人耶賽可夫，於一八二六年夏天住在鄰村脫里戈爾斯克，他獻給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以極大的詩篇。當他訪問普式庚的時候，看到她親切懇地收拾着食事。他便提筆寫起詩來了。進食以後，她又端出蜂蜜，水菓，酒——這一切都陳列在「一張雅緻古舊食桌的小小平面上」，她自己也參加了飯後的談天，喝着酒。「你又和善又快活，講着關於昔日貴族的故事」。耶賽可夫曾說。這裏昔日的貴族——是指普式庚的外祖，加尼巴耳；老「阿拉普·亞勃拉姆·彼得洛維契及其子奧西普·亞勃拉莫維契，普式庚的外祖父。

晚上，特別是冬天，普式庚時常走進保姆的房內——聽她的童話與歌曲。乳母帶唱帶講，一邊總是做着手工。她老是忙着：多半，手裏拿着襪子，迅速地穿動針線。

只有在密哈伊洛夫斯基普式庚才開始尊貴起保姆的童話來了。在童年時代它

們不過使他聽了好玩。如今他注意地聽着，喜歡這些故事結構的微妙，美麗的畫面與生動的大衆語言。

據普式庚的意見，童話給他以書本上的，法國式的教育所缺少的東西。他寫給兄弟的信中說道：「您可知道我的功課？前寫筆記，午餐總是很遲。飯後騎馬，晚上聽童話——總算補足了我那可咒詛的教育的缺憾。這些童話妙極了——簡直是偉大的史詩！」給他的朋友，詩人維亞仁斯基公爵的信中，他把自己戲擬爲封維新喜劇中的「小孩」米脫洛方。他寫道，「我和小孩子一樣生活着，在暖爐旁的榻上打着轉，聽着古老的童話與歌謠。」

普式庚不祇是從保姆處聽取故事的講述，他在村中散着步，手裏拿着一根鐵棒，穿着紅色棉布襯衫，徘徊於聖山教堂附近的市集上，盡可能地把口頭的民衆創造的作品筆記下來。他有整個冊子都是筆記下來的歌謠：婚姻的以及關於史京加·拉新的，這就是普式庚稱爲「俄國歷史的唯一詩學人物」。

普式庚的馬夫後來回憶着他說道：「到了人民雜居的地方，便隨意游散着，有時他席地而坐，招集來了許多窮苦的瞎子——他們唱歌，念詩給他聽。」

他并且注意到了農民的生活，觀點，理解與信仰。有一個老人回憶着，普式庚在聖山地方怎樣和鄉下佬談話。「有時，他坐在修道院的天井裏，或在田岸裏，一羣鄉民圍着他，他便坐着和他們談話。」普式庚很隨便地和農民往來。一個警察局暗探鮑胥涅克，受命偵察普式庚，在其向上級官長的報告中寫道，「普式庚以友好的關係來對待農民」，并和他們握手道安。這在暗探看起來是有革命嫌疑的。

一八二五年驚奇的消息傳到了密哈伊洛夫斯基：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發生暴動，逮捕了一切參加秘密組織的份子，普希欽也在內，勾赫力也在波蘭華沙城被捕了。

暴動在很久以前就準備好的，——這是普式庚所不知道的。十二月黨打算利用亞歷山大一世死後的紛爭；當時有兩個沙皇，開始是康斯坦丁即位，後來又立尼古拉為皇。十二月黨向士兵宣傳道，康斯坦丁的離位是不合法的，他們說，他本欲給民衆以自由，解放農民，減輕士兵的服役。士兵們都被預先說服好了。他們拒絕尼古拉即位，都跑到賽那茨基廣場上來了。可是十二月黨人行動不堅決，給尼古拉以時間來動員比較不覺悟的陸軍部隊，並調遣了騎兵隊。暴動於是被鎮壓下去了。

普式庚坐立不安起來了。他爲了那些他認爲「朋友，弟兄，同志」就憂。他更爲自己的命運而恐懼。沒有一個人不知他的革命詩。誰都曉得他是一個危險的「自由思想者」。普式庚希望着沙皇對他與他的十二月黨人朋友的「寬容」。他於一八二六年二月間寫給詩人堅而維格，也是中學校的同學，信中說道「焦急地等待着不幸者命運的裁判，堅定地希望我們年輕的沙皇的寬容」。經過了幾天以

後，又寫道：「有人對我說，二十號那一天他們的命運便決定了——耽心得很。但我始終希望着沙皇的開恩。」

同時普式庚開始爲了赦免放逐而盡力設法。他致意於他的經常保護人，詩人茹考芙斯基，和新皇家族有親密關係的。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戴着三角帽，穿上靴子」，這就是說，這樣他可以去見皇帝了。但茹考芙斯基覺得，這還是太早。他寫信給普式庚說道：「您和任何事件沒有什麼關係——那是確實的。但在每個行動者的筆記本上都有您做的詩。這是討好政府最壞的方法。」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五個十二月黨人處了死刑。其餘的，普希欽與勾赫而倍凱爾也在內。都被放逐出去罰苦役。十二月黨人的被殘殺，給予普式庚以非常深重的印象。「被吊死的吊死了」他於一八二六年八月間寫信給維亞仁斯基說道，「可是一百二十個朋友，弟兄，同志的苦役真是可怕得很。」在普式庚的手抄本上還留着 he 對於十二月黨處死默想的痕跡。在塗得污黑的底稿紙上從頭至尾

重複着同一種圖畫：堡壘的牆壁，兩根柱子上面釘着一條橫木，在繩索上，好似一縷縷絲線，吊着五個小小的人體。兩次詩句的開端是簡單地寫着這樣的字句：「我要是能夠，和小丑一樣……我要是能夠……」

十二月黨人審訊判決後茹考夫斯基通知普式庚說，現在可以爲他在沙皇面前說情了。普式庚送去一封「最卑屈的請願書」。茹考夫斯基把它轉呈給了沙皇。

一八二六年九月三日至四日的夜間在密哈伊洛夫斯基村上奔來了一批憲兵，把普式庚帶了去，保姆嚇倒了，啜泣着。在門口臨走時普式庚肩上背着外套，安慰她道：「不要哭，媽媽，我們會有好的日子過。沙皇不會遣送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要給大家麵包吃呢。」

九月八日晨普式庚已到了莫斯科，就在這一天的四點鐘，把他送去宮中見沙皇。原來沙皇要普式庚住在莫斯科，親自來觀察是否可以讓他自由。經過了這樣

的說話以後，沙皇宣佈，准許他在京都居住。

保母自從普式庚離開密哈伊洛夫斯基以後始終心神不安。普式庚後來寫信給維亞仁斯基公爵說道：「我的保母却受了苦。試想一想，七十歲的她還要重新學着祈禱君主心發慈悲與兇猛靈魂的馴良，此種祈禱大概還是在伊凡皇時代編成的。」經過了兩個月，在莫斯科與在彼得堡都住過一時，平安地回到了密哈伊洛夫斯基，她爲他舉行感恩的禱祝。「現在她雇了些神父來做什麼祈禱，妨礙了我的事情」，普式庚在給維亞仁斯基公爵的信中這樣坦白地抱怨着說道。

普式庚在密哈伊洛夫斯基滯留得沒有好久，便動身離開了。他去後保母感到非常寂寞。普式庚寫信給她說，夏天他會來看她，保母不耐煩地等着他到來。一八二七年三月間她寄了一封信給他：

「我親愛的朋友亞歷山大·賽爾蓋也維契，您時時刻刻在我的心頭，即在睡夢中也忘不了您和您

的恩惠。您答應於夏天來看我們，我聽了快活極了。來吧，我的安琪兒，到我們密哈伊洛夫斯基來吧——我把所有的馬預備好在路上接您。再會，我的小主人亞歷山大、賽爾蓋也維契。我日夜祈禱祝頌您的康健：自己保重，好好地生活吧。我，感謝上帝，安好如常，吻您的手，十分愛您的保姆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

普式庚寫了些詩句以答復保姆。他這樣寫道：

我的患難生活中的朋友，

我的衰老的愛人。

一個人在濃密的松林中

很久，很久您等待着。

您靠着那扇大窗戶

渴望著，似乎在祈禱。

在您的皺皮的手中的針線

不知不覺地逐漸遲緩了。

眺望著已經記憶不起來的出入口

在那點黑遠遠的路上：

憂慮，煩悶，預感

不斷地緊壓着您的胸部——

於是您覺得……

這首詩沒有完成。

普式庚履行了他的許願，到密哈伊洛夫斯基村來了。在這裏過了八月與九月。
一八二六年正月普式庚的妹子，奧麗卡·賽爾蓋也芙娜，出嫁給巴佛利雪契

夫。結婚以後，她寫信給保姆要她到彼得堡去。亞利娜·羅迭奧諾芙娜於一八二八年末在奧麗卡·賽爾蓋也芙娜·巴佛利雪契華的家裏逝世。

後來普式庚再訪問密哈伊洛夫斯基的時候，他非常懷念保姆。他於一八三五年九月從密哈伊洛夫斯基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道：「在密哈伊洛夫斯基一切如舊，只是在這裏已經沒有了我的保姆。相識的舊時鄰居的附近，在我作客他鄉的時期內，生長起了一個年輕的松樹家庭，我不禁呆着看了好一會。」

他在密哈伊洛夫斯基開始寫的詩篇中也說到了保姆：

這位老婦人已不在人世，

隔着牆壁已聽不到她滯重的足音，

也不再有了她那精細周到的巡視……

二 一八三一年的沙皇村童話

一八三一年二月普式庚結婚。他的妻子，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龔却洛華，還只有十八歲。結婚之前普式庚躊躇得很久。他害怕着，這樣將使他永遠失去了自由。他給友人普列脫涅夫的信中寫道：「我親愛的，沒趣，愁悶，愁悶。我想起了有妻子的人的煩惱，獨身生活的美妙，我對結婚的事冷淡起來了。」

但他始終和到了他那樣年紀的人一樣結了婚。結婚前他給另一個友人，克里夫卓夫，寫道：「直到如今我過着和一般人不同的生活。我已經是過了三十歲年紀的人了。普通一個人到了三十歲都要結婚——我也要這樣做了，而且大概將和一般人一樣，不會後悔的。可是我的結婚不是由迷戀於歡快，沒有孩童的妄想，前途對於我並不模糊，而是完全在赤裸中，悲哀不會使我驚着——它早已在我的家庭預算中。任何的歡快對於我是不速之客。」

婚後到了夏天，普式庚帶了年輕的妻子到沙皇村來。茹考芙斯基也在這裏。離此不遠，在巴佛洛夫斯克，住着果戈理，當時正印行他的第一部書——狄亢加近鄉的夜晚。

這一個夏季是多事之秋。波蘭暴動，虎列拉重新流行。諾夫城軍區兵變。這一切在普式庚的沙皇村信札中熱烈地討論着。

在普式庚的私生活中也有許多憂鬱的事。發生了錢的問題，這以前他是不會計較過的。不久以前，他的一個同學與至交，德而維格的死還是活生生地留在他的印象中。

但普式庚並不屈服於憂鬱之感。他以默想來逃避愁悶。他從沙皇村寫信給友人普列脫涅夫，答復他關於彼此一個朋友的死於虎列拉表示傷感的信，說道：「憂鬱症比虎列拉更壞——後者只殺害人體，前者足以殺害靈魂。德而維格死了，不要忙——茹考芙斯基也要死的，我們也要死的。但生活始終還是豐滿的。我們將

遇到新交，我們會有新的朋友。您的女孩正長大起來，她的未婚夫也在長大起來。我們快要變成老頭兒了，我們的妻子——老太婆了，孩子們却都是年輕，快活，有希望的人，恕我妄誕，這却是我由衷之言。勿再憂鬱——虎列拉就會過去的。我們活着的時候，總得快快活活。」

普式庚是滿肚子新的計劃。他忙着求得發行政治刊物的准許。計劃着歷史的工作而去請求沙皇許可他進文書保管局去。他滿心相信着政府的善意及其對教化的同情。他在給彭肯道爾夫將軍，憲兵長的信中說道：「在刊物周圍我將結合許多尊貴的作家，因此可以使有用的人材接近政府，他們多少還是粗野的，還以為政府是敵視教化的。」

出版刊物沒有得到准許，但普式庚請求到文書保管局去從事歷史的研究却能夠如願以償。不僅如此：他在文書保管局中工作還發給他薪俸。普式庚見寵於沙皇，他從沙皇村寫給普列脫涅夫的信中說道：「沙皇要我服務從公，但不是庶政，不

是宮庭，也不是軍事方面的官職——他給我薪俸。許我進文書保管局，使我可以埋首在那裏，什麼事也不要幹。這真是太好了，可不是嗎？他說：他結了婚，却沒有財產，那末總得給他一點生計。我的主呵！他對我實在太好了。」

普式庚準備和政府妥協。在十二月黨人的死亡中他看到悲哀的歷史的必然性，還是在一八二六年關於效忠沙皇的教育所寫的札記中，普式庚說道，「大概，死者的朋友，弟兄，同志經過了一個時期與默思便會安然無事的，他們將會懂得必然性而在其精神上赦免。」

普式庚「懂得」並努力想「赦免」。可是對於在西伯利亞礦中地下工作着的「朋友，弟兄，同志」的思念始終使他惴惴不安。他希望沙皇也能「懂得」與「赦免」，「這樣的君主」，他寫給維亞仁斯基公爵，讚美着沙皇在一八三〇年虎列拉時期的行爲。「才是頂刮刮的。您看吧，他還會赦免我們的罰苦役的朋友呢——願上帝保佑他康健。」

普式庚滿肚子希望着，沙皇終於會對其敵人，十二月黨，表示大度與寬容。一八三一年八月間關於華沙的佔領，——他寫了愛國的詩篇波洛廷斯加的週年，他知道，沙皇將會讀到這一首詩，在那裏重複着他由衷之意，以暗示沙皇：「在戰鬥中我們不去傷害潰敗的，敵人的屍灰我們也不要踐踏。」這裏所說的是波蘭，但同時可以把「潰敗的」應用到十二月黨人方面。

一八三一年夏季在普式庚執筆寫童話的時候，他有的便是這樣的一種情緒。他寫了兩篇童話：沙而且皇的故事與神父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果戈理讚嘆着它們的「粹純俄國的格調」。「形容不出的美妙」，他對一個友人這樣寫道。

在沙而且皇的故事中描寫着正義戰勝惡德與誹謗。女廚子與女織工羨妒着她們的爲沙而且皇選爲皇后的妹子，并極力設法謀害她和她的兒子格維東。但她們的陰謀沒有成功，因爲格維東有美麗的天鵝公主庇護着。沙而且皇在一個怪島上

和皇后，皇子及其年輕妻子，天公鵝主相聚會。最後舉行歡宴來結束：

他抱吻皇后，

兒子與公主，

團聚在食桌周圍，

開始歡快的宴會。

沙而且皇的故事——快活而帶諷嘲的童話。它全是輕鬆而愉快。愉快地拂動

着風，愉快地船隻駛往沙而且皇那裏去。詩句帶着舞曲的調子：

風愉快地吹響着，

船愉快地行駛着，

經過那蒲場小島，

轉向沙而且皇國，

那期待着的國家，

從這處可以窺見。

在這童話中的險事並不駭人。格維東及其母親被裝在桶裏面拋入海中——不
打緊的，這並不可怕。浪潮把格維東帶上了陸地，於是自己便從桶中脫出來了。
用力地頭頂着桶底，以為：「底破了——便可脫逃了」。惡毒的姨母和老婆子只
得徒喚奈何。格維東開着玩笑，克服了她們的陰謀。

在童話中所說的都是可笑的，發鬆的，帶着譏刺的腔調。只有在講到天鵝公
主和格維東向她求婚的時候，普式庚才改變了調子——慎重，優柔，抒情的。格
維東對那白色天鵝，當她還沒有變成美麗的公主的時候，訴說他的憂愁。他說：

「憂鬱煩悶吞嚥了我。人們都在結婚——看到只有我還沒有妻子。」正是此種詩的共鳴表現在普式庚結婚前寫給克里夫卓夫的信中：「直到如今過着和一般人不同的生活。我已經是過了三十歲年紀的人了。普通一個人到了三十歲都要結婚——我也要這樣做。」——普式庚對於一個有家庭的人的煩惱所預感的恐懼在天鵝公主的說話中得到了反映：「可是妻子又不是手套——可以一下從手上脫下，也不是您所可得以駕凌的。」

在關於受人誹謗的妻子的民間故事中沒有天鵝公主，她這一典型，似乎，反映着普式庚對於自己妻子，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的私人感覺。

在民間故事中對刁惡的姊妹加以嚴厲的懲治：把她們拋入海中或「槍斃」。在普式庚的童話中，惡人獲得寬恕。她們「一切都招認了，自白了，悔過了」，於是沙皇「在那樣的歡快中釋放了三人回家去」。這樣的一種結局更符合着全篇童話的快活的，無憂無愁的調子。

沙而且皇的故事傳達出了一個妥協的情緒，這是普式庚當時所極力保持着的。在十二月黨人被殺害以後，沙皇政權，在表面看來，有一個長時期的穩固。總得找些辦法來適應環境，認可與「寬恕」一切既成的事。「生活還是豐滿得很，我們要是活着，總得快快活活。」——這便是普式庚這篇快活童話的意義。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於九月十三日寫完，於沙而且皇的故事完成（八月三十一日）後，僅經過十四日。這篇童話——善意的譏笑牧師的愚蠢與貪婪。

關於牧師的民間故事很多。講的都是——一個牧師和一個調皮的工役。牧師總想不化錢雇一個工役，而工役很調皮，終於愚弄并懲罰了他。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最顯地表現着對牧師及其全家的仇恨，總是無情地對待着牧師：把他的兒子綁在柱上，逼着他溺死妻子，在他背上抽打。牧師的故事是普式庚聽了保姆所講而寫下來的。保姆所講的故事中也是這樣殘忍的。在普式庚的手抄本中有這樣簡短的紀

錄。「牧師溺死了妻子等等」，顯然的，雖然這樣記了下來，普式庚知道，這對他是不需要的。

普式庚的童話是更簡單，更快活與更無惡意的。牧師只得到三次假定的侮辱。并且由這樣的侮辱所得到的印象爲喜劇的描寫與巴而達的倫理變得淡薄了：「牧師，您不要一味想佔便宜呵！」

普式庚寫這篇童話並不想付印。他知道政府對於宗教問題的關係。在宗教中找到反對革命情緒的鬥爭方法。教會勢力和警察緊密地結合着。一切反對宗教，俄國希臘教派或教會勢力的舉動都被認爲一種危險的「自由思想」。

普式庚會爲了那封裏面寫着「記取純粹無神論的教訓」的信而被逐出奧特薩。在密哈伊洛夫斯基把他交給鄰近一個修道院院長監視着。當普希欽到密哈伊夫斯基來的時候，立刻報告院長，於是由他調查明白來者是誰，來的目的是什麼。普希欽講過，當時普式庚一看到修道院院長來了馬上拿那本聖人言行錄在手

上。

在普式庚的作品中，曾不只一次非難過宗教。他在年輕時代，在宗教的諷嘲中，表現他的革命情緒。他喜歡同樣的嘲笑關於「天皇」與「地皇」的事。一八二一年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加佛里略達，這裏他譏笑教堂中所傳說的「聖母」與「聖母受胎節日」的故事。他把上帝比擬為將軍，而天使長加佛里拉是個「唯唯從命的副官」。到了一八二八年，已經和沙皇妥協以後，這首詩傳到了政府裏。普式庚只得否認這是他寫的詩。因此他得免於再一次的放逐。

在牧師與巴而達的故事中沒有直接對宗教諷嘲。普式庚只是譏笑了鄉村牧師的貪婪與愚蠢。但他是在工役巴而達方面來反對牧師。他輕視神聖的名銜。這也就反對了政府對教會官職尊敬的要求。

不可遏制的「自由思想」的精神貫徹着普式庚，雖然他和現實環境有相當妥協。

三 一八三三年的鮑爾廷斯基童話

自一八三三年起普式庚和沙皇的關係惡化了，在他的信札中看不到原先對沙皇善意稱道的話了。沙皇也不滿意，因為普式庚沒有充分表現改過的志願。普式庚則爲了沙皇沒有把他從彭肯道爾夫的監視下解放出來，非常怨憤。不得到彭肯道爾夫的准許，普式庚一步也動不來。

對付普式庚制定了祕密警察的監視。警察當局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彼得堡的軍事總督於一八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照會莫斯科總督，「依照怎樣的情況認爲普式庚先生必需在警察監視之下？」莫斯科總督答復道，關於這方面的報告他沒有。這回差事是上頭下來的。

普式庚的情緒也改變了。他原先對於尼古拉一世所抱的希望都沒有實現。自十二月黨人被摧殘以來已經七年了。對於這一事件的印象已經消逝了。社會上生

長了新的力量。社會上所發生的事變反映到了普式庚。

一八三三年初普式庚從事於「蒲格喬夫的歷史」。在歷史的發掘中他尋找對眼前政治問題的答案。他寫給沙皇呈文中說道，蒲格喬夫暴動對他有興趣的僅是當時軍事行動方面，「直到如今所知者極少」。但在「蒲格喬夫的歷史」中，關於蒲格喬夫的行動比之蘇伏洛夫，密海而松及其他沙皇將軍的行動說到的要多。

對普式庚真正有興趣的是另一方面：蒲格喬夫暴動的社會根源與政治原因。「蒲格喬夫的歷史」隱藏着農民權利的擁護。

普式庚的家庭生活並不能使他稱心合意。妻子時常去赴宮庭的舞會。這必需舖張場面，過貴族的生活。但是這樣便不夠開銷。家產上的收入極少，俸給又不大。於是普式庚陷於負債中了。

普式庚和妻子不能完全融洽，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還很年輕，此時只有二十歲。她的本性是良善的，慇懃的，靜默的，她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耐勞的主

婦。普式庚也願意她管理家政。他想望着，和她住在鄉間，過着隱居的生活，好像他有一時和保姆住在密哈伊洛夫斯基的一樣。

可是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愛跳舞、裝束與世俗的幸福。她喜歡所有的人，甚至沙皇，都稱讚她的美麗。普式庚抱怨她的嬌態。出外的時候，他總是不大放心，深恐趁他不在她便要「賣弄風騷」了。他寫給她的信中說道：「要知道，嬌態是要不得的。您該曉得，我不喜歡莫斯科姑娘們的那種味兒。」他甚至開着玩笑恐嚇她說，要和她離異，如果她改變那「可愛的，單純色調」。但有時他自己也取悅着她的虛榮，他從鄉下寫給她道：「您的美麗令名一直傳到了我們這裏，連牧師的妻也知道了。」

普式庚渴望着旅行。他想遠離着沙皇，彭肯道爾多，宮庭的流言，錢的操心與一切首都生活的煩惱。一八三三年二月間他寫給友人拿雪巧金說：「我在彼得堡的生活什麼都不行，生活的煩惱使我不能安靜一會兒，我沒有餘暇，自由的獨

身生活，對於一個作家是必需的。天天鬼混着，我的妻子總是打扮得大模大樣——這便得要錢來化，可是錢我是用腦力得來的，用腦力非隱居不可。在道德與體力方面我都需要出外旅行」。他的一個朋友說得更肯定了：「彼得堡幾乎要把他折磨死了。」

爲了完成「蒲格喬夫的歷史」必須親赴暴動發生的地點——到奧倫堡，烏拉爾，喀山去。一八三三年夏普式庚得到沙皇的准許動身往那些地方去了。准許的命令頒佈下來了。但沿路各處對普式庚都佈置好祕密的警察監視網。彼得堡警察廳長把監視的命令轉達尼席哥洛特軍事總督。尼席哥洛特總督通知奧倫堡與喀山的總督。奧倫堡與喀山總督將關於普式庚的行動報告送呈尼席哥洛特總督。由尼席哥洛特總督呈給彼得堡警察廳長。然後再轉給彭肯道爾夫以至達到沙皇。

在回來的路上普式庚停留在鮑爾廷諾了。鮑爾廷諾村——這是普式庚家的尼席哥洛特區域的領地。在結婚以後普式庚從父親那裏收買的。

普式庚於一八三三年十月一日到鮑爾廷諾來的，在這裏一直住到十一月中旬。秋季與隱居——這都是普式庚爲了工作所必需的條件。在這裏他寫成了漁夫與魚的故事和死公主的故事。

普式庚的漁夫與魚的故事內容是從一八一二年出版的格林姆弟兄所著的德國童話集裏採取來的。這是一篇很簡單的道德倫理童話：愈富有，愈貪得無厭。

普式庚的童話是用一種傷感憂愁的韻律寫成的，類似塞爾維亞民間歌謠的韻律。童話中的形象帶一種悲哀的色調。這裏的海全然不是和在沙而且皇的故事中的快活熱鬧那樣的海了。它是多怒潮大浪的海。當老人最後一次跑近海邊的時候，他看到，海上「黝黑的大浪」：「好似激怒一般地波濤起伏動盪，滾來滾去，怒吼狂叫。」童話的結局也全然是憂鬱的：「在她面前依舊是個破桶子。」童話裏的主角——老人。三十三年以來他在靠海的一所土屋子裏過着日子，

以打魚爲生，并將以此終老，他自己不會從金魚那裏取得好處，只是聽到金魚的說話，一切利益都給貪婪而勢利的老太婆佔了去。

老人毫無怨言地忍受着老太婆的虐待。老太婆變成貴族婦人以後，打老人耳光，叱責道，「您怎敢和我，和我這顯赫的貴婦人吵嘴？」變成女皇以後的她甚至不願瞧他一眼。「老太婆簡直沒有瞧他一眼，只是用眼色傳令把他驅逐出去。」老人被他們侮辱從皇宮裏趕了出來。「奔出來了許多皇親國戚，一把頭頸將他推出。」

其實，在德國童話中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漁夫並沒有被打耳光，沒有被遣送到馬棚裏，也沒有「一把頭頸」被拉出去。當她做了「國王」，「皇帝」與「教皇」以後，他分享了妻子一切的光榮。她給丈夫看新的房屋或騎士的堡壘，溫順親切問他道：「可不是很好的嗎？可不是怪美觀的嗎？」

可是，在普式庚的童話中一開頭便是對於老人不公正的待遇，加以粗俗的侮

辱。

怎樣來解釋這一點呢？普式庚——或許，甚至是無意的——在這裏表示他對俄國社會現狀那一種憂鬱的觀點，以及不滿意於貴族與政府對民衆的關係。

在德國童話中老太婆變成了「羅馬教皇」。在普式庚的底稿上也會動筆寫到這一節，但後來放棄了。「羅馬教皇」對於俄國的環境沒有絲毫關係，而普式庚正是只要描寫俄國的環境。

因此，倫理的德國童話在普式庚的筆下帶着一種社會諷刺的性質。

在死公主的故事中的主題和在沙而且皇的故事中的一樣；這兩篇童話都寫的是嫉妬。但在沙而且皇的故事中，妖術是在良善的天鵝公主手中。在死公主的故事中，妖術却落入了刁惡的繼母手中。她有一面小魔鏡，一切都看得到，一切都會說。公主躲避在森林中一個好漢的家裏，可是那面魔鏡把這回事報告給了皇

后，於是把公主找出來了。皇后用毒藥蘋果催眠了公主。只有王子葉利賽的愛情才能把公主從死一般的睡夢中喚醒過來。結局都很好：公主嫁給了王子葉利賽，繼母憂鬱而死。但這幸福的收場是經過了許多折磨才達到的。

在故事中一切都是感動的與愛傷的。公主的幸福是由不少苦痛換得的。她在那好漢那裏生活過得很好——這裏大家喜歡她，幫她的忙。可是兇惡的皇后裝扮成了一個女乞丐潛入此地。忠心的狗見了窮人便吠。當公主在乞丐那裏取殯奠的時候，狗兇兇地叫着。「狗的心也痛起來了」。但牠不能說話。

和公主在門口一起

狗跑過來站在面前

慘痛地瞧着，兇兇地叫着

正像狗的那顆心也疼痛了。

公主睡着了。把她裝在水晶棺材裏，抬到荒山上。用鐵練把棺材掛在六根柱子上。王子葉利賽尋找着他的未婚妻。風指示他以方向，王子終於找到了：

一具水晶棺材在他面前

在烟霧中隨風搖動，

一個公主長眠似地躺在

這具水晶棺材裏面。

詩句讀起來似乎是一首送葬歌曲。苦痛，憂鬱，惡運，災難——這便是童話主要的內容。

在童話中兩個美人對立着，皇后——「傲慢」與「妒忌」。他想比誰都要美

麗。看到公主還是完好而毫無損壞，他便鬱鬱而死。她的唯一的事情——照着鏡子，看着自己的美貌高興。「只有對於它她是善意的，愉快的」。在鏡前獻媚自娛的時候，她問道：「在世界上我比誰都要可愛，臉色又紅又白吧？」答案總是這麼一個：「您，當然，沒有話說的。」她「自尊自大」而「頑強」。聽了鏡裏的回答，她便「聳肩哈哈大笑，做着媚眼，指頭互打着作响，兩手插上腰間轉動着身體，在鏡子裏照着傲然自得」。這正是普式庚所不喜歡的那種「醜惡腔調」。

另一方面，公主的美麗爲普式庚所看重。公主「平淡地生活着，埋沒於森林綠蔭中，寄居在好漢的家裏」。可是她始終比皇后來得「可愛」。她柔和溫良。好漢們都稱她爲「討人歡喜的姑娘」。她會管理家務，勤於操作。投到好漢的家裏以後，她的第一件事是「一切整理得井然有序，火爐生得暖暖的」。她很知謙遜自約。好漢們款待以葡萄酒。她拒絕了：「吃過糕餅，也吃了麵包」。他能言而有信。好漢們想替她做媒，但她回答說：「我對您們都很心愛，但我的終身許

給了另一個人，我已交給了最可愛的王子葉利賽了」。這些話是重複普式庚的可愛的女主人公姬亞娜對奧涅庚說的話：「但我已許給了另一個人，我將來永遠對他忠心。」（完成於一八三二年夏的歐根·奧涅庚第八章）

這篇童話完成於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四日。距此五天前，十月三十日，普式庚開玩笑恐嚇妻子說，要和她離異，如果她的「可愛的，單純色調」改變了。這種「可愛的，單純色調」便是他對公主所描寫的。

更早以前，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普式庚寫給娜姐麗亞·尼古拉也美娜道：「您有沒有在鏡中照着。相信您的美貌在這個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可是我愛您的靈魂甚於您的面貌。」

「面貌」與「靈魂」的對立成了普式庚正是在這個時候動筆寫的童話主旨。普式庚在信札中所說的時常表達於他的作品中。

在初稿上，這篇童話是這樣結束的：

童話是虛構，對我們却是教訓，

對別人是一種暗示。

所謂「暗示」當然是專指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而言的。普式庚把這兩行詩塗去了，改寫在金鷄的故事中。在那篇童話中更適當些。

四 「做了皇帝，便可偷懶」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沙皇任命普式庚為「皇上宮廷少年侍從官」。他想普式庚榮膺官職一定很快活。這樣更可接近着宮廷。

但普式庚頗覺憤慨。少年侍從——宮廷的小官，這樣官職是普通的「小孩子」幹的。普式庚此時已經三十四歲的人了。少年侍從服務於宮庭中：担任宮中

舞會勤務，在宮庭禮拜堂中當差，在沙皇的節日宴會上侍從。不久以前普式庚還在稱頌沙皇，因為他沒有帶他到宮廷中，而讓他埋首於文書保管局中。現在沙皇要把他關進宮廷裏去了。普式庚由此可見沙皇的諾言毀棄了。

普式庚尊重社會上的輿論，他的作品吸收一切社會的進步思想。普式庚被公認為十二月黨人之友。誰都知道，他會被放逐過。在一切人的心目中普式庚是個自由主義者，獨立的社會思想的代表。少年侍從的制服，違反着他的意志穿着的，要把他變成宮庭詩人。

普式庚每次穿上繡金的華貴的制服，到宮中來時，總帶着悶悶不樂的情緒。他把它稱為「有條紋的農民外套」。

到彼得堡來的普式庚的老朋友與鄉間鄰人，亞歷克賽·尼古拉也維契·武力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寫道，「爲了沙皇給他穿上了一套制服，使這位詩人非常怨恨沙皇，現在他正在編纂蒲格喬夫暴動的史實并著作幾篇新的俄國童話」。普

式庚對武力夫說，「重新回復到反對的地位上來。」

普式庚開始了和宮庭的衝突。他事事都破壞了宮中的規矩。他不依照制定的式樣服裝。他來赴宮廷的舞會穿的是燕尾服而不是制服。不等到沙皇起駕就離開了舞會。侍從長官李達伯爵，是普式庚在宮廷的職守中的上級官，曾警告過他。

一八三四年舉行嗣位王子（後來的亞歷山大二世）成年（十六歲）生辰慶賀。在宮庭禮拜堂中舉行彌撒。普式庚沒有到來參加彌撒。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動身赴保勞脫仰廠（她母家在加羅雪斯克省的領地）去養病。普式庚送她到伊岳拉車站，宿夜於沙皇村。

他回家來時看到召他去見侍從長官李達伯爵的命令。普式庚猜想着：又要受斥責了。他寫給妻子道：「我猜想起來，爲了我沒有去參加彌撒，我又得大受譴責了。」

普式庚決定托病以避免一切慶祝集會。他不出家門一步。「我怕看到沙皇，」

他寫給妻子這樣說。——「所有這些慶賀的舉行我都坐守在家裏。我不願見了皇子請安道賀。」他在信中提起他所見過的皇帝。巴佛爾一世在童年中看到過一次。當時沙皇罵了他的保姆，爲了她沒有把他頭上的和尚帽取下來。亞歷山大一世把他放逐。尼古拉一世要他穿宮廷的制服。「我看到了三個皇帝，」普式庚在那封信上說，「第一個命令從我頭上取下和尚帽，保姆爲了我受到責罰，第二個對我更無情，第三個不管我的年齡要我做他的侍童，我當然不願在第四個下面再幹這玩意兒了。」在這裏他關於他的小兒子開玩笑說道：「願上帝不要讓他步我的後塵，寫些詩來和沙皇爭吵。他不要在詩句中凌駕着他的父親，因爲這簡直是以頭撞壁拉。」

莫斯科的驛站打開了普式庚的信。看到在這裏有對沙皇不敬的字句，把此信交給了警察。警察轉呈彭肯道爾夫，彭肯道爾夫再呈上沙皇。由於茹考夫斯基的說情，沙皇也就沒有追究此事。

可是普式庚非常不高興，他不能寬容沙皇，因為後者讀了他給妻子寫的私信。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於少年侍從這樣官職表示不能滿意與感激，以致冒瀆了皇上。但我也可以做個忠臣，甚至和奴隸一樣——不過做侍童與小丑即在天皇那裏我也是不幹的。要知道，在我們政府的習慣中竟有那樣不講理的事！警察拆開了丈夫寫給妻子的私信，並且遞呈給了沙皇去看，這位有教養而尊貴的人物竟也對此無恥地認可了他們的行動。這樣又怎能叫我們說專制政體的好呢？」他把沙皇的行爲看成「豬一樣卑污」。他在給妻子的信中，暗示着沙皇說道：「豬一樣的卑污在我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他警告着她說：「小心吧，您的信也會被打開來的——因為國家的安全需要這樣啦！」

此時普式庚在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退職。他想恢復原來的自由生活——到鄉間去工作。他給妻子寫道：「願上帝給我看到您的健康，唾棄彼得堡，准我退職，逃到鮑爾廷諾去，過着鄉綽的生活。依賴是不行的，對於一個過了二十多

年獨立生活的人。」在另一信中他重複說道：「唉，要是我能逃往清潔新鮮的空曠之地。」這時他不再計較沙皇拆開他的信這一件事。「上帝保佑他，」他指着沙皇寫道，「只要能夠讓我回家去。」

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極力想說明，在家庭的利益上說退職也是必要的。他根據着經濟方面的不調整情形。供職與舞會妨害了著作，而只有著作才能保證家庭。他寫道：「我堅決地想望着退職。今天要是我死了，您將怎麼辦。把我穿上了有條紋的農民外套葬在狹窄的彼得堡墓地上，而不是在曠野的教堂中我是死也不會瞑目的。」

普式庚知道娜妲麗亞·尼古拉也芙娜將反對退職，她喜歡赴宮廷的舞會。在那裏人們都讚她比誰都美麗，她很高興。可是普式庚要她做一個家庭主婦，好似可愛簡單的公主一樣。這他作為對她的一種教化而描寫於死公主的故事中。他勸告她丟棄虛榮而專心於管養小孩。他對她寫道：「您還年輕，但您已是家庭的母

親，我相信，您在盡了做一個誠實良善的妻子的責任以後，一定更不難去完成一個良母的責任。家庭經濟的依賴性與不調整是很可怕的，任何虛榮都不能補償安全與滿足。」

此時普式庚住在彼得堡。皇宮在彼得哥夫。六月二十五日普式庚寫至彼得哥夫給彭肯道爾夫一封信，請他呈報沙皇懇求解放他的宮庭職務。同時他懇求保留他進文書保管局的權利，沙皇召見住在沙皇村的茹考夫斯基，對他說：「我不要拉住誰，我也不想留難他。但如果他退了職，那末我和他之間一切都完了。」

茹考夫斯基把沙皇的話告知了普式庚，他責備普式庚忘恩，并比擬着，「硬毛獸咕囉咕囉的罵聲侮辱了一切有教養者的聽覺。」普式庚寫給彭肯道爾夫道：「幾天前，我會遞呈請求批准退職。我這一步驟似乎不甚適當，所以竊願不必再提此事。與其做一個忘恩者，不如是個不澈底者。」但同時從彼得哥夫送來了彭肯道爾夫的信。彭肯道爾夫寫道：「皇上不願強留任何人」。他並通知他關於繼

續准許他進文書保管局的問題說道：「皇上沒有表示同意，因為此種權利只有屬於特別爲當局所信賴的人。」

普式庚着慌起來了。不准許進文書保管局去這一事破壞了他的全部工作計劃。他剛剛着手於彼得大帝的歷史。普式庚寫信給沙皇村茹考芙斯基：「我寫信給彭肯道爾夫伯爵懇求取消退職，但接着送到了正式的通知，退職已照准，而不許我再進文書保管局。這在各方面苦了我啦。我還要寫信給彭肯道爾夫伯爵。」於是他又寫了一信給彭肯道爾夫，他斥責自己的不知感恩并表示「對沙皇的忠心」。

普式庚寫給彭肯道爾夫要求撤回退職懇請的兩封信都送到沙皇村茹考芙斯基那裏去了。茹考芙斯基寫給普式庚道：「彭肯道爾夫把你的信送來給了我。在第一封信中倒說得很有生氣。不過實際上不能見效，因為在這裏面你沒有肯定地說，你到底願不願留任原來的職務。第二信，你是在請求一切照舊，但說得那樣

乾燥無味，成爲對皇上一種新的不敬事件。難道你忘了怎樣寫嗎？難道你對皇上表示了什麼感情便認爲蔑視了自己嗎？皇上爲你的行爲所苦。他覺得，在你方面不知感恩。」

普式庚答復茹考夫斯基說：「我，不錯，自己也不懂，怎樣做才行。退職，這是我的環境所要求的，我整個家庭將來的命運以及我個人安身立命所繫關的——這裏到底犯了怎樣罪，怎樣不知感恩？當然皇上從這裏可以看出些我始終不能瞭解的東西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得不收回我原來的請求，讓我留任。再說，我的信爲什麼是乾燥無味？又爲什麼定要向他涕泣哭訴才行呢？我的情形變得更壞，我的舌頭也會更硬更冷。我怎麼辦呢？要求恕罪嗎？好吧，但爲的是什麼？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的信是不敬。我來試寫第三封信吧。」於是普式庚又寫了第三封信給彭肯道爾夫。

彭肯道爾夫卽呈報沙皇。他寫道：「因爲普式庚已經承認自己做了蠢的事，

所以我認為，陛下可以把他的懇請退職作爲沒有這麼一回事就行了。我們面前有的是人的度量器。讓他在職比之放任他去幹好些。」沙皇在彭肯道爾夫的報告上批示道：「我寬恕了他，但還是要召他來向他解釋清楚，一切他的行爲的無聊，此後不准再犯。對於一個二十來歲的無知者可以寬恕的決不能適用於一個三十五歲的做了丈夫與父親的人。」

沙皇饒恕了普式庚。但普式庚却不饒恕沙皇。他在金鷄的故事中報復了他。

金鷄的故事普式庚開始寫於和沙皇爭執的時期。秋季在鮑爾廷諾寫完了這篇童話。在清稿上普式庚曾註明：「一八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十點五十三分鐘，鮑爾廷諾。」

研究者很久便想找出金鷄的故事的來源，可是不會找到。在俄國的以及別國的童話中都不見有金鷄，占星家，也沒有什麼沙麥漢的女皇。僅在不久以前，安

娜·安得烈也芙娜·亞赫瑪采華確定了童話的內容普式庚是從什麼地方採取來的（九三三年發表於第十一期的明星上）。原來童話的出處——美國作家華盛頓·伊爾文的一篇小說。

在金鷄的故事中有許多對沙皇尼古拉及他和普式庚爭吵的諷示。但童話的主旨並不在這裏。普式庚在這裏不單是要譏刺尼古拉，而是對一般的沙皇制度。他的金鷄的故事不是對那一個沙皇，而是對整個俄國社會的一首諷嘲詩。

童話中的主角是達頓。在沙皇達頓這一個典型中普式庚把他所見過的三個沙皇的特點結合在一起。達頓皇易於激怒，和巴佛爾皇一樣。他又是和亞歷山大皇在其當權的晚年一樣懶惰。他沒有實踐他的諾言，這和尼古拉一世一樣。

達頓的治國之道很蠢。他的那些官員都是些冥頑不靈的傢伙，可是領土很寬廣。因此，達頓皇無論如何也對付不過敵人。

雖然官員們都晝夜未睡，

但還是趕不及。

有時，老是在南方等着，——

那知道敵軍從東方打了過來。

占星家帶來的那隻金鷄給沙皇達頓以可能安然睡覺。達頓做了沙皇，「便偷閒貪懶」，危險的消息傳來把他驚醒以後，他只是睡眼矇矓地伸着懶腰。

「你是我們的沙皇！人民之父！」

官員高聲地宣佈。

「陛下！醒醒吧！災難臨頭了！」

——「什麼事，諸君？」

達頓說，伸着懶腰，打着欠。

「啊？誰在那裏？怎樣的災難？」

在普式庚寫金雞的故事的時候，他正在從事編纂彼得大帝的歷史。他喜歡彼得，因為「他在位的時候始終是個工作家——航海者與木匠」。達頓的昏睡——和彼得的毅力銳利地對立着。

達頓的貪懶不是無因的。他受了占星家的影響，許後者為所欲為，以報答其金雞。可是占星家要求沙麥海的女皇為妻，但她已許嫁給了達頓。沙皇頗為驚奇，激怒，不知怎樣來措辭拒絕。

「你在想什麼念頭？」

我當然答應過了。

但一切都有個限度。

「姑娘你要來幹嗎？」

占星家準備和達頓爭論。「你和沙皇吵架是不大好的。」普式庚說，達頓皇動怒了，「用他的手杖對他額上一擊。」「後者便仆倒在地上，氣絕身死了。全城都大為震動——那個姑娘却嘻嘻哈哈——毫不畏罪。」

普式庚自己曾體驗過，和沙皇吵架是怎麼一回事。在童話中他重複着不久以前關於他的兒子所寫的：「願上帝不要讓他步我的後塵，寫些詩來和沙皇爭吵！這簡直是以頭撞壁呵。」

這篇童話以狡猾的暗示來結束：

童話雖是虛構，其中却有暗示：

對於良善的青年們是一種教訓。

在金鷄的故事中有「暗示」也有「教訓」。「暗示」是指沙皇尼古拉而言，沙皇曾有一次關心着普式庚說道：「他結了婚，却沒有什麼財產，應該給他一點生計才行。」沙皇給他薪俸，使他能夠埋首於文書保管局中，「無所事事」。普式庚認為，這「真是太好了」。但後來沙皇要他到宮廷裏來服務，做着和「小孩子」們一樣的事。這是沙皇諾言的破壞。

在童話中的「教訓」有廣大的社會的意義。它是和整個沙皇制度有關係的。可是「暗示」與「教訓」都是深深地隱藏着的，童話簡直無疵可求，所以檢查機關准許它的發表。只有幾個地方認為可以懷疑的。刪去的詩句是：「做了皇帝，便可貪懶」，和最後普式庚暗示着童話的有毒意義的兩行詩。發表時這些詩句都以點子來代替。

普式庚的童話不大像民間的故事。它們都能成爲完全的獨立作品，民間故事的影響主要的反映在普式庚童話的語言上——正確的，流利的與明顯的。普式庚童話的形式會被利用爲抒情的描寫與掩藏的政治諷刺文。

(克夫譯)

普式庚與拜倫主義

日本 昇曙夢 作

一

拜倫主義，是支配十九世紀初期的俄國文學的，浪漫主義之一大潮流；對於這個人主義的思潮之形成，拜倫的藝術是有關係而且有力量的，因而被稱爲拜倫主義。俄國的浪漫主義既是從西歐移植過來的，那末，堪稱爲浪漫主義之精華的拜倫主義，其同時受俄國的歡迎，是當然的事，無足怪的。不過像俄國那麼地遭際拜倫主義之盛行的國家，我覺得在西歐也有不少。到了一八二〇年代的後半期，不論文學界或一般的社會上，拜倫的影響都已達於頂點，普式庚被稱爲俄國

的拜倫，年青的列爾蒙托夫以拜倫自任；這偉大的英國詩人一下子成了俄國人的「心的支配者」，成了里巷中的話題；像拜倫那樣幻滅的人，早已成了流行的典型。

拜倫的名字開始介紹到俄國的，是十九世紀十年代。詩人巴鳩雪訶夫 (Batiouchkov) 勾留在拿波里時接近了拜倫的詩，在一八一九年便譯了哈羅特公子巡遊記 (Childe Harold) 中的一節。更回溯上去，則伐洛夫 (Valouiev) 曾在一八一七年指出拜倫與茹考夫斯基的類似，蒲爾特夫曾在一八一九年從倫敦將拜倫的新作馮瑞巴和威尼斯頌贈送給茹考夫斯基。對於拜倫的興趣，最初大概是從茹考夫斯基會裏起來的；一八一九年夏天，那會裏有拜倫作品的朗讀會，茹考夫斯基身有想譯拜倫的背信者的希望，想「剽竊」曼菲蘭特 (Manfred) 中出色的部分，而實際他祇不過譯了歌 (一八二〇年) 和西昂的囚徒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一八二一年)。大概拜倫沒有十分刺戟茹考夫斯基的空想。據茹考夫斯基的評

價，「拜倫是一個高尚而有力的靈魂，同時是否定、傲慢、侮蔑的靈魂，他不是人生慰安者的詩人。」但是，維亞瑞姆斯基的拜倫熱可是了不起的。他陶醉於哈羅特公子巡遊記的第四篇，慫恿着俄國詩人們去從事翻譯那作品，他說「那怕是拜倫的一首詩，我也不惜那譯者因此而獻出自己生命」；他自己也試幹着翻譯。拜倫作品的翻譯或評論，在一八二〇年代的雜誌上，已是平常的事。當時的詩人中間，除了上面說過的以外，還有V·普式庚（大詩人的伯父），德而維格（De Iwig）考茨洛夫（Kozloff）樊內維基諾夫（Venytkinoff）李列夫（Rileev）倍斯都全夫·瑪林斯基（Bestonyev Marinski）居赫利倍格兒、奧萊斯脫·沙莫夫，普式庚（A. Pouchkin）等，大家都對拜倫的藝術有興味，無不多少受其影響。

俄國的拜倫主義，尤其任 Decembrist（參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叛亂的人們）之間有了最燦爛的發達，那是因爲拜倫主義的反抗意志與十二月黨的反抗氣分相一致的緣故。與十二月黨人接觸的文學者幾乎全是拜倫主義者，這事並不是偶然的。在

一八三〇年，拜倫主義更在列爾蒙托夫的藝術中達到了最高的表現。

二

拜倫主義在俄國，也好像一般的文學上的意識似地，一經移植了過來，同時便成實社會上的現象。那大概是因為拜倫主義與當時的社會心理有一脈相通的緣分之故吧。根據某種記載，說是當時年青的伯爵夫人和小姐們，會將拜倫的小相片當聖像掛在自己的床上。普式庚在歐根·奧涅庚 (Eugène Onéguine) 裏面說「英國的繆斯的造話，驚動了少女的夢」。在他的村姑 (一八三〇年) 中，描寫拜倫風的主人公對那些在鄉間蘋菓樹旁邊長大起來的鄉下姑娘給了深刻的印象；這個男子，是她們第一次看到的憂鬱幻滅的英雄。這個男子不但開始對她們訴說失去了的快樂和凋零了的自己的青春時代，他還戴着彫出骷髏的黑指環。這種事在鄉間是非常希奇的，所以姑娘們因了他而覺得非常高興。這樣看來，就可以明

白，鞏固的地盤，早已爲列爾蒙托夫的現代的英雄（一八四〇年）中拜倫風的主人公「貝丘林」（Piechorine）和「葛羅許尼茲基」（Grouchnitski）諸人物的出現築好了。奈克拉索夫（Nekrassov）在美的配偶中非難一八五〇年代尚有時代落伍的拜倫主義者的典型留存着；此乃前代的遺物，拜倫主義的全盛期，無論怎麼說總是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直至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的時代。

三

俄國文學中的拜倫主義是什麼？我們一檢討，就可知道那不是單純的模倣，而是一種一定的社會文化的體驗所得。拜倫的藝術樣式及其意識形態，在有其本身特質的俄國社會的乃至文學的環境中已經起了顯著的變化。可是，拜倫之對俄國作家的藝術給以一定的方向，總是毋庸爭辯的。新俄文學的西歐影響的著者浮雪洛夫斯基這麼說：「詩意的繪畫的廣泛的飛躍，強硬的、有反抗性的個性的魅

感相貌，和內容的多樣性——遙遠的東方特質與現代精神，人間生活與幻影，鬼神的世界，文明社會與遊牧民的原始的純粹，都會的騷擾與山岳大海的自然美，有這種反對要素互相錯綜的複雜內容，尤其是那形式之蠱惑性的新奇以及不爲任何事物所束縛的思想上的自由和詩的自由——所有的這些魅力，都不由得吸住了俄國年青的世代。」

俄國浪漫主義之一支流的拜倫主義，在俄國文學史上實在是有其意識及其藝術的結晶的。這，在普式庚的拜倫風的敘事詩裏，在其主題、思想、以及構成裏，最能明顯地看到。有一個期間，拜倫是普式庚及其同時代青年的「心的支配者」。他以那巨人似的魅力、力強的精神、以及自由奔放的創造力，給他們以異常的感銘。在普式庚頌讚他的詩裏面，有下面這麼的句子：

啊，大海，他是你的歌者。

你的姿態，明晰地印在他身上，

他藉你的精靈以製作；

他和你同樣地雄健，深暗，

和你同樣地不爲一切拘束。

(海頌)

拜倫實在和大地大空都有着複雜的聯繫。他的多少勇壯的詩裏，鳴響着向社會、人生、運命、的傲慢的挑戰。若根據歐根·奧涅庚的作者，則拜倫是一個「傲慢的詩人」。拜倫的反抗運命而煩悶着的主人公，神祕地從人們面前經過。他守着陰鬱的沉默，超越了周圍的人對他的理解而幽閉在自己的內心裏。他的靈魂是一個偉大的謎。那裏面有無可名狀的魅力。像這樣的英雄，其爬住當時的浪漫詩人和青年的心，是當然的吧。不過，俄國的拜倫主義者，前面也曾說過，決

不是單純的模倣者。他們也有他們獨自創造的生活。俄國的拜倫風的英雄，雖是略微細小，然而而是真實的，是屬於實社會的。尤其是，說到普式庚，「他無論在其個人的性格上、教育上、環境上、傳統上都跟拜倫體驗着的巨人主義或點綴他晚年的英雄式的行動沒有任何干係的，」浮雪洛夫斯基這麼說。誠然，像「高加索的俘虜」或「阿萊訶」（吉普西）是拜倫風的英雄，原是不錯的；可是同時，失意的詩人也在這些人物上加上了自己個人的體驗。他曾對萊夫斯基講到高加索的俘虜（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 一八一一年）「你在這作品裏看得出稔熟的空想、稔熟的苦痛、以及我的靈魂的祕密的呼聲吧……我老早就知道了所謂悲哀，嘗到了所謂迫害的苦痛。我是誹謗與無智的復讎的犧牲」。這幾句話裏，深刻地鳴響着與首都的上流社會衝突而被左遷的失意詩人的苦痛的體驗。同時也可以顯然窺見他與拜倫接近的個人的動機。現在我們直接就普式庚的作品來檢討他的藝術中的拜倫的影響及其獨創性吧。

四

普式庚之受拜倫的影響，是他被左遷後南俄漂泊時代的事；其間他寫了四種代表的敘事詩。我想，他的熱中於拜倫的焦燥熱烈而高邁的天才，與陶醉於高加索和黑海的雄大的自然，兩者之間是有一脈相通之點的。這兩種感情，激動了他豐富的想像力并且喚醒了他新的創作的構思，是不待言的。

普式庚在拜倫的影響之下寫成的第一篇浪漫諦克的敘事詩，是高加索的俘虜（一八二一年）一個厭世而對於自身失望了的俄國青年，被契爾凱斯人捉了去，幽禁在加茲倍克山中；那時，他為一個避了人家的眼睛拿食物來給他的契爾凱斯姑娘愛上了，可是那過去會幾度失望於戀愛的青年，竟把這少女的戀情也無情地拒絕了；因此，少女在煩惱之餘，便打定了主意，在一個月夜，弄斷了俘虜的鐵鍊叫他逃走，自己便投河而死。這詩的大意是如此的。部分地說來，雖有出色的地

方，從全體而論，却是一篇極薄弱的作品，作者自己也不滿於這作品。這作品的浪漫主義，要之，不外是拜倫風的浪漫主義。其特徵是對人生的幻滅與冷淡，對人間的輕蔑、以及青春的早衰等，而這特徵，是與憧憬自由的幻影、要求強烈的刺戟、想飛向一個遙遠的世界去的熱烈的欲求相錯綜着的。這種浪漫主義，不僅在文學界裏，就是在實社會裏，也是當時的流行物。十九世紀的十年代以及二十年代的俄國上流社會的青年，全都為這種浪漫諦克的氣分支配着。這種由文學的典型所釀成的氣分，一方面是有飽滿和安逸地盤中的心理上的必然性的。在實際社會裏，以這種氣分作為不能與世上無聊的禮儀作法以及惡俗的生活相妥協的「高尚的性格」的特徵，而作為誇耀。青年們想脫離世俗的羈絆，放浪於自由的天地，想離開文明啦、文化啦、有秩序的社會而憧憬於荒涼的自然，為自由的山民、吉普西、或山賊的粗朴之氣引動了心。

普式庚的「高加索的俘虜」，也是一個這樣的青年。這個「是世俗的反逆兒，

是自然之友」的青年，常常描摹着「快樂的自由的幻影」，讓靈魂向高加索馳。而這個具有浪漫諦克的拜倫風的情調的青年，實際是向高加索飛去了。這地方和那雄大的自然以及有殺伐之氣的山民，跟當時的拜倫主義青年的浪漫諦克的氣分最相調和。因此，對於浪漫諦克的敘事詩，是最適當的舞台。這作品之爲當時的讀者所非常喜歡，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幻滅的主人公，那怕他忠實於過去的不幸之戀，結局還是不能克服誘惑，其最後的行爲，實在是輕薄的。他本該追隨在那救他、愛着他、而投水了的契爾凱斯姑娘的後面，自己也去投水的，無奈他却薄情到極點，散文式地逃跑了。在這一點上，他的性格是不徹底的。他的最後，也應該是異常的，像契爾凱斯姑娘的獻身的戀情之難以叫人相信那麼的異常（這故事全體已經是異常的了）一般，可是却極平凡地完結了，這是覺得不夠的。這種題材，也許還是用寫實的手法來處理來得着實成功吧。這敘事詩的主要的本質上的缺點，在於浪漫諦克的高蹈的情調上。因此，那一種彷彿作

者自身也已感到了的不自然便很顯眼，本來是寫實的天才的普式庚，從開頭便是不適宜做浪漫諦克的敘事詩的作者的。其所以使「高加索的俘虜」將契爾凱斯姑娘的投水置諸度外而坦然逃走者，或者也是尊重真實的作者之現實的感情在無意識地起着作用吧！

無論如何，「高加索的俘虜」，是拜倫風的英雄。他和拜倫的所有的英雄同樣地，是宿命的情熱的犧牲。「我既無期待，也無希望地，做了情熱的犧牲，零落下去，」那俘虜這麼告白着。他的狂亂的生活，毀滅了一切的希望、喜樂、和期待，不幸的戀愛，像靈魂的暴風雨似地吹捲着，在他心上留了可怕的痕跡。「運命的暴風雨」，「靈魂的暴風雨」，「暴風雨似的生活」——這些是決定拜倫風的英雄心理的公式。那是冷嚴的古典家和感傷的主情家都不知道的事實的情熱的，暴風雨似的熱情家。

拜倫主義的英雄，都把實生活視爲一種可怕的苦痛似地經驗着。關於高加

索的俘虜，寫着「他研究人間和社會，懂得了所謂不誠實的人生價值。」齷齪，反目，背叛，中傷——這是他在人生中看到的東西。於是「是世俗的逆子，是自然之友的他，便捨棄了祖國，追隨着安樂的自由的幻影，飛向遙遠的國裏去了」。

自由啊！他在月下下的世界，

祇探求着你。

他爲情熱毀滅了心，

對幻想與豎琴失去了興味，

唯獨有你氣息的歌詞

才以洶湧的心胸傾聽。

而懷着燃燒似的信仰和火焰似的祈念，

抱著你傲慢的偶像。

「高加索的俘虜」的過去的生活，被作者故意隱藏在謎似的背後；而應該注意的，便是他處在普通的凡人以為是正常的生活情形之下不能安定的事。他自任爲除了「傲慢的自由的偶像」之外什麼也不承認的純粹的拜倫風的自由人。他一步也沒有脫出拜倫風的主人公。

五

然而，普式庚的天才却以非常的速度發達過來。他一方面熱中於拜倫主義和浪漫主義，一方面，寫實主義的藝術家，都在他內心成熟着。因此，他老早就限定了浪漫諦克的構想範圍，那怕是屬於部分的，也一定選定適合現實的構想的題材。在這一點上，如果高加索的印象是養成他的浪漫諦克的氣分的話，那末克里

米亞的印象可說是緩和那氣分的吧。一八二二年，他在幾希奈夫寫了敘事詩巴赫溪薩拉之泉 (The Fountain of Bahchisarai)；這作品的主要的興味，被集中在女性的愛與嫉妒的心理解剖上，祇有一些個別的特徵，才依從了浪漫主義的約束。

巴赫溪薩拉，在克里米亞舊韃靼王國首都的所在地；那兒有一個據稱會有後宮三千美女沐浴的名為「淚泉」的泉水遺跡。這地方便是這敘事詩的舞台。克里米亞的韃靼王國尙盛的時候，國王紀利對捕虜來的波蘭公主瑪利亞深深地寄托相思，一向的寵妃查萊瑪全不遭他理睬了。於是有一晚，那婦人淺見地到寢殿上去訪瑪利亞，向她訴苦，爲了想收回王的寵愛；什麼也不懂的瑪利亞驚恐得一聲不響，查萊瑪沒有明白真情，一下子就斷定那是拒絕的表示，便當場殺害了她。可是，那查萊瑪，也經獄吏的手給沈在後庭的深度莫測的泉水中了。一方面，自從失去了瑪利亞以後突然一變爲慈愛的王，爲基督徒瑪利亞在巴赫溪薩拉泉水近邊立了一個大理石的十字架，永遠悼吊那遂了非命之死的瑪利亞的亡靈。那是一個

這麼的梗概。

這作品裏面，也還充分地殘留着拜倫的影響。人物性格是非現實的，在紀利的人物上，甚至還有鬧劇的氣分，就中尤以國王紀利專心於宿命的、對已死的瑪利亞的戀愛，那怕是在血戰中也沒有將已經舉起了的劍再打下去的力氣，而瘋子似地迴顧四周，好像給駭壞了似地變了顏色，一會兒又彷彿在囁囁着什麼，時常在熱淚中度日——尤以這些地方爲浪漫主義的絕唱。可是，那耽於物質的動物的生活中的人，一朝由於純潔的精神的愛力而復活的思想，早已是普式庚自身的東西，而不是拜倫的思想了。普式庚在其「批評手記」中記下了萊夫斯基會怎麼地笑這首詩之後，自己寫道：「年青的作家，概是不能描寫情熱的肉體上的動態的。他們的英雄老是一會兒發抖，一會兒大笑，一會兒切齒。這種是鬧劇似地可笑的事。」這是他同時批評自己的話。

在巴赫溪薩拉之泉之前，在一八二一年年底，寫了盜賊兄弟：在這斷片裏，

從本質上說來是一點浪漫諦克的氣分也沒有的。有一個月夜，一羣盜賊在伏爾加河岸鋪着酒宴，那時一個新來者，作着懷舊談。他曾和他弟弟一道幹了多年的強盜，有一次兩人一道被捉去，下了獄，弟弟病在獄中，想起了當年的壞事，尤其是殺死一個老人的事深受良心的責備。後來，兩人破監逃了出來，弟弟又得病，死了；自己便一個子繼續幹着壞事到現在。然而後來一想起弟弟在獄中回憶老人而煩悶的事，便不忍殺老人了。他說着，一邊唏噓地哭着。是一個這麼的故事。這裏引起詩人的興味的，顯然是對於宿在盜賊心中的殘忍性與人間性的心理的及道德的問題。兩個懷着鐵石心腸的勇敢的惡徒，不顧權力和國法而大胆地行事。然而，什麼東西使他們這麼了的？新來者說：「成了孤兒的兄弟倆，連貧寒的窩棚和田地也沒有殘留得。我們在悲哀和憂慮中過活——生活對於我們，並不是椿樂事。我們老早就聽到貧窮的聲音，受到世間的嘲笑。而殘忍的憎惡的煩惱，早使我們心胸鼓動了。」這作品，的確是普式庚藝術的根本特質，人道主義被表現

得最明顯的作品之一。如果要在這心理的速寫裏探求浪漫諦克氣分的痕跡，那就不得不在，對於站在社會圈外的盜賊心理和性情略事誇張了的興味與某種理想化上觀之。

六

普式庚的浪漫主義時代，以有名的吉普西（*Gipsies* 一八二四年）告終。同時，這作品也是他南俄左遷時期中最後的作品。該注意的，便是這浪漫諦克的敘事詩的創作和寫實的歐根·奧涅庚的創作，是同時的（吉普西開手寫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後來立刻就寫奧涅庚最初的兩章）。這時候，普式庚已經脫出其浪漫主義的時期而進到寫實的創作時期了。這一點，也反映在吉普西的性質上。說一句話，這作品乃是由寫實主義的詩人寫出來的浪漫諦克的拜倫風的敘事詩。據說這作品，是普式庚描寫在南俄貝薩拉比亞過漂泊生活的時候，隨着一羣吉普西

在曠野放浪，與他們的變化多端的生活接近時的印象的。有一次，一個吉普西姑娘詹姆菲拉，和一個屢次對人生絕望、懷想着自由天地的俄國青年阿萊訶成了相思之交；她把青年帶到老父那裏去，做了她的丈夫。後來，阿萊訶就處在一羣近於太古的吉普西中間，過着自然的生活；可是他總要想起過去的生活，而常常浸沈在憂愁中。不久，暴慢的復讎心強烈的他，竟連老丈人的忠告也不聽，對詹姆菲拉燃起嫉妬之炎，有一晚看到她在和別的男子幽會，就當場刺死了那一對男女。老人雖然悲痛着愛女的非命之死，却毫不起復讎之念，不過他說，和殺人的入是不能一道過活的，而央求青年退去，故事就在這裏告終。

在這一篇作品裏，吉普西的自由放浪的生活，代替了高加索的山民或伏爾加的盜賊，依然被描寫成文明社會的對照。詩人彷彿中意吉普西的自由的生活態度和純朴的氣質似地，他從最初便忘神於他們天幕生活的光暈。這些自然兒的生活，「是貧弱的，野蠻的，放浪的。可是無論如何總是活潑的，不呆板的。在

他們之間，沒有我們那種死樣的柔弱。沒有單調的奴隸之歌似的安閑生活；阿萊訶這麼說着，在那有名的獨白裏輕蔑文化的桎梏，咀咒「窒息人的都會的束縛」。在都會中，人們「玷辱愛，迫害思想，出賣自由，在偶像前面垂頭，期望着金錢與鐵鍊」。

阿萊訶是這麼地蔑視文化，越過了它的規範，離開了周圍的環境。然而，他依然像一個無所依憑的放逐者似地無論走到那裏總不能安定下來。他和「高加索的俘虜」同樣地，是宿命的情熱的犧牲；而展開在我們眼前的，依然是單調的浪漫諦克的對文明的否定，是後年侮辱地被稱爲「小市民性」的拜倫風的對平凡生活的反抗。至於與阿萊訶對照的吉普西老人，作者却顯然脫出了拜倫的影響而寄同情於純朴的國民性。這一個人物，早已是普式庚的獨創了。

那具現吉普西的「正義」的老人，是和「正義」本身同樣地，描寫得最好的。在原稿上讀了這作品的倍斯脫瑞夫，便歡叫着「這才是普式庚從來所寫的最

出色的最高的藝術」；的確，這作品是大詩人對從來的浪漫主義和拜倫主義的告別之辭。從那不能與寫實的天才相容的浪漫諦克的創作形式和氣分解放出來的普式庚，在這敘事詩的主人公阿萊訶的人物上，毫不容赦地指摘着拜倫主義的假面，這可以在通過老人的口講出來的、對冷酷的利己主義者拜倫風的主人公的嚴正的宣告中看出來——

撇開我們吧，傲慢的男子！

.....

你不是爲道粗糙的運命而出生的，

你祇爲一己而求着自由，

你的聲音，我們聽來是可怕的，

我們是胆怯而善良的，

你是大胆而凶暴的，

撇開我們吧，傲慢的男子！

再見！祝你好！

給那因嫉妬的發作而殺死詹姆菲拉和吉普西青年的阿萊訶的唯一的刑罰，是

爲吉普西夥伴所放逐。老人說——

我們是野蠻的，我們中間沒有法律，

我們既不殺，也不罰，

我們不要血也不要嘆聲，

和殺人者同道過活的事，可是厭惡的！

那是多麼率直，溫良，而慈悲心深厚的態度，不是這才是近乎基督教精神或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發露嗎！如果說和平善良而溫順的牧歌式的民族吉普西，在這一點上多少是被作者理想化了的話，那末，這不是從詩人自己的思想上發出來的，乃是從主人公阿萊訶的對比上迸出來的感情吧。該篇的末節，其本質上顯然是，對未開生活和原始自然的浪漫諦克的理想化的否定，是幻影的破壞。

貧窮的自然的孩子們！

幸福也不在你那裏的，

撕破了的天幕之下，

也棲息着苦痛的夢。

你們的遊牧的篷馬車，

也不能從荒野的不幸中得救。

到處有宿命的情熱，

沒有逃避運命之術。

這時，詩人已經撇開對未開生活和原始自然的憧憬了。一八二三年，他從奧特賽（Odessa）寄給屠格涅夫（文豪屠格涅夫之父）的信中說：「爲要感得歐洲不自由的空氣的價值，就非我這麼地在窒息人的亞細亞幽禁中過三年不可……」由此觀之，就可以明白，「散文的奧特賽」，着實來得中詩人的意。

七

普式庚的敘事詩中，如上述過來的似地，異國情調的高加索和克里米亞、吉普西天幕生活的原始性的質朴和伏爾加山賊的自由奔放的生活，與奴隸之歌似的

單調的文明社會相對立着。而其中心人物，個個有包圍着浪漫諦克的神祕的後光的、謎似的運命的情熱反逆的個性，「高加索的俘虜」，可以說「他把心靈上的動搖隱藏在深的沉默中，什麼變化沒有浮現上他的高額；」這幾句話也可以就旁的人物說的。這種謎似的，不清晰的，影像的人物，都是在拜倫的影響之下寫出來的，其多少帶有拜倫風的主人公的面影，是不能否認的事。但是，一方面，也正如上述似地，隨着普式庚的現實的天才發達，他對這些人物感得不滿足了，於是一邊對他們的性格投以批評的眼光，漸次地克服了自己的拜倫主義。

末了，普式庚之完全脫出拜倫主義，是稍稍後年的事，關於這一點，祇消一讀歐根·奧涅庚的開頭的詩句，或普爾泰伐（*Poltava* 一八二八年）尤其是鮑利斯·郭杜諾夫（*Boris Godunov* 一八二五年）也能明白。到了這時代，那最初會和莎士比亞並稱的拜倫，已經被視為太主觀的偏狹的詩人了。在歐根·奧涅庚裏甚至已看到對拜倫下的批評。「拜倫卿由於任性的游移性，陷於憂鬱的浪漫主

義和絕望的利己主義。」(三章)「世紀反映在拜倫的藝術中。同時代的人們，及其對於耽於不道德的、自愛的、無限空想中的乾涸的靈魂以及空虛的行動所湧起的憤怒的智力，在那裏描寫得相當適切。」(七章)曾經師事拜倫的普式庚，如今這麼地從寫實主義的高峯上對老師的藝術下起批判之箭來了。那是何等可驚的天才的進步！不過，關於這圓熟期的作品，更將另寫他稿以敘述。

(雨 田 譯)

別林斯基論「巴赫奇薩拉伊的水泉」……

動盪的命運，從他和他初次見面到那一剎，他終於在「本質」和「現象」他在他的心靈所引起
的，連他自己都不瞭解的感傷，這沒有把他作為「一個人」，那麼，至少他會而的「現象」
死去，而他已經不再是一個「真」的「精神」人。因此，本詩的「思想」——由於中學高
級班「一顆野果」的公案而引發——如果不是從「和」的「法」——這是多麼「偉大」的「學
科」的「思想」！

普式庚之死

俄國 M·列爾孟託夫作

啊，復仇，神聖的復仇，偉大的沙皇！

我匍匐在你的腳下求你，

公平地審判殺人犯的罪愆，

將他的命運，向將來的後世，

宣示你的公平，

使人人能夠以此作則。

（自某悲劇）

毀滅了，倒下了光榮之子，

這受了一世的誹謗的詩人，

低低地垂下了頭，

胸前的鉛子，復仇的心。

這偉大的靈魂不能忍受

那些奸險卑污的羣小；

他來到世間，唱着鞭筆似的字句，

於是，他一無所察地毀了。

一切的哀哭都無所謂，

以及一切弔慰的語言：

總不能在死後重生了，

無論讚美，無論含淚的吶喊。

迫害他的不是你們●嗎，

迫害這自由的火炬的天才，

你們不惜結巴地說着世界的大謊，

只爲了喚起激烈的虐待？

你們勝利了！如願以償

他終於中了惡意的利箭，

你們將無比的天才熄滅，

凋謝了，他的華麗的冠冕。——

……他的手指按着了鎗機●，

● 貴人們——原譯者

● 普式庚在央圖中爲 Dante 所殺，這裏所說的是那殺人者。——原譯者

哪，到了這致命的時候；

他的虛榮的心只靜靜地跳動，

殺人的手也並不顫抖。——

他同了一大羣的探險者，

到了這外國的地方，

來獵取「綬上的十字」●；

他像許多的世人一樣，

從命運裏救出了自己；——

他嘲笑著異國的語文，風尚，

他輕蔑着我們的光榮，

他了解那樣的心情，

● 卽動章。——原譯者

他用了罪惡的手殺死。

凶殘的墳墓將詩人奪去，

正如那忠誠的格特人●，

他以奇美的詩句歌唱着的，——

却做了無聲的妬火的犧牲，——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苦難之中，

爲了什麼，他脫離了真誠的友愛。

轉身到這毒蛇的妬嫉的，

心和愛的迫害者的世界？

● Cete 人，即 Vladimir Lenski 普式庚的長詩 Eugene Onegin 中的英雄之一。——原

譯者

爲了什麼，和他們一起友愛的生活？

爲了什麼，他竟相信諂媚和虛言，——

他，在年青時就已很解人了？

這毀謗者的一羣編成了荊冠，

裝飾着桂葉，代替了他的

樸素的冠冕，帶在他的頭上；

可是荊棘的銳利的尖刺，

狠狠地將他的前額刺傷。

在最後的一刻，才顯出了

那些僞善的伊爾陀們^①的惡意，——

他死去了，復仇之念未完成，

① Irdo 是 Noo 的次子，爲沒有教養的野蠻的象徵。——原譯者

他的心就忽然地靜止。

他的頌歌不再歡唱了，

普天之下沒有了那聲音，——

歌人在避難的墳墓中住着，

他的嘴上已加上了封印。

你們，那些慣於作惡爲非的

先人的虛榮的後裔；

你們，奴隸們，一脚踢開了

被損害的一族●的權利；

你們，自由，光榮，天才的迫害者，

● 一族，世界語譯文作「貴人們」，惟由譯者加註「原文爲家族」，今據以更正。

貪污的一羣，站在國王的周圍；——

在你們之前，一切都得靜下，

你們躲避在保護你們的法律之內！

但是，罪惡之子啊！有最高的審判，

上帝等待着那審判的時光！

你們不能再用錢賄賂他——了，

他見到了一切的行爲，一切的思想；——

毀謗的扯謊不中什麼用了，

也不中用了，你們的懇求和禱告，

也不能用了你們的黑血，

將這詩人的神聖的血跡洗掉。

波希米人

一羣嘈雜的波希米人到卑沙納比 (Bessarabie) 去流浪；這天在河岸上豎着他們破裂的帳篷。像獨立一般可愛的是他們的夜晚；人們在美麗的星空下是睡得怎樣酣暢啊！在那些車輪中間，甴塊後面，我們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那些流浪人在火旁預備晚餐。馬匹在草地上隨意地嚼吃着。一隻養馴了的熊在一座帳篷旁邊找着牠的宿處。一切都在荒野中活動着；他們明天見亮便得動身，每人都在快活地從事準備。女人們歌唱着，孩子們叫喊着，鐵椎的聲音響澈了原野。但一會兒，睡眠的沉默便舒展在這流浪之羣上面，現在祇有犬的嗥鳴和馬的嘶叫來擾亂草原的寧靜。一切都休息了，他們的火已熄滅，祇有月亮輝耀在遙遠的天空，向那些睡着的流浪人身上傾瀉它的光明。

在一座孤寂的帳篷裏，一個老頭子還沒有睡。他坐在幾塊燒殘的煤炭前面，一面掬取着快要消去的暖熱，一面瞧着那被夜霧籠罩着的平原。他的女兒到那荒漠的原野亂跑去了。無掛無礙的孩子，她祇知道任性胡鬧。她會回來的……可是現在夜色已深，月亮一會兒便會消失在天末的浮雲後面。臧慧納還_不回來，而老頭子的貧薄的晚餐因為等她已經等冷了。

但她來了。在她身後，在那草原上，跟來了一個年輕男子；他是那波希米人從沒見過的：

「父親，」那少女說，「我帶來了一個客人。我在那墳墓後面，在那荒僻地方遇見了他，我把他帶到這裏來過夜。他想變成像我們一樣的波希米人。他犯了法，被人緝捕着，但他可以在我身上得着一個良好的伴侶。他名叫亞勒科；他會到處跟隨着我的。」

老頭子：「好的；留在我們的帳篷裏過夜罷，祇要你願意，再住下去也可

以。藏身的地方和麵包，我們可以大家分用的。就加入我們一夥罷。你會習慣於我們的風習，我們的飄流的生活，我們的艱苦，我們的自由。明天黎明，同一部車子會把我們三個人一同載走。選定一樣職業罷；打鐵或是牽着熊沿村歌唱。」

亞勒科：「我會留着和你們一塊的。」

臧慧納：「他是我的，誰能把他從我手裏搶去呢？可是時候不早了。嬌嫩的月亮已經消失不見了。濃霧蓋住了原野，我的兩眼禁不住要自己合上來了。」

天亮了。老頭兒繞着一個靜寂的帳篷慢慢地踱着：

「起來罷，臧慧納，太陽已經出來了！醒來罷，客人，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孩子們，離去懶惰的床罷。」

那些流浪人立刻大聲地散佈開來。大家收拾帳篷，車子都預備好動身了。一切都同時搖動起來。現在車子已經由荒涼的平原出發了。許多驢子載着一些放在籃子裏玩着的孩子開步前進。後面跟隨着丈夫、兄弟、婦人、女兒、小的和老

的。好多的叫聲！好大的騷動啊！在那反響唱着的波希米的歌聲裏，混着那焦躁地嚙着練條的熊的怒鳴。那些紅紅綠綠的襪襪是怎樣混雜耀眼啊！犬兒對着轟轟響着的風笛咆哮，同時車輪都在砂礫上發出軋音。雜沓、卑賤、粗野！但這一切却那樣充滿着生命和動作！滾罷，我們那像死一般的，沒有活力的柔懦的性格！滾罷，我們那像奴隸的歌曲一般單調的，冷漠的頹唐的精神！

青年男子以一種沒有勇氣的眼光向荒涼的平原看了一下。他不敢把那悲戚的原因向他自己告白。然而，臧慧納，那有兩顆黑色眸子的美人，在他身邊。現在，他是自由着的，並且世界展開在他的眼前。燦爛的太陽像已臨到正午似的在他的頭上輝煌的照着。爲什麼那青年的心會在他的胸中微慄起來呢？什麼祕密的憂煩在使他苦惱着呢？

「上帝的小鳥是既不知道憂愁也不知道工作的。牠爲什麼要費盡氣力來編造

一隻堅固而且持久的眠床呢。夜是悠長的，但一根細小的樹枝就夠牠安睡。太陽壯麗地湧出來，小鳥聽到上帝的聲音，便搖着牠的羽毛，唱着牠的歌曲。

「當萬物繁榮的春天逝去後，夏天便挾着炎熱蒞臨；隨後便來了那帶到了霧和冷的秋天。可憐的人類啊，悲戚的人類啊！小鳥便飛向那些遙遠的國土，溫暖的地帶，碧海的波岸，直到春天才回。」

那沒有定居的逐客，他像無憂無慮的小鳥一樣。他絕沒有固定的住處，也沒有什麼慣習。在他，一切都是路，他隨處可以得到一個過夜的藏身處。黎明使他醒來，他一天的光陰全聽上帝支配，生活的工作不會擾亂他心裏那種漠然的寧靜。有時光榮的幻惑好像一顆遙遠的星子一樣在他眼前閃爍；有時他也回憶起奢華與逸樂。雷聲常在他那和人事相隔的頭上隆隆響着，但他在暴風雨底下，猶如在清朗的天空底下一樣可以陶然入睡。亞勒科是這樣生活着，忘記了盲目的命運的戲弄。從前，偉大的上帝！多少熱情玩弄着這溫和的靈魂！它們是怎樣在這愁

悶的心中沸騰着！但它們多時以來便把他拋棄了……是永遠把他拋棄了嗎？有天它們還會憶起他來嗎？——讓他等着罷！

臧慧納：「朋友，告訴我，你不惋惜你所永遠離去的東西嗎？」

亞勒科：「我離去了什麼呢？」

臧慧納：「你知道……一個家族，那些城市……」

亞勒科：「我，惋惜！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能想像到這些使人窒息的都市裏的奴隸的境遇啊！在那裏，人們是被包圍着，堆積着，從來不能呼吸早晨的新鮮空氣，也不能聞着牧場的春天的芳香。他們以爲愛是可恥的。愛的念頭……他們把愛的念頭趕得遠遠的。他們把自己的自由作爲商品。他們匍匐在偶像的腳下，向偶像乞求金錢和鎖練。我離去了什麼呢？無恥的背叛，沒法挽救的偏見，羣衆的沒有理性的怨恨，或是那種崇高而又堂皇的恥辱。」

臧慧納：「但在那裏可以看到巍峨的宮殿，五光十色的氈毯，種種遊戲，種

種熱鬧的聚會……還有女人的衣裳，那些衣裳是怎樣富麗啊！！

亞勒科：「城市的快樂，空虛的聲響啊；那兒沒有愛，沒有真的快樂。那兒的女人們……啊！你是怎樣地勝過她們！你既用不着她們那種豪華的裝飾，也用不着她們的珍珠和她們的項圈。你不會欺負我，我的朋友……永遠不會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你共享着愛情、和平、和自願的流放。」

老頭子：「你愛我們，你，雖是生在富貴人家；可是那曾經享受過奢侈的樂趣的人是不容易習慣於自由的。我們裏面流傳着一個故事。有一天，在這地方，跑來了一個被國王放逐出來的南方人。以前，我知道他那奇怪的名字，但現在忘記了。他年紀雖然老了，但還有着熱誠向善的青年的心。他對歌曲一道有着天賦的才能。他的喉音像水聲一般清脆。大家都喜愛他。他住在多瑙河邊，他對於誰都沒有害處，他以一些故事使得老少歡欣。他什麼都不理會，他像小孩子一般靦覷、懦弱，必須一些陌生人把獵獲物或在他們的網裏拿出一些魚來送給他，他才

能生活；而當那湍急的河流結上冰的時候，當刮着凜冽的朔風的時候，他們還用暖和的羊毛給這純潔的老人備下一隻溫軟的眠床。可是，他，他是永遠不能習慣於這種艱苦的生活的。他現得蒼白、消瘦。他說一位神祇因為他的某個過錯還在繼續對他發怒。他始終期待着，而神的解救却不到來。他徬徨在多瑙河岸，不斷地發出悲歎，他回憶起他的遙遠的祖國，他便流下傷心的眼淚。末了，當他臨危的時候，他還叫人把他的骨頭送回南方，他以為雖是死了，他的骨頭也不能在流放的地方得着安息的。」

亞勒科：「這就是你的孩子們的命運啦，啊，羅馬！啊，世界的君主！愛情的歌人，神祇的歌人啊，請告訴我什麼是光榮？一個從墳墓裏發出來的回聲，一個讚美的叫喊，一種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流言，或是那在一座烟燻的茅屋裏，由一個粗野的波希米人述說的故事呢？」

兩年過去了，他老是做著快樂的飄泊的浪人；他到處都像不久以前一樣得着平和與歡待。亞勒科擺脫了文明的鎖練：像他的主人們一樣自由，沒有憂慮，沒有惋惜，他安住在他們的帳篷裏。他沒有改變；他的朋友們也都一樣。他忘記了以前的生活，採用了波希米人的風習。他像他們一樣，喜歡住在帳篷裏面；他欣賞着他們那種終日閑惰的妙味；他連他們那語彙貧乏、發音響朗的語言都愛了。從樹林的巢穴裏逃出來的熊，成了他那帳篷裏穿著最暖的客人。在村莊中，在那穿過草原通到莫爾達威 (Moldavie) 首都去的路上，熊在一羣謹慎的人中笨重地跳舞着。牠怒鳴，焦躁地嚙着牠的練子。老頭子倚在他的旅行拐棒上，懶洋洋地用鼓給牠打着拍子。亞勒科一面唱着歌，一面指揮着熊。臧慧納在村民前面巡行，收集他們自願拿出的布施。黑夜到來了；三個人便一齊煮着他們自己不會動手收割的穀物。老頭子睡了，火熄了；一切都休息了，在他們的帳篷裏，全都安靜。

老頭子在春天的太陽底下烘着他那已經麻木的骨頭；他的女兒在一隻搖籃旁邊唱着一首情歌；亞勒科聽着那歌臉孔便現得蒼白起來。

臧慧納：「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是不屈不撓的，我既不怕刀，也不怕火。我恨你，我瞧不起你，我愛着另一個人；我死都愛他。」

亞勒科：「算了罷。這首歌我聽着頭痛。我不喜歡這種粗野的歌曲。」

臧慧納：「這不合你的口味嗎？有什麼相干呢！我是唱給我自己聽的。」

（她唱道：）

「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什麼都不會說；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你不會知道他的名字的。」

「他比春天還新鮮，比夏天還熱烈；他是怎樣年青而又勇敢啊！他是怎樣愛我啊。」

「當你晚上睡了的時候，我是怎樣撫弄他啊！我們兩人是怎樣一齊嘲笑你的白髮啊！」

亞勒科：「住嘴罷，臧慧納！我聽夠了。」

臧慧納：「啊！你以為這歌是指着你說的嗎？」

亞勒科：「臧慧納！」

臧慧納：「你如果要生氣儘管生氣好了……不錯，這歌我是唱給你聽的。」

（她重覆唱着那歌跑出來了。）

老頭子：「對啦，我記起這事來了。這歌是人家在我那時代做的；大家都覺得這歌有趣，大家都唱着這歌使人發笑。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我們野宿在卡略兒

(Kagoul) 草原上的時候，我那可憐的瑪約拉一面唱着這歌，一面在火旁搖着她的女兒。過去了的年份，在我心裏是一時一刻地變得模糊起來。這首歌竟潛入我的記憶裏，再不出來了。」

一切都寂靜無聲。時候已經很晚。月亮在南方蔚藍的天空輝耀着；臧慧納把老頭子叫醒。

「父親！亞勒科真怕人。聽啦。他在深沉的睡眠裏歎息着，嗚咽着。」

老頭子：「不要動他。不要弄出聲響。你曉得俄國人的話嗎？半晚時候，相熟的亡靈要來絞勒睡着的人的咽喉。黎明以前，它便會逃走的。你留在我的身旁罷。」

臧慧納：「父親，他在說話，他喊着臧慧納。」

老頭子：「他做夢都在找你。在他，你是比生命還要寶貴的。」

臧慧納：「他的愛情使我難受。我討厭他。我的心再想得着自由，並且已經……但，不要響，聽啦，他說着另一個名字。」

老頭子：「什麼名字？」

臧慧納：「聽啦，怎樣痛苦的喘息啊！他磨着牙齒……他使我害怕。我去把他弄醒。」

老頭子：「你會白費氣力的。不要去驚擾夜裏的亡靈罷。它自己會走的。」

臧慧納：「他轉動着，他掙了起來，他喊着，看啦，他醒了。我到他那兒去。再會。你睡罷。」

亞勒科：「你到那裏去了？」

臧慧納：「我在我父親身旁坐着。剛才一個亡靈纏擾着你。你的靈魂在夢中感受痛苦。你使得我害怕。你喘息着，你磨着牙齒，隨後你喊着。」

亞勒科：「我夢見了你。我覺得我們兩人中間……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臧慧納：「這些夢都是虛誕的。不要相信它們罷。」

亞勒科：「啊！我什麼都不相信，既不相信夢，也不相信甜蜜的誓言，甚至也不相信你的心了。」

老頭子：「無知的少年啊，你爲什麼老是嘆氣呢？這裏人是自由的，天是清朗的，女人都誇炫着她們的美貌。不要哭罷。悲哀會把你毀壞的。」

亞勒科：「父親！她不愛我了！」

老頭子：「你想得寬點罷，朋友。這是一個孩子。你的憂鬱是沒有道理的。愛，在你是煩悶和痛苦。愛，在女人的心裏是一種遊戲。看啦：月亮在那蒼穹底下自由地徘徊着。它輪流地向萬物傾瀉着它的光明。它瞥見一團雲：它突然照亮它，使它輝耀起來；但現在它又照到另一團雲上去了，在那團雲上它也不會停留

好久的。誰能給它在天上指定一塊地方呢？誰能對它說：『留在那兒』呢？誰能對一顆少女的心說：『祇能有一度愛，永遠不能改變』呢？……你想得寬點了嗎？」

亞勒科：「她從前是怎樣愛我啊！當我們停留在草原中間時，她會怎樣溫柔地靠緊着我啊！那時晚上的時間是過得怎樣迅速啊！她像小孩子一般快樂，祇要她在我身邊說一句話，祇要她給我一個醉人的吻，她便把我的憂鬱逐走了。不貞的威慧納啊！……她不再愛我了！……」

老頭子：「聽啦；我把我自己的一個故事講給你聽罷。好久以前，當莫斯科 威特 (Moscovite) 還沒威震多瑙河的時候——你看，我提起一些古老的不开的事，——那時我們聽着土耳其皇帝的名字便戰慄起來；一個土耳其總督 (Pacha) 從亞凱門 (Akerman) 的望塔上面統制着布哲克 (Boudjak)。我那時年紀正輕，心裏充滿着快樂，而我頭上濃密的髮辮裏還沒有一莖白毛。在我們那些美麗的女

孩兒裏面，有一個……她多時便成了我的希望的對象。末了，她成了我的人。啊！我的青年像飛跑着的星子一般消逝着，但在你看來，那愛的時期是過得更快的。瑪約拉祇愛了我一年。

「有一次，我們在卡略爾河附近遇着一羣不相識的流浪人。他們也是波希米人。他們在山麓靠近我們的地方豎着帳篷。我們一同野宿了兩晚。他們第三晚動了身：瑪約拉和他們一同走了……我安靜地睡着。天亮了：我醒過來了。她不在我身邊了。我尋覓着，我叫喊着：但連蹤跡都沒有了。小威慧納哭着；我呢，我也哭着……」

「從這天起，世界上所有的女孩子對於我都不發生絲毫影響。我的眼光從沒有在她們中間找尋過伴侶，我祇是獨個兒消受着我的孤寂的閒暇。」

亞勒科：「你爲什麼不立刻跟着那賤貨的蹤跡把她追上呢？你爲什麼沒有把你的刀子插進那拐子和那不貞的女人的胸膛呢？」

老頭子：「爲什麼？難道青春不比鳥雀更加不受拘束嗎？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愛情呢？能夠阻止那輪流地委身給每個人的快樂呢？過去的是不會再來的。」

亞勒科：「我的性情可不然。我不會輕易放棄我的權利的，至少我得嘗嘗報復的樂趣，不！我會在海岸上，在一個無底的深淵旁邊，尋着我那熟睡着的敵人，如果我不用腳把他踢下萬丈深壑，那我才該詛咒呢！他會措手不及地被我投在水中，當他醒時，我會拚命辱罵他，我會享樂着他的臨死的苦悶，他那跌落下去的聲音會長久地在我耳裏響着，這會成爲使我快樂，陶醉的回憶。」

一個波希米青年：「再給我一個接吻，單單一個！」

臧慧納：「再會罷！我的丈夫是嫉妬而又兇惡的。」

波希米青年：「祇要一個接吻，但一個更長的，一個臨別的……」

臧慧納：「一個臨別的？我恐怕他會跑來……」

波希米青年：「告訴我，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到？」

臧慧納：「今晚；當月亮落下去的時候。在那邊，在那墳墓近邊。」

波希米青年：「說謊的東西；你不會來的。」

臧慧納：「快跑罷，朋友。我的丈夫來了！我今晚會來的。」

亞勒科睡着；一種不安的幻影纏擾着他。他叫喊着醒轉來了。這嫉妬漢把手臂伸開，但他那怕人的手祇抓着一條冰冷的被窩。他的伴侶已不在他的身邊。他戰抖着站了起來。一切都 very 平靜。他起着寒慄，他冷得發顫，他又像被火燒着一樣。他走出帳篷，面無人色的繞着一些車子尋找。什麼聲音都沒有；四野寂然。月光沉沒在霧裏，黑暗籠罩着大地。在戰慄的星光下，他在露水上找着一些足印。這些足印一直向墳墓那面蜿蜒着。他連忙循着這些不吉的足印跑去。現在那白色的墳墓聳立在小路的邊上了。一種兇惡的預感擾亂着他，他搖搖欲倒地走

着。他的嘴唇發抖，他的兩膝彎了起來：他向前走去，於是……難道這是一個夢嗎？那裏有兩個人影，就在他的近邊，並且他聽到那被污瀆的墳上有人低聲說話。

第一個聲音：「是時候了。」

第二個聲音：「再睡一會兒……」

第一個聲音：「應該走了，朋友，分開來罷。」

第二個聽音：「不，不，要留到天明。」

第一個聲音：「時候在催促我們。」

第二個聲音：「怎樣靦覷的情人啊！再一刻功夫！」

第一個聲音：「你會害我弄出事情來的！」

第二個聲音：「再一會兒。」

第一個聲音：「如果我丈夫醒來不看見我怎樣呢？……」

亞勒科：「他已經醒來了。你們往那裏跑？給我一齊留着罷。你們站在那裏了嗎？對啦那裏，在這墳墓上。」

臧慧納：「朋友，逃罷，快逃罷！」

亞勒科：「不要動！你到那裏去，漂亮的情郎！看啦。」

臧慧納：「亞勒科！」

波希米青年：「我死了！」

臧慧納：「亞勒科！不要殺他！但你滿身是血！你幹下了什麼？」

亞勒科：「沒有什麼。這時你去呼吸他的愛情罷。」

臧慧納：「那好，我不怕你！我看不起你的威脅。殺人犯，我詛咒你。」

亞勒科（用刀砍她）：「那麼你也死罷！」

臧慧納：「我死都愛他。」

東方給最初出來的陽光照亮了。在那墳頭，亞勒科滿身是血，手裏握着刀子，坐在墓石上。他的脚下伏着兩個死屍。那兇犯的面容可怕極了。一羣吃驚着的波希米人包圍着他。他們就在那墳頭，在他的腳前，掘下了一個墓穴。婦人們一個一個地走上去吻着死者的眼睛。臧慧納的父親，那老頭子，一聲不響的呆呆的坐在那裏，兩眼瞧着他那被殺的女兒。大家把死屍抬起，於是這一對青年男女被安埋在冰冷的土中。亞勒科遠遠地瞧着他們，當最後一撮土投上墓穴時，他一言不發的從石頭上溜下來倒在草地上。

於是老頭子說道：

「遠遠的離開我們罷，驕傲的人！我們是一些沒有王法的野人。我們裏面沒有劊子手，沒有刑罰；我們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淚。可是我們不能和一個殺人犯一塊兒生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一個人去生活。你的聲音會使我們害怕。我們是一些怯懦而又溫和的人；你呢，你殘酷而又勇敢。讓我們分開來

罷。別了；祝你平安！」

於是所有的流浪人都喧擾地立起來，急忙離去那不吉的野宿處。一會兒，全都消失在草原的遠處了。祇有一部車子，覆着一塊破氈，留在平原的後方。

這正像當冬天快來的時候，我們在最初降落的霧氣前面，看到一羣誤了時候的，大聲叫着向南方飛去的野鶴一樣。其中的一隻被一顆兇惡的彈丸打中了，單獨留下來，在地上拽着牠那受傷的翅膀。

天黑了。在那被拋下來的車前，這晚沒有閃動一點火光；在車子的篷幕下，沒有任何人睡到天明。

結 論

這樣，由於詩的力量，那些在快樂或煩悶中消磨了的時日的幻影，又在我模糊的記憶裏復活了。在這些地方，曾經多時，多時響着鞞鼓的聲音。那兒，俄國

人在斯湯堡 (Stamboul) 劃下了一條疆界，那兒，我們那雙頭的老鷹至今還可聽到牠過去的光榮。我就在那兒，在草原的中間，在一些崩毀的戰壕裏，過着那些平和的、寶愛自由的孩兒，那些波希米人的車子。

可是，連你們裏面，連你們這些可憐的自然的孩子裏面，也都沒有幸福存在，在你們那些破爛的帳篷底下，有些夢卽是刑罰。流浪的人們啊，連荒野都沒有地方能夠躲避痛苦和罪惡。隨處都是情慾，隨處都是殘酷的命運。

(黎烈文譯)

鏟形的皇后

—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常是聚到一起；

這時候就賭錢——

願上帝饒恕他們！

賭的數目是從五十

到一百元；

贏了：

用粉筆記下來；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就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近衛騎兵納魯冒夫那裏打紙牌。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到早晨五點鐘纔坐下去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吞嚼着；其餘的人們却失神地坐在空椅子前面。但等香檳酒一拿上來，談話就活潑了，所有的人也都參加進來了。

「你怎麼樣，蘇林？」主人問。

「輸了，同平常一樣。應該承認，我是背時的：我玩得很正經，什麼時候也不激怒。怎樣也不能使我錯亂，可總是輸！」

「你一次也沒有被誘惑過嗎？你一次也沒有下過注嗎？……你底剛強真使我

驚異。」

「你是問葛爾曼吧！」一個客人說，指着一個年青的工兵：「他生來不會在手裏拿過牌，他生來更不會數過牌點，然而他陪伴我們坐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我十分喜歡這種遊戲」，葛爾曼說：「但是我不能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

「葛爾曼是德國人，他是儉約的——就是這個原故！」托木斯基說。「如果有誰我還不能瞭解，那就是我底祖母，安娜·費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麼？什麼？」客人們喊。

「我不明白，」托木斯基繼續說：「因為什麼我底祖母現在不打牌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納魯冒夫說：「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打牌了？」

「那麼關於她你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哦，請聽着吧！應該知道，我底祖母，在六十年前，到巴黎去過，並且在那裏出了大風頭。人們都跑到她那裏去，想看一看 *Venus Moscovite*；里涉里耶熱戀着她，祖母却不曾動搖，他幾乎因為她底殘酷而自殺。在那個時候婦女們都玩『法老』。有一次她在宮裏賭輸了，欠了奧爾涼斯基公爵許多錢。祖母回到家裏，一邊從臉上解去面網，脫下用鯨魚骨撐開的裙子，一邊把自己輸錢的事告訴了祖父，叫他償還。死去的祖父，我記得，從前是祖母底管事人。他怕她好像怕火；但是聽見了這樣驚人的輸賬，他忍耐不住了，他拿出了賬目，告訴她，在半年之內他們已經花了五十萬，不論在巴黎，在莫斯科，在沙拉透福斯克村他

① 「莫斯科美人」。

② 一種賭博用的骨牌名稱。

③ 十六七世紀貴族婦女穿的下部蓬大的裙子。

們都沒有資產了，絕對拒絕替她還錢。祖母打了她一個嘴巴就一個人躺下睡覺了。在第二天她吩咐人找丈夫來，想用家庭的法律壓服他，但是祖父仍舊強硬不屈。在平生她第一次同他發生爭吵和辯論；後來她想只好勸他，又謙遜地解釋說，債務和債務不同，公爵和馬車廠之間是有分別的。『什麼！』祖母反駁了，『不要那麼想！』祖母可不知應該怎麼辦了。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同她是親密的朋友。你們總聽說過沈·熱耳民伯爵，和一些談到他底許多奇異的事情吧。你們知道，他自命為長生的猶太人，生命延壽丹和點金石底發明者，等等。有些人嘲笑他，好像嘲笑一個侏儒，卡札諾瓦在自己的日記裏說他是個間諜；但是沈·熱耳民，雖然來歷不明，却有一幅可敬的外表，在社交場中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到現在祖母還傾心地愛他，如果有人以輕蔑的態度講他，她就會生氣。祖母知道，沈·熱耳民能夠籌措很多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

● 係指欠公爵的債和馬車廠的債。

急速到她那裏來。老滑頭立刻來了，看見她正處於非常的痛苦中。她用極黑的顏色●對他描畫了丈夫底野蠻，最後，說，希望看在友誼面上，得到他底幫助。沈●熱耳民想了一下。『我可以替你償付這個數目，』他說：『不過我知道，當你沒有還清借我的錢的時候，你不會心安的，我不願看見你再受一種新的苦惱。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撈回來。』

「『但是：親愛的伯爵，』祖母答：『我告訴你，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

「『這裏用不着錢』，沈●熱耳民說：『請你聽我講』。

「於他對她公開了這個秘訣。這個秘訣我們誰也買不起的呀……」

年青的賭徒們加倍了注意。托木斯基吸了幾口煙，舒展一回，接着說：

「在那天晚上祖母就到維爾沙●去了，Au Jeu de la Reine●。公爵與爾涼

● 用極不堪的話。

● 大約是宮庭或府第底名稱。 ● 「打皇后牌」。

斯基作莊；祖母編造一個小小的謊，低聲向公爵說沒有把自己的欠款帶來，就坐在他對面賭起來了。她檢出三張紙牌，把它們一張挨一張放下：三張紙牌都贏了，祖母把輸的錢完全撈回來了。」

「機會呀！」一個客人說。

「故事呀！」葛爾曼說。

「也許，是假牌哩！」第三個說。

「我不那麼想，」托木斯基鄭重地答。

「怎麼！」納魯冒夫說：「你有一個祖母，她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牌，而你到此刻還沒有從她學到這種奧妙？」

「那有什麼法子呢！」托木斯基答。「她有四個兒子，我底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四個人都是失望的賭徒，她却不曾對一個人公開自己底秘訣，雖然這對於他們，以至對於我不算一件無益的事情。然而我底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對我

千真萬確地說過。死去的恰卜黎斯基，這人，浪費過百萬金錢，後來死在貧窮裏，在年青時代有一次輸了大約三十萬——記得是輸給左李契。他絕望了。祖母，她一向對少年人底放浪是極厭惡的，但這一次她憐恤了恰卜黎斯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一張挨一張放下，並且取得他底誓言，以後永遠不再賭博。恰卜黎斯基去到他底戰勝者那裏：他們又坐下賭起來了。恰卜黎斯基在第一張牌上放了五萬，贏了，又折到第二張，第三張，都贏了——撈回本錢之外還有餘剩……」

「可是，到睡覺的時候啦，六點鐘已經祇差一刻了。」

其實，已經天亮了，年青的人們喝乾了自己底杯子，就都散去了。

二

「先生好像是很喜歡女僕們呢。」

「可不是嗎，太太？」

因為她們都是很漂亮的啊。」

——俗語——

老伯爵夫人×××坐在自己底梳妝室裏的大鏡子前面。三個女僕圍繞着她。一個拿着胭脂盒，另一個拿着髮針盒，第三個拿着一頂配着火紅色帶子的高帽。伯爵夫人在她底早已枯萎的美色上有一點可以講究的了。但她還保持着一切自己年青時代底習慣，嚴格地模倣着七十年前的形式，穿衣服也還是那麼認真，費的時間也還是那麼長久，和七十年前一樣。靠窗戶，在刺繡架後面，坐着一個姑娘，那是她底養女。

「您好，Grand' Maman」^①。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了進來，說。「Bonjour，

①「祖母」。舊俄國的貴族講究能說純正的法文。和自己人對話，也時常靡進幾句，猶如現在的高等華人非講英文不可。

Mademoiselle Lise Grand' Maman^①。我來求您一件事。」

「什麼事，Paul^②。」

「請允許把我底一個朋友介紹給您，在星期五的跳舞會上我帶他來見您。」

「好，你一直帶他到跳舞會上，那時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去過！有趣得很，他們跳舞到五點鐘纔停止。耶列茨卡雅真是漂亮呀！」

「可是？我底親愛的，她是怎樣的漂亮？也像她底祖母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一樣嗎？……實在，我想，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她已經很老了
吧？」

「怎麼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答：「她死了七年啦。」

● 「你好，麗絲姑娘，祖母。」

● 「保羅」。托木斯基底小名。

姑娘抬起頭來，對年青人作了一個暗示。他想起了，他們對老伯爵夫人是隱瞞住她底同年女友底死亡的，趕緊咬住了自己底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却極其冷淡地聽了這對於她還是新的消息。

「死了嗎！」她說：「我可是不知道！我們一起受命女官的職位，當我們覲見時，女皇……」

伯爵夫人把自己底逸事對孫子講過一百次了。

「噢，Paul，」隨後她說：「現在扶我起來吧。李占卡●，我底鼻烟壺在那裏？」

伯爵夫人同着自己底女僕，走到圍屏後面去化裝。托木斯基和姑娘留下了。

「您要介紹的人是誰？」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低聲地問。

「納魯冒夫，您知道他嗎？」

● 養女底全名是麗絲·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卡是李占未塔之愛稱。

「不，他是軍職的還是文職的？」

「軍職的。」

「工兵嗎？」

「不！騎兵。爲什麼您想他是一個工兵？」

姑娘笑了，一句話沒有回答。

「Paul！」伯爵夫人從圍屏後面叫：「給我找一本什麼新的小說，但請不要找那種現代的。」

「這是怎樣的小說，Grard' Maman。」

「就是這樣的小說，裏面的英雄不要謀害父親和母親，裏面不要有淹死的屍體。我最害怕那淹死的人。」

「那類的小說現在沒有了。您不要一本俄國的嗎？」

「難道有俄國的小說嗎？……你拿來吧，天哪，你拿來吧！」

「再見，祖母，我就找來……再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爲什麼您想納魯冒夫是一個工兵。」

托木斯基從化妝室走出來了。

剩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個人了；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很快地在大街對面，從一所四方形的房子後面出現一個年青的軍官。暈紅蓋滿了她底兩頰；她又拿起手工，低頭到描了花樣的布上。伯爵夫人在這時候走出來，完全穿整齊出來了。

「李占卡，」她說：「吩咐套上馬車，我們要出外遊玩去。」

李占卡從刺繡架後面站起來，收拾着自己的手工。

「你怎麼的，我底媽媽！是聾了嗎？」伯爵夫人喊。「快點去告訴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答，跑到外屋去了。

僕人走進來，遞上一本由泊夫爾·亞力山大微奇侯爵那裏送來的書。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占卡，李占卡，你又跑到那裏去了？」

「穿衣服。」

「來得及呀，小媽媽。到這裏坐着。翻閱第一卷，大聲地念……」

姑娘拿起書，讀了幾行。

「再大聲些！」伯爵夫人說：「你怎麼了，我底媽媽；嗓子啞了嗎？……等一等……把腳襪挪給我；近一些啾！……」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又讀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了。……

「扔了這書」，她說：「都是蠢話！把它送還泊爾侯爵，叫謝一謝……馬車怎麼樣了？……」

「馬車預備好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朝街上望了望。

「你怎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常常都得等着你，小媽媽，這真討厭啊！」

麗絲跑到自己底房裏。沒有兩分鐘，伯爵夫人開始用全部力量搖起鈴子。三個女僕從一道門跑進來。一個男僕從另一道門跑進來。

「你們沒有聽見我呼喚嗎？」伯爵夫人說：「告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我在等着她呢。」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出來了。

「可完了，我底媽媽！」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裝束！這爲了什麼。……去誘惑誰嗎？……天氣怎樣？似乎，有風吧？」

「一點風沒有，夫人！天氣很清靜的！」男僕答。

「你說話總是沒有分寸！打開那風窗子！看吧：有風！好涼！卸了車吧！李占卡，我們不去了：不用穿衣服了。」

「這就是我底生活！」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裏想。

「實際，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但丁說過：別人底面包

是苦的，別人底簷下的台階是難登的。誰又能知道這顯貴的老太太底養女所受到的依賴生活的痛苦呢？×××伯爵夫人，當然，並沒有壞心腸，但她有一種個性；她正像受了社會抬舉，在無情的利己主義裏浸染過來那樣的女人，也正像單愛自己底時代而異視現代的那樣衰老人物。她參加上級社會底一切無益的應酬；走進跳舞會裏，擦了脂粉，穿着古式的衣服，坐在屋角裏，彷彿跳舞廳裏一件奇特而必需的裝飾品。來到這裏的客人她都走向她面前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好像執行法定的儀式，以後就誰都不看她一眼了。有時她在家裏邀請全城的名人，遵照着嚴格的禮法，但是她認不出任何人底面孔。她底許多的僕婢，都養得肥肥胖胖的坐在她底前室裏和傭人房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互相搶着偷竊半死的老太太底東西。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家裏的殉道者。她因為倒茶多費用一塊糖，就要受到譴責；她高聲地讀小說——凡是著者底錯誤，全是她底過失；她陪伴伯爵夫人出外遊逛——遇着天氣和道路不好，也是她底責任。她有指定的給養費，他們却

從來沒有付足過；雖則這樣，他們可要求她穿像所有極少數女人纔穿的那樣衣服。她在社會上處於很可悲哀的環境，一切人都知道她，但誰也不注意她，在跳舞會上要到人家找不着 *Vis-A-Vis* 的時候，纔會臨到她跳舞；太太們到了應該走進化粧室去整理一下自己底裝束上的什麼的時候，也每次都將她拉到手裏。她是自愛的，明白地感到自己底地位，時時朝周圍張望，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等待着援助她的人；但是那些矜持於自己底輕浮的驕傲裏的青年們，沒有給她一些兒注意，雖然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比他們糾纏着的那些厚顏和無情的女子可愛得一百倍。有幾次，她離開那幽靜的，鬱悶和華麗的客廳，走進自己底寒儉的屋子裏哭起來，在這屋子裏擺着一架用花布繚製的圍屏，一隻箱子，一面小鏡子和一架漆色的床，在這屋子裏那油燭曖昧地在銅燭台上燃燒着。

一次——事情發生在這篇小說開始所描寫的那個夜晚底兩天以後和我們剛才

停止在上面的那幕場景底一星期以前——一次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窗下刺繡架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青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她垂下頭，仍舊去做手工；過五分鐘又望望——年青的軍官還是立在那個地方。她沒有同那過路的軍官賣俏的意思，就不向街上再看，大約過了兩點鐘，沒有抬起頭來。開午飯了，她站起來，收拾着自己底刺繡架；偶然又朝街上望一下，又看見了那個軍官。這使她覺得很奇怪。午飯後她帶着有些不安的感覺走到窗戶旁邊，但是軍官已經不在了——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兩天，她同伯爵夫人出去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了他。他緊靠大門口站着，把水獺皮的大衣領翻起遮着臉，他底黑黑的眼睛從帽子底下射出炯炯的光。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嚇了一跳，不知怎麼纔好，懷着驚疑的心情坐進了馬車。

轉回家裏，她跑到窗戶旁邊，一看——軍官還是站在那個老地方，兩隻眼睛盯盯地望着她；她躲開了，一種對於她完全是新的的好奇心和沸騰的感覺簸動了

她。

從這時起沒有間隔一天，到一定的時候，那年青的軍官就出現在他們底房子底窗戶下面。在他和她底中間成立了一種默契。她坐在自己底座位上做着手工，她覺得他到近前了——就抬起頭，看着他，並且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了。那個年青的人，似乎，爲了這，很感激她：她底青春時代底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當他們底視線相遇的時候，每一次，那緋紅多迅速地蓋上她底蒼白的兩頰。過一星期她對他微笑了……

當托木斯基請求伯爵夫人允許把自己底朋友介紹給她的時候，可憐的姑娘底心跳躍了。等到她知道了納魯冒夫不是一個工兵，而是一個騎兵，她後悔了，被這不謹慎的問話把自己底秘密洩露給輕佻的托木斯基了。

葛爾曼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人底兒子，他底父親遺留給他很少一點資產。彷彿葛爾曼因爲堅信有維持個人獨立的必要，所以不肯浪費一文錢，他祇依賴薪

俸生活着，不讓自己有一些放蕩。然而，他是聰敏和好名的人，同事們很不容易抓到嘲笑他底過度節儉[●]的機會。他有堅強的毅力和熱烈的幻想；但是恆心從青年時代底通常的荒唐裏救助了他。這，例如，他極喜歡打牌，却永遠不會伸手摸過牌，因為算計他底財產不答應他（他這樣說）「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可是他整夜坐在牌桌旁邊，帶着「歇司迭里」的神情注意着賭局裏的千奇百怪的變化。

關於三張紙牌的逸事有力地掀動了他底幻想，一夜也沒有離開他底頭腦。

「怎樣呢，如果，」第二天晚間，他遊蕩在彼得堡底街上一面想，「怎樣呢，如果老伯爵夫人把自己底秘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為什麼不試試自己底運命呢？……把自己介紹給她，引起她底寵愛；或者，做她的一個愛人；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她已经八十七歲了；她也許過一星期，過

兩天就要死了！……那紙牌底逸事呢？……可以相信嗎？……不，預算，節儉和勤勉：就是我底三張正確的紙牌，再三倍，七倍我底資本，就可以使我穩定和獨立了！」

他這樣盤算着，不知不覺走到彼得堡底幾條重要的街道中的一條街道上來了，迎面是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街上擠滿了馬車；一輛銜接一輛走向燈燭輝煌的大門口去。從那些馬車裏一會伸出年青的美人底秀整的小脚，一會伸出發響的長筒皮靴。一會伸出繡紋的襪子和外交官的禮鞋。皮大衣和手套在威嚴的門衛面前閃過。葛爾曼站住了。

「這是誰底房子？」他問牆角的巡警。

「×××伯爵夫人底，」巡警答。

葛爾曼戰慄了一下。奇異的逸事又呈現在他底幻想裏了。他圍繞房子踱來踱去，默想着它底女主人和她底奇怪的能力。很晚他纔回到自己底卑陋的一隅，許

久不能入睡，等到夢佔領了他的時候，他就看見了一些紙牌，綠色的桌子，成捲的鈔票，成堆的金幣。他放下一張牌又一張牌，勇敢地接受別人下注，不停地贏着，把金子攆到自己面前，把紙幣裝進衣袋裏。他醒來已經很遲了，對消失了的自己底幻想裏的財產嘆了一口氣，就又出門往市內遊逛去了，並且不久又走近伯爵夫人底房子了。彷彿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他到這裏來。他站住了，開始望着窗戶。他看見在一扇窗戶裏有一個低垂的黑髮的頭，很明顯，是在讀書或做工。那個頭抬起了。葛爾曼看見了一幅極鮮艷的面孔和一雙烏黑的眼睛。這一分鐘決定了他底命運。

三

我底小天使，

我讀你底四頁來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呀。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剛脫了衣服摘了帽子，伯爵夫人又打發人來叫她，同時命令再套上馬車。她們出來上車了。正當兩個僕人扶出老太太，把她裝進車箱的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車輪後邊碰見了自己底工兵；他握住了她底手；她驚惶得發呆了，那年青的人立刻消失了：一封信留在她底手裏。她把它藏進手套裏，一路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有一種習慣，坐在車裏時常要問：同我們遇見的人是誰？這架橋叫什麼名字？在那塊招牌上寫的是什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這一次回答得又含糊又錯誤，因此惹怒了伯爵夫人。

「你怎麼的了，我底媽媽？你昏了，是嗎？你還是沒有聽見我說話呢，還是沒有懂得呢。……感謝上帝，我底舌頭發音仍然清楚，而且我也沒有糊塗！」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聽見她底話。回到家裏，她急忙跑進自己底屋裏，從手套裏取出那封信：它不會封口。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讀了它。是封表白愛情的信：它是甜蜜的，懇勸的，並且一字一句都是由德國的小說裏抄下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雖然不懂德文，她可是十分滿意它。

不過這封使她快樂的信又特別地使她不安。她第一次有了秘密，同年青的男子發生親切的關係。他底大膽震驚了她。她咎責自己底粗忽的行爲，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以後再不坐在窗戶旁邊，用冷淡的態度涼却那個年青的軍底官繼續追求的熱望嗎？把信退還他嗎？冷淡和堅決地回答他嗎？她沒有一個可與商量的人：她沒有女朋友，沒有女教師。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終於決定了答覆他。

她坐在小寫字檯旁邊，拿出鋼筆，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開始了自己底信——又撕了它：一下子她以爲這種寫法太謙卑了，一下子却以爲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覺得很得體。

「我相信，」她寫：「您是一個有正大思想的人，您絕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為來侮辱我，我們底友誼不應當在這樣情形之下開始的啊。現在把您底信還給您，之外，我希望，將來我不會有理由慨嘆那種無禮的舉動。」

到第二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望見走來的葛爾曼，就從刺繡架後站起，走進大廳裏，推開風窗，把信擲到街上，希望年青的軍官趕快拾去。葛爾曼跑上來，拾起它就鑽進了一家水菓店。扯開信封，他發現自己底信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底答覆。

他事前也會料到這一點，就轉回家去，忙碌於自己底策劃裏了。

三天以後，一個年青的快眼的女僕從女帽店裏拿來一封信給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神不安地撕開了它，先當是帽店要錢的信，但忽然認出是葛爾曼底手筆。

「您，親愛的，錯了呀，」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的確是給您的！」勇敢的女僕答，露出狡猾的微笑：「請您仔細看看吧！」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迅速地讀完了信。葛爾曼要求會晤。

「沒有這回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她吃驚他底進攻，要求，手段和運籌了。「這封信一定不是給我的。」隨後把信撕成了小塊。

「這封信若不是給您的，您怎麼撕毀了它呢？」女僕說：「我也好把它送還那個託付我的人呀。」

「親愛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因為女僕看破了，她底臉紅了。

「以後請您再不要拿信給我。您告訴他，那個託付您的人，他是應當慚愧的哩……」

但是葛爾曼沒有退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每天接到一封他底信，傳信有時用這種方法，有時用那種方法。它們已經不是從德文錄下來的了。葛爾曼在被

熱情激起的靈感中用他所特有的一種語言寫了它們；在它們裏面表現了他底志望底不能動搖，和放縱的幻想底騷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已經不想把它們退還了；她被它們灌醉了；她開始答覆它們——她底信一時比一時更長更溫柔了。

最後，她從窗口擲給他下面這樣一封信：

「今天××公使那裏舉行跳舞會。伯爵夫人也去參加。我們將逗留到兩點鐘。您和我秘密會晤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一出門，她底人們，必然都要跑開了；在前房有一個守門人，但他也常常躲在自己底小屋裏。您在十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一直上樓梯。如果在外屋您遇見誰，您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告訴您不在家，——那麼，沒有辦法，您就得回去了。但是。大概您不會遇見什麼人的。女僕們都坐在她們同住的一間屋子裏。從大廳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底寢室。在寢室裏，圍屏背後，你會看見兩個小門。右面的——通書齋，伯爵夫人永遠不進那裏去；左面的——通走廊，那裏有一架螺旋梯：它通到我底屋

子。L

葛爾曼着急了，好像一隻在柙的猛虎，等候着預定的時間。在晚上十點鐘他已經站在伯爵夫人底房子前面了。是可怕的天氣：刮着狂風，溼淋淋的雪一片片摔下來；街燈爛着朦朧的光；街道全是空洞洞的。馬車夫時時從自己底瘦馬脊背上面伸出脖子，看看有沒有晚歸的乘客。葛爾曼祇穿一件大氅，站在街上，却沒有覺得寒冷的風和雪。伯爵夫人底馬車預備好了。葛爾曼看見僕人們用手扶出一個駝背的老太太，身上裹着一件黑貂皮外套，在她後面，跟着她底養女；她穿一件薄薄的長衫，頭上飾着鮮花。車門關上了。馬車沉重地轉動在鬆軟的雪上。門衛掩上了大門。窗戶黑了。葛爾曼圍繞寂靜的房子徘徊着，他走到街燈底下看一看錶：十一點二十分。他停在街燈底下，兩眼凝視着錶上的指針，等待着其餘的幾分鐘。正到十一點半，葛爾曼就跨上伯爵夫人的台階，走進被照得明亮的前房。守門人不在。葛爾曼跑上樓梯，拉開了外屋底門，看見一個僕人，坐在燈下一把古

舊而臃腫的安樂椅裏打盹。葛爾曼以準確的脚步輕輕越過了他。大廳和客室都是黑暗的。從外屋透來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裏。葛爾曼走進寢室。在充滿了古香古色的聖像座前，點着一盞金色的小燈。退色的絹織的安樂椅和有靠枕的鍍金的沙發，都帶着憂鬱的情調靠在糊滿了中國壁紙的牆邊。在牆上懸掛兩張 Mme Lebun 在巴黎畫的像片。一張畫的是個面部紅潤而豐滿的四十歲的男子，身穿亮藍色的制服，佩着星章；另一張——一個年青的美人，生着鷹鉤鼻子，額前攏着劉海，在撲了粉的頭髮上插一朵玫瑰花。牆角裏擺着燒瓷的牧女，著名的 Leroy 製造的餐室鐘，小箱子，賭具，團扇以及在過去的一世紀底末期與孟溝爾非爾^①的氣球，茂司蔑爾^②的催眠術同時發明的各種婦女的玩物。葛爾曼走到圍屏後面。靠它擺着一張小鐵床；右面有一個門，通到書齋；左面——另一個門，通到走

① 法人，一七八三年發明汽球者。

② 催眠術及磁力學說發明者。

廊。葛爾曼推開了它，看見一架狹窄的螺旋梯，這是通到可憐的養女底屋子去的。但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時間過得很慢。一切都是靜寂的。客室裏敲了十二點鐘；各屋裏的鐘也緊跟着都敲了十二點。隨後一切又沉默了，葛爾曼靠着涼冰冰的火爐站着，他是鎮靜的；這時他底心同那決意去做一件什麼危險的，但是必要的事情的人底心一樣，均衡地跳躍着。早晨底一點鐘二點鐘敲過了。不久他聽見了遠遠有馬車的聲音。抑止不住的震動佔領了他。馬車走進來停下了。人們奔跑着，喉嚨喊着，房子整個亮了。三個女僕和半死的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太太一下子就倒在安樂椅裏。葛爾曼從縫隙看得清清楚楚。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由他眼前閃過去。葛爾曼聽見了她底急遽的脚步走上她底樓梯。在他底心裏突然似乎有些後悔，但立刻又平靜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去衣服。女僕們摘下了她底飾着玫瑰花的帽子；從她

底斑白的，大部分全禿了的頭上取下了掛粉的假髮。髮針像下雨一般落在她身邊。繡銀線花的黃色長衣推在她底臃腫的脚背上。葛爾曼是她底化裝底令人作嘔的祕密底見證人；最後伯爵夫人穿上睡衣，戴上睡帽：這樣裝束，頂適合她底衰老的年齡，看起來就不那麼顯得可怕和醜惡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老年人一樣，夜間總患失眠。脫完衣服，她就坐在窗下的安樂椅裏，命退了女僕們。蠟燭拿出去了；屋裏又祇剩那一盞小燈照耀着。伯爵夫人底臉越加黃了，弛垂的嘴唇顫動着，身體左右搖擺着。在她底矇矓的兩眼裏可以看出她底意識是完全失掉了；看見她，會以為這可怕的老太太底動作不是發自她底本意，而是由於一種內部的電力掣動罷了。

突然這殭死的臉莫名其妙地變色了。嘴唇停止顫動了，眼睛活潑了：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男子。

「不要害怕呀，爲了上帝，不要害怕呀！」他用清楚的聲音輕輕地說。「我

沒有謀害您的意思；我是來懇求您一樁事情的。」

老太太癡呆地看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葛爾曼以為她是聾子，俯到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老太太仍舊沉默着。

「您能夠，」葛爾曼說：「創造我底生活底幸福，這在您不費分毫什麼：我知道，您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紙牌……」

葛爾曼停止了。伯爵夫人，彷彿明白了他底她求；她在尋找自己回答的話。

「那是一個笑談，」後來她說；「對您起誓，那是一個笑談！」

「那一點不是笑談，」葛爾曼不高興地說。「您記得恰卜黎斯基，是您幫助他撈回本錢的啊。」

伯爵夫人可真騷亂了。她底神色表明了靈魂中的猛烈的運動；但她很快又沉沒在以前那樣無感的狀態裏了。

「你能夠，」葛爾曼繼續說：「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嗎？」

伯爵夫人靜默着。葛爾曼接着又說。

「您爲誰保藏着您底祕訣呢？爲孫子們嗎？他們都富有，用不着這個；他們也不知道金錢，也不寶貴金錢。您底三張紙牌不能夠援助那些浪費者。誰不懂得守護父親的遺產，不管他有怎樣惡魔般的努力，總是同樣要死在貧困中的。我不是一個浪費者；我知道愛惜金錢。您底三張紙牌對於我不會白費的。嗚！……」

他住了嘴，戰戰兢兢等候着她底回答。伯爵夫人沉靜着。葛爾曼跪下了。

「不論什麼時候，」他說：「如果您底心會瞭解愛情底感覺，如果您還記得它底快樂，如果您即使只有一次因初生的嬰兒底哭泣而微笑過，如果那種人類的情感什麼時候觸動過您底胸懷，那麼我此刻就用夫妻底，愛人底，母親底以及一切與人生有關係的情感懇求您，不要拒絕我底請求，告訴我——您的祕訣，您保留它有什麼用處呢？……也許它會造成可怕的罪惡，使永久的快樂喪失，和魔鬼結緣……請想一想，您老了；您生活的日子不長了——我準備把您底罪過放在我

自己底靈魂裏，祇要將您底祕訣告訴我。請想一想，一個人底幸福握在您底手裏；不僅我，還有我底兒子，孫子和曾孫都將感戴您底賜與並且要把它當作神品一樣……」

老太太沒有回答一句話。

葛爾曼站起來了。

「老妖婆！」他咬緊牙齒說：「我只好強迫你說了……」

隨着這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伯爵夫人看見手鎗，第二次發生了劇烈的感覺。她搖着頭，舉起兩手，好像要遮蔽着射擊……隨後向後倒下去了……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裝小孩子氣，」葛爾曼說，拉她底手。「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把你底三張紙牌告訴我嗎？是或不是？」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葛爾曼一看，她已經死了。

四

五月七日，一八××年。

這個沒有道德和信仰的人！

——通信——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自己底屋裏，還穿着跳舞衣服，埋在深深的沉思裏。一回到家，她急忙打發開正不高興再做什麼的睡眠朦朧的女僕，說她可以自己脫衣服，就忐忑地跑進自己底屋裏，希望在這裏看見葛爾曼，然而又覺得不看見他纔好。第一眼她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是沒有來，而且爲了他們會見底阻滯很感謝自己底命運。她坐下了，沒有脫去衣服，開始回憶起一切發生在這樣短短

的時間裏和她底這麼深入的迷惑中的情形。自從她第一次在窗戶旁邊看見那個年青人的時候算起，不到三個星期，就和他通信起來，他也居然從她這方面取得了夜間會晤的要求！她只由他底一些來信中的幾封署名的信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她同他不會面談過，不會聽過他底聲音，她也不會聽別人講過他……一直到這一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在這一天晚上，在跳舞會裏，托木斯基憤年青的侯爵女兒泡林×××沒有照例取媚他，他想要報復，就對她表示冷淡；他要求李占未塔

• 伊萬諾夫娜和他跳那極長的「馬珠克」舞。整個時間他嘲笑她對於工兵軍官的偏愛，他說他知道的很多，幾乎爲她所猜想不到；他底談話有一些恰好是碰着地方，以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幾次在心裏思想，她底祕密是被他知道了。

「您從什麼人知道了所有這些事情？」她問，笑着。

「從一個特別知道您的朋友，」托木斯基答：「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個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底名字叫葛爾曼。」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底兩手和兩腳冰硬了。

「這個葛爾曼，」托木斯基接着說：「有一幅真正的『羅曼蒂克』的臉，他有拿破崙底側影，有梅菲司托菲爾●底靈魂，我想，在他底良心裏至少有三件罪惡。您怎麼這樣蒼白！……」

「我底頭痛……葛爾曼對您說了些什麼……您覺得他怎樣？……」

「葛爾曼同伯己底朋友們不大合得來；他底個性太强……我看他倒是很關心您；至少他很喜歡聽見別人稱讚您。」

「但他在那裏看見過我？」

「在教堂裏，也許，在散步的時候！上帝知道！也許當您睡覺的時候，在您底屋子裏，他看見了您。」

● 哥德名著浮士德中的惡魔。

向他們走過來三個女人，問，「*ouhlon regret*」？ ● 這對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成爲極有興趣的談話被打斷了。

被托木斯基選上的女人就是那個侯爵女兒×××。她同他跳了許多圈，轉了許多次，對他解釋明白了。托木斯基回到自己底位置，已經把葛爾曼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全都忘記了。她想恢復剛纔被打斷的談話；但「馬珠克」舞已完，老伯爵夫人立刻要走了。

托木斯基底話並沒有什麼，不過跳舞時隨便說的笑談：可是這些話深深印在幻想的年青姑娘底靈魂裏了。托木斯基所描畫的葛爾曼的爲人不料正和她在心裏所想像的大半相同，並且因爲聽了這一段最新的故事，這一個平凡的人物實在使她底精神有些驚異和煩惱了。她坐在那裏交叉着兩臂，戴着花的頭，垂到裸露的胸前。……忽然門開了，葛爾曼走進來。她戰慄了……

● 「您不願意嗎？」

「您在哪裏了？」她驚惶地小聲問。

「在老伯爵夫人底寢室裏，」葛爾曼答：「我剛纔從她那裏來。伯爵夫人死了。」

「我底天呀！……您說什麼？」

「並且，也許，」葛爾曼接着說：「我是她致死底原因。」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兩眼直看着他，她憶起了托木斯基底話：在這個人底良心裏至少有三件罪惡！葛爾曼坐在她近前的窗戶下面，把一切都說了。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惶惑地聽了他底話。因而，那些多情的信，那些熱烈的願望，那種大膽的，頑強的追求——所有的都不是愛情！金錢——纔是他底靈魂所渴望的！不是她能滿足他底慾望和使他幸福！可憐的養女做了強盜底盲目的傀儡，做了她底老恩人底凶手了！……她在已經晚了的，自己底極大後悔中痛苦地哭了。葛爾曼靜默地看着她：他底心也寸裂了；但是並非可憐的姑娘底眼淚，

並非她底痛苦底異常的魅力擾亂了他底苛酷的靈魂。關於死了的老太太他在良心裏也沒有感到一點兒後悔。一樁事情擾亂了他：他打算藉以發財的祕訣丟失了，永遠找不回來了。

「您真是一個怪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最後說。

「我沒有想叫她死，」葛爾曼答：「我底手鎗也沒有裝子彈。」

他們都靜默了。

早晨來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熄滅了燒到根上的蠟燭。灰白色的曉光射進她底屋裏。她拭乾了哭過的眼睛，抬起頭看着葛爾曼：他坐在窗戶下面，抱着兩隻胳膊，嚴峻地皺着眉頭。在這個姿勢裏他真像拿破崙底側影。這幅神情也打動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

「您怎樣走出屋子呢？」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後來說。「我想領您走那祕密的樓梯；可是必須經過寢室，我害怕。」

「請您告訴我怎樣能找到那祕密的樓梯；我一個人走。」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站起來，從箱子裏取出一把鑰匙，遞給了葛爾曼，又對他詳細地說明了。葛爾曼握住了她底冰冷的，沒有反應的手，吻了一下她底扭斜着的頭，就走出去了。

他下了螺旋梯，又走進伯爵夫人底寢室。死了的老太太坐在那裏，僵硬了。她底臉上表現着非常的安靜。葛爾曼站在她面前，朝她看了很久，似乎想要認清這可怕的因果；最後他走進書齋，摸着了兩扇門，就順着黑暗的梯子走下去，心裏充溢着奇特的感覺。「六十年前，」他想：「也許在這同樣的時辰，就從這間寢室，順着這架梯子，有一個穿着繡花外套，梳着 A' Lisouan Royal 頭髮，把自己底三角形的帽子按在胸前，現在說來是早已埋在墳墓裏的年青的幸福人走下來；但他底老情人底心今天纔停止躍動了……」

在梯子下頭葛爾曼找到了一個門，也用這一把鑰匙開了它，他就穿過一條行

廊，到了大街。

五

在這夜間，死去的男爵夫人B×××走到我面前。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對我說：

「您好，顧問先生！」

——石維金波爾——

在那決定命運的夜晚三天以後，早晨九點鐘，葛爾曼去到舉行死去的伯爵夫人底遺體葬式的×××教堂裏。他並沒有後悔，可是他不能完全鎮壓住責難他的良心底呼聲：「你是伯爵夫人底凶手！」他缺少真純的信仰，他却具有頗多的迷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將會作祟他底生活，因此決定參加她底葬儀，禱求她

饒恕。

教堂裏人滿了。葛爾曼儘力地擠過了人羣。棺材放置在富麗的台座上，頂端罩着天鵝絨的幕帳。死人躺在裏面，兩手交疊在胸前，頭戴一頂絲織的帽子，穿着一身白緞子衣服。四周站着她底家人：僕輩穿着黑外套，肩上披着經帶●，手裏捧着蠟燭；親屬們兒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穿着重孝服。沒有一個人哭；眼淚要悲哀來時纔會流出。伯爵夫人這樣老了，她底死誰都不會覺得驚奇，她底親屬們打早就把她當做死人了。一個年青的牧師講了一番專為送葬時用的話。他用簡短而動人的演說闡明這有德的老太太底安謐的死亡，說她經過了許多年修煉纔能得這樣善果。「天使看見了她底死，」演說者說：「天使把她底靈魂引入天堂去了。」這一件職務在嚴肅而淒淡的儀式中完成了。親屬們首先向遺體行辭別禮。隨後是很多的賓客，來向這個從前會參加他們底無益的娛樂的女人行禮。他

● 死人時佩戴的一種宗教儀式的帶子。

們後面是家裏的用人。最後是一個死者底同年的老婦人，兩個年青的女僕攙扶着。她簡直沒有氣力行那到地的禮，也只有她灑了幾滴老淚，吻了自己底伴侶底冰冷的手。在她之後葛爾曼走向棺材去。他跪在地下行了禮，在散布着小松枝的冰涼的地板上停了好幾分鐘；後來，他站起了，臉色灰白，好像那個死了的女人，他登上棺材台座底小階，又行了禮。……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人嘲笑地望着他，用兩隻眼睛斜睨着他。葛爾曼急忙退後，不小心踏空一步，跌倒在地上了。別人扶起了他。正當這同一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攪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在送喪的人們中間起了曖昧的私語，一個枯瘦的太監，是死者底近族，湊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英國人底耳朵上，說這個年青的軍官是她底私生子，英國人冷冷地回答：
： : o : :

葛爾曼在這一整天裏是特別地煩惱。他走到一家僻靜的飯館裏去吃午飯，反自己底習慣，喝了很多的酒，希望拿這東西澆滅胸中的塊壘。回到家，他一頭

碰在牀上，沒有脫衣服，就結結實實地睡着了。

他醒來已經是夜間了。月光照進他底屋裏。他看看錶，兩點三刻。他底睡意逃掉了。他坐在牀上，回想老伯爵夫人底喪禮情形。

這時候，有一個人從街上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立刻走開了。葛爾曼一點沒有加以注意。過一分鐘他聽見外屋底門開了。葛爾曼想一定是他底護兵又喝醉了酒，剛才夜遊歸來。然而他聽見陌生的脚步聲：誰在那裏走，輕輕地落着鞋子。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葛爾曼還當她是自己底老乳母，奇怪她因為什麼事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屋裏來。但是白衣婦人略微看看，突然就靠近了他面前——葛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我違背了自己底意志來到你這裏，」她用堅決的聲音說：「我答應你底請求。三點，七點和一點能使你一連贏錢，但是要你一晝夜之後再不摸一張牌，並且要你一生永遠也不再賭博。我饒恕你嚇死我的罪過，但是要 you 同我底養女李占

未塔·伊萬諾夫娜結婚……」

說完，她靜悄悄地轉過身走向門去，不見了，鞋子響着。葛爾曼聽見外屋底門響了一聲，又看見一個人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

葛爾曼許久纔定了神。他出來到另一間屋裏。他底護兵睡在地板上；葛爾曼費許多工夫纔叫醒了。這護兵常常總是一個醉鬼，從他是問不出什麼消息的。前房底門是上了鎖。葛爾曼回到自己底屋裏，點起蠟燭，記下了自己底見聞。

六

「等一會！」

——你怎麼竟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了：等一會喇！」

兩種不同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於精神的本性裏，恰似兩個物體在物理學上不能佔據同一處地位。三點，七點，一點在葛爾曼底意識裏很快就遮蔽了死去的老太太底影像。三點，七點，一點盤據在他底腦裏，並且咕噥在他底嘴唇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他就說：「她有多麼美麗呀！真是一個紅心的三點。」人家問他：「幾點鐘了？」他就答：「差五分七點了。」每一個肥胖的漢子都使他想起一點。三點，七點，一點跟他到夢裏，幻出一切可能的彩式。三點在他面前開了三朵石榴花，七點顯爲哥德式[●]的門形，一點——一個碩大的蜘蛛。所有他底思想都集中到一個方向，怎樣利用這個對於他是極其寶貴的祕訣。他想到辭職和旅行。他打算到巴黎公開的賭場裏憑他底好運奪一宗大錢財。但是一些繁瑣的事情羈留了他。

在莫斯科有一所豪富的賭徒們底總會，主持人是有名的且卡林斯基，他把全

起於哥德族，十六世紀最風行的一種建築。

部的光陰都消耗在門牌上面，過去會賺了百萬的財產。他贏的常可以轉賬，輸了却總給現錢。由於長時期的經驗朋友們都相信他，而寬敞的房子，優等的廚師，懇切和愉快，更獲得了大家底欣愛。他到彼得堡來了。青年人都流到他那裏去，因為紙牌忘記了跳舞，寧肯犧牲女人底獻媚，却不能捨棄「法老」底蠱惑。納魯冒夫把葛爾曼帶到他那裏去。

他們走過了一排華麗的，站滿了有禮貌的僕人的屋子。各處都擠滿了賓客。幾個將軍和樞密顧問們正在打牌；年青人們或坐或欹在金絲絨的沙發上，吸着紙煙。在客廳裏，圍着一張長桌子，坐着二十來個賭客，主人坐在那裏做莊。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有幅可敬重的相貌；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豐滿而新鮮的臉畫出了他底善良的心地；兩眼射出的光輝和時時掛出的微笑把他顯得更活潑了。納魯冒夫介紹葛爾曼給他。且卡林斯基親熱地握了他鷹手，請他不必客氣，又繼續分牌。這一場牌延長得很久。在桌子上放了三十多張牌。且卡林斯基每次分完牌，

都停一會，讓賭家有時間理好自己底牌，他記下了輸金，慫慫地聽着他們底意見。最後一牌打完了。且卡林斯基洗了牌，預備分第二次。

「請給我一副牌，」葛爾曼說，從一個也在賭錢的紳士背後伸過手來。

且卡林斯基微笑着，默然鞠了一躬，謙遜地表示了同意。納魯冒夫，笑着，慶賀葛爾曼破了長時期的賭戒，並且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或勝或敗！」葛爾曼說，用粉筆在自己底牌上寫了賭碼。

「多少？」莊家泛着眼睛問：「請原諒，我沒有看清楚。」

「四萬七千，」葛爾曼答。

聽了這句話，一瞬間所有的腦袋都轉過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葛爾曼。「他瘋了！」納魯冒夫想。「請允許我告訴您，」且卡林斯基帶着自己底不變的微笑說：「您賭得太大了，這裏還沒有一次下注超過二百七十五盧布的呢。」

「怎麼？」葛爾曼說：「您不願接受我底賭嗎？」

且卡林斯基又謙遜地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不過我要對您聲明一下，」他說：「從我這方面，當然，我很相信您底話，但爲了賭場和計算上方便起見，請您把錢放在牌上。」

葛爾曼從衣袋裏掏出鈔票交給了且卡林斯基，他急忙看一看，就把那些鈔票放在葛爾曼底牌上。他分了牌。右面揭出了九點，左面是三點。

「贏了！」葛爾曼說，翻開自己底牌。

在賭客們中間起了私語。且卡林斯基皺了皺眉頭；但是微笑立刻又回到他底臉上。

「您要拿現錢嗎？」德爾葛爾曼。

「叨光。」

且卡林斯基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付清了。葛爾曼接過贏的錢，就離開了桌子。納魯冒夫簡直呆了。葛爾曼喝了一杯檸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間，他又到且卡林斯基那裏來了。主人做莊。葛爾曼走到桌子前邊，賭客們馬上讓給他一個位置。且卡林斯基親切地對他鞠了一躬。葛爾曼等到第二場牌，摸了一張牌，把自己底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天所贏的全放在上面。且卡林斯基又做莊。右面揭出了小兵●，左面是七點。

葛爾曼翻開了七點。

全體都驚嘆了。且卡林斯基顯然是震搖了。他數了九萬四千盧布給葛爾曼。葛爾曼不動聲色地接收了錢，走了。

在下一天晚間葛爾曼又坐在桌子旁邊了。大家都等候着他；將軍們和樞密顧問們放下了自己底牌，來看這不尋常的賭博，年青的軍官們從沙發上跳起來，所有的廚師都鑽進了客廳裏。大家圍着葛爾曼。其餘賭客們都沒有摸牌，焦急地等候着他底結果。葛爾曼靠桌子站着，準備和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着的且卡林斯基

● 牌名。

作孤注一擲。且卡林斯基洗了牌。葛爾曼摸一張牌，放下了把鈔票捆子壓在上面。這好像決鬥。深沉的靜寂統治了周圍。

且卡林斯基做莊。他底手顫抖着。右面揭出了皇后，左面是一點。

「一點贏了！」葛爾曼說，翻開了自己底牌。

「您底皇后輸了，」且卡林斯基和靄地說。

葛爾曼嚇了一跳：實際，不是一點，乃是「鏢形的皇后」●。他不相信自己底眼睛，不明白他怎麼會錯誤了。

這時候他看見「鏢形的皇后」，謎縫着眼睛微笑了。這個稀奇的現象攔擊了他……

「老太太！」他在驚懼中喊叫。

且卡林斯基收取了那些被輸了的鈔票，葛爾曼不動地站在那裏。當他離開桌

子的時候，喧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賭得真痛快，」賭客們說。

且卡林斯基洗了牌；又接着賭下去。

結 局

葛爾曼瘋了。他住在奧布霍甫斯基病院第十七號房裏，他不回答任何問話，只是在嘴裏非常之快地呢喃着：「三點，七點，一點，三鐘，七點，皇后，……」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嫁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人；他在什麼地方服務並且有相當的資產，他是老伯爵夫人鷹舊日管家底兒子。

托木斯基升了騎兵上尉，和候爵女兒泡林結婚了。

(孟十還譯)

棺材商人

這是第四次了，兩匹乾瘦的騾馬駕着柩車，在車上面亞德連·蒲洛哥洛夫剛才堆完了他的舊東西，從巴斯麥那亞街向着尼基斯加亞街走去，那裏是這棺材商人要搬去的地方。亞德連把他的舊店子關閉起來，在門上釘了一個告白：出賣或出租，然後跟在車子後面走着。

走近那座他覬覦了很久終歸用了一筆大款得到手的小的黃屋子，這個老商人自己覺得很詫異，他的心裏再也沒有一點快樂。

他一跨過這新屋子的門限，看見裏面完全是莫上莫下的零亂着，他覺着懷念起他的舊居來，在那裏，經過了十八年，他把一切料理得很有秩序的。他開始責斥他的女兒和女僕的緩慢，於是他就動手幫忙她們。

很快地就什麼都安置停當了：供得有聖像的神龕，盛着碗碟的櫃子、棹子、長椅、床、放在裏面的房間裏；主人的出品，各種尺寸和各種顏色的棺材，還有盛着蠟燭的匣子，喪事用的帽子和外衣，安頓在廚房和客廳裏。大門的上面高撐着一個招牌；這招牌上表現着一個肥壯的「愛神」，手上拿着一隻燃化了的燭，招帖上寫着：

此地出賣並裝璜本色的或漆繪的棺材。

出租並修理舊棺木。

年青的姑娘們回到她們的小屋子裏去了；亞德連在住宅裏巡視了一轉，就坐到窗子面前去叫人燒茶。

凡是高明的讀者都知道莎士比亞和瓦特·斯葛德爲要使這種對比來激起我

們的想像，把挖墳的人們描寫成一些快活的，滑稽的人物。然而我們因為要尊重真實，我們便不能夠效法他們，並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棺材商人的性情完完全全和他的專同死鬼打交涉的職業相合。亞德連·蒲洛哥洛夫時常是沈鬱而多思的。要他不再靜默，除非是在他闖見他的女兒們在窗前閒耍和看過路的人而責備她們的時候，或是當他在那些不幸地（間或也有開心地）需要着這種東西的人們的面前高抬他的棺材價錢的時候。

現在，坐在窗子面前，喝着他的第七杯茶，亞德連依照他的習慣，沈溺在那憂鬱的思慮裏面。他記起了一星期以前，在城門的附近，一個退伍團長出喪時遇見的大雨。多少大衣縮了水！多少帽子都變了樣！連累他作了些免不了的花消，因為他的舊存的辦喪事用的服裝已經變成不堪的樣子了。他很打算，的確，在梯優基拉身上去找補償，梯優基拉是個商人的老婆，差不多快一年了，還不會死得下

去。但是梯優基拉是要在拉資古列去死的，蒲洛哥洛夫恐怕她的後人們，雖然有過許約，未必肯從那末遠到這裏來找他，他們會在本區裏找一個商家承辦喪事的。

門上敲了三下，突然把他這些想頭打斷了。

「什麼人？」蒲洛哥洛夫問。

門打開了。一個男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德國工人，進了房間，走近棺材商人身邊，帶着快樂的神氣：「原諒我，我的可愛的隣居，」他用這老是使我們發笑的德國口音說：「原諒我來打攪你。我很急於要認識你。我是一個皮鞋匠。我的名字叫哥特列布。須次，我就住在街那邊，正巧對着你的窗子這座小房子。明天我要慶祝我的銀婚紀念，請你到我家去吃晚飯，並同着你的小姐們，請不要客氣。」

● 即結婚已滿了二十年。

邀請是很有禮貌地應允了。棺材商人請皮鞋匠坐下來，獻了一杯茶。哥特列布·須次的爽快的性情迅速地使得說話成爲熱誠懇切的。

「閣下的生意怎麼樣？」亞德連問。

「嘿！嘿！也還罷了，」須次回說。「可是，我也沒有什麼可怨的；還有我的貨物在這點上和你的不同：一個活人很可以節省了靴子，但是一個死人沒有棺材就不能夠過去。」

「這是真的！」亞德連說。「一個活人沒有錢來買靴子，很可以打光足走，你不要嘔氣；但是頂窮的死人總有他的棺材，不管他自己出錢不出錢。」

就這樣他們的談話又延長了一些時候。然後這個皮鞋匠站起來和亞德連告辭，同時又把方才的邀請重說了一遍。

第二天，一到正午，蒲洛哥洛夫同着他的兩個女兒打後院的門走出了他的新屋，於是三個人都在他們的鄰人的家裏了。

我一反我們現在小說家的習慣，描寫亞德連·蒲洛哥洛夫的俄國舊式的長皮衣，也不描寫阿古里納和達里亞的歐化的裝飾。然而我以為要是指出這兩個青年的姑娘都戴着黃帽子，穿着紅鞋，這也不算多餘的，那種服裝只在有盛會的時候才穿戴。

皮鞋匠的窄狹的小屋子裏坐滿了客人：大部分都是德國的工匠，伴着他們的太太和他們的助手們。至於俄國的職員，那裏只有一個巡查，芬蘭人約爾果，他，雖只有卑小的地位，却能得到我們的主人的特別優待。二十年來他是忠實地，公正地盡他的職務，一如波果列爾斯基的驛馬的御者。第十二年的大火燒毀了莫斯科。同時焚去了他的黃色瞭望所，但是在敵人被驅走後，馬上在原來的地點上又現出一個新造的瞭望所來；這個的顏色是灰的，支以白色的希臘式的圓

● Pogorelsky (與普式庚同時的作家)

● 俄文原文作：第一都城的忠實的僕人的典型。

柱。約爾果又在這所前，拿着「斧頭穿着灰布的胸甲」當起值來。

差不多所有住在尼基斯加亞門附近的德國人都認識約爾果；他們裏面有幾個甚至在星期日晚上到他那裏，當值所，去玩到星期一的早上。

亞德連趕着何和人聯絡感情，因這人是早遲總可用得着的，當客人們上席的時候，他挨着他身邊坐下來。須次先生和須次太太與他們的女兒羅貞，一個十七歲的小姐，一邊陪他們的客人吃飯，一邊應酬席上，還要幫助廚孃進菜餚。啤酒浪湧一般地斟出。約爾果的食量有四個人的大。亞德連對他也不肯讓步。他的兩個女兒却故意地裝斯文。一陣一陣地，說話越是變得熱鬧了。大家都談着德國話。忽然主人請停止說話，開了一個臘封的酒瓶，用俄國話大聲說道：「祝我賢良的露易斯健康！」仿香檳酒發出爆聲。皮鞋匠溫柔地把嘴唇放到他的四十歲的妻子的鮮豔的臉頰上，於是賓客們，嘈雜地各自乾杯以祝賢良的露易斯的健康。「祝我可愛的客人們健康！」主人這樣哼着，又打開了第二個瓶子；客人又重來碰

杯並且道謝。祝賀的杯繼續着：一杯祝每一個人的健康；一杯祝莫斯科的健康；過後又祝一打的德國的小城的健康；一杯祝所有的職業團體，然後又特祝每個職業團體；一杯祝小廠主的健康，然後又是工頭的健康。亞德連穩靜地喝着。他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到他的輪子時，他竟鬧了一個滑稽的祝飲。繼後一個肥大的麵包店老闆高舉起酒杯來宣言說：「祝那些我們爲他們工作的人們，我們的主顧（Unserer Kundente）健康！」這提議也如其他的提議一樣，給全體歡樂地通過了。賓客們又開始互相敬禮。裁縫給皮鞋匠敬禮；皮鞋匠給裁縫敬禮；麵包店老闆給他們倆敬禮；大家又回敬麵包店老闆的禮，其餘依次行禮。在互相敬禮完畢以後，約爾果轉身向着他的隣人，叫道：「來呀！老伯伯；喝杯酒祝你的死屍的安罷！」所有的人盡都大笑起來；棺材商人感到傷了他的尊嚴，變了臉色。却沒有一個人去留心。客人們繼續着喝酒。等到他們離席已經打了晚禱鐘了。

大部分人都喝醉了。肥大的麵包店老闆和那臉喝得來好像紅色的摩洛哥皮的

書殼子一樣的裝書匠把約爾果的膀子挽着，一直把他送回他的瞭望所，依照他們的方式解釋着這句古語：「銀子歸還，債主快樂。」(Retour d'Argent, joie de Prêtreur) 棺材商人回到家裏大醉而且盛怒。「怎麼！」他大聲地推論說，「我的職業不及其他的高貴嗎？然而賣棺材的人也並不是劊子手的弟兄呀。他們把我當成一個醜角嗎，這些沒有信仰的人？這個實在並沒有什麼可笑的。我打算請他們來喝搬家酒，拿頭等的來款待他們。呵，我決不請他們。我所請的，盡是我的主顧，正統教的死人！」

「喲，伯伯！」女用人在給他脫鞋子的時候對他說；「你在胡說些什麼？快些劃十字。請死人喝搬家酒！多麼怕人喲！」

「頭上有天！我賭咒要請他們，」亞德連又說：「不要遲過了明天。請來受歡迎罷，親愛的養命的；這裏，明天晚上，我請你們來享受口福。」

說着這些話，棺材商人倒上他的床，很快地打起鼾來。

在天亮以前有人來把他鬧醒了。商人的老婆梯優基拉在夜裏死了。他的營業員立即差了一個人騎馬來通知亞德連。棺材商人給了他十個哥貝的酒錢，趕忙穿上衣服，駕起車就到了拉資古列。在喪家的門前已經佈了巡查，商人羣集得就像被死屍招惹來的烏鴉。死人，長伸伸躺在桌子上，黃得像臘，但還沒有到腐敗的程度。親眷，鄰人和用人圍繞着她忙個不了。所有的窗戶都打開了。大蠟燭燃燒着。教士在唸種種的禱告辭。亞德連走近梯優基拉的姪子面前，這是個穿着漂亮禮服的少年商人，他通知他，棺材，臘燭，罩棺的黑布以及其他的喪事用品不久就送來，並且是完全好的。承繼人不經意地致謝了他。他並不計較價錢，一聽蒲洛哥洛夫的公道。棺材商人依照慣例，發誓要開公道的價錢；和營業員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光，就去安排種種必要的事情去了。他整天都在拉資古列和尼基斯加亞之間奔跑。挨近夜晚，一切都弄妥當了。蒲洛哥洛夫退了車夫，步行回家。這是個皎潔的月夜，棺材商人快活地走到了立基斯加亞城門。在「耶穌昇天的」教

堂近旁，他聽見巡查約爾果招呼他，約爾果把他認出來，因而給他道晚安。天已不早了。棺材商人已經走到自己的門前，他覺得忽然看見有個人走到門口，把門推開，然後又隱沒在裏面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蒲洛哥洛夫心想。「又有什麼人需要我嗎？呀！該不是一個小偷？又或者我的蠢女孩子們私約得有情人？這都是很可能的！」

蒲洛哥洛夫已經要去找朋友約爾果來幫忙了；但是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人近前來，剛剛要想進門，看見主人在跑，便停住足步並且把他的三角帽揭下來。亞德連好像認識這張面孔，但，沒有留心去詳細辨認：

「你是到我家來的嗎？」他呼吸迫促地說「請進去，我請求你。」

「不要講禮，老伯伯，」那個人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你走前面，引你的客人們的路。」

亞德連差不多沒有時間來講禮貌了。門是打開了的；他走上樓梯；那一個跟

在後面。亞德連彷彿聽見房裏有足步聲音。

「那是什麼東西？」他一面想着，一面趕快走進去。……他的兩隻腿都顛了。房裏滿滿的盡是死人。月光，透過窗子，照見他們的黃色的藍色的臉，他們的癢着的嘴，和半閉着的苦惱的眼睛，扁塌的鼻子……亞德連帶着恐怖辨認出這些曾經被他放進了棺材的人們，和最近一次的，那個在大雨中安葬的團長。所有的人，女的和男的，包圍着棺材商人，給他行禮的行禮，問候的問候；所有的人，除了一個窮漢，他沒有付他的安葬費，有些偏促，對於身上的襤褸害羞，卑屈地，遠遠地躲在一個角落裏。其餘的人都是合乎身份的穿戴着：女死人頭上是便帽和綢帶；男死人是分等級穿着制服，但是都生着沒有修葺過的鬚鬚；商人穿的是節日的舊式長袍。

「蒲洛哥洛夫你看，」團長代表全體光榮的同伴說道，「我們都起來赴你的宴會了；只有那些已經不能夠起來的，那些只剩着骨頭的才留家裏，但是這裏面

還有一個，他忍耐不住，他急於想來看你……」

同時，一個小骷髏從那羣死人中間溜了出來，走近了亞德連。他的頭蓋向着棺材商人親切地發着微笑，淺綠與紅的布片和布條子掛在他身上猶如掛在一個竿子上面一樣，他的足脛骨，在寬大的靴子裏面，好像杵在乳鉢中研搗一般。

「你不認識我了麼，蒲洛哥洛夫？」骷髏說。「你不記得退伍的巡查比約特爾·伯脫維持·古里基納了嗎，在一七九九年，你賣給他的第一口棺材？並且那是拿松板來冒充黃楊的！」

說着，這架骷髏張開了兩臂。亞德連大叫一聲，使勁把他推開。比約特爾·伯脫維持搖顫不動，於是在地上跌成粉碎。一種忿怒的啾啾的聲音從死人中間發出來。他們通通起來替他們的朋友報仇，拿了咀咒和威脅來迫襲亞德連。可憐的主人被他們的叫聲震聾了耳朵，到了幾乎閉了氣，狼狽不堪，倒在巡查的殘骸上面，昏死過去。

太陽已經很久就照着棺材商人所睡的床鋪了。他畢竟睜開了眼睛，看見女人在他面前預備茶罐。他帶着恐怖去回憶昨夜的事情：梯優基拉，團長，及巡查占里基納都模糊地出現在他的記憶裏。他靜默着等待女用人來告訴他昨夜的事情結果怎樣。

「好啊！我們可以說你是睡夠了，我的伯伯！」阿克西尼亞在把便衣遞給他時說。「我們的鄰居裁縫帥已經來看過你了，還有本區的巡查曾經來告訴你，今天是巡查廳廳長的生日；但是你睡得那樣好，我們不願意驚醒你。」

「是不是有人從新死的梯優基拉家來過？」

「新死的？那末她死了？」

「哦，你怎麼這樣蠢，昨天你沒有幫忙我料理她的喪事嗎？」

「你在說什麼，老伯伯？你是不是在發瘋？或者昨天的酒還沒有醒過來？你

說什麼喪事？昨天整天你在德國人家裏慶祝結婚紀念，你回來已經醉了；你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現在，彌撒的時候已經過了。」

「不可能！」棺材商人很高興地說。

「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女用人說。

「那末！倘使這是真的，趕快給我一點茶，並且把我的女兒們叫來。」

(世 彌 譯)

驛
長

第十四等的官員

驛站裏的狄克推多

維亞森斯是王子。

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碰到過要詛咒一個驛長的呢？那一個沒有和他們發生過打架的事情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碰着憤怒的時候，沒有問他們把那本要命的簿子拿出來，好得把一句抗議那偏袒，粗魯和疏忽的行爲的廢話填上去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把一個驛長看做人類的贅疣，祇比得上舊日的門監，或者祇比得上姆臨斯卡森林裏面的強盜的呢？

可是，也要來得公平點；設身處地替他們想想罷，那時我們也許多帶一點慈心去裁判他們。一個驛長是怎麼樣的人呢？一個社會最下賤的倒霉的人，他的等級只能使他用不着挨打，而且還不是常常免得掉的啊（我只好問讀者的良心了）！像維亞森斯基打趣着要這樣叫他，這個「狄克推多」整天忙的是什麼呢？實實在在是一些苦工！白天，夜裏，總沒有一刻休息。旅客要把在厭悶的長途中的積氣都發泄到驛長身上。天氣使人不快麼，道路不好麼，馭者執拗，馬匹懶惰，都是驛長的過錯。當旅客跑進驛長的簡陋的屋子裏，他便把他當做敵人看待。能夠快快地把那個囉唆的傢伙打發開去就是驛長的好運氣。但是要是馬匹沒有了！……天啊！恫嚇的話和手勢也夠受！他要冒着雨，踏着泥淖通村去找。只怕是要避開那個盛怒的客人的叫號和癡狂一刻鐘，雖然在大寒天裏，也只好躲在長廊底下了。來了一位將軍麼，驛長顛巍巍地把最後的兩部三馬冰車讓給他，那管這兩部是宮裏的郵車。那位將軍也不稱謝就跑了。五分鐘後，鈴子響起來，郵夫又把路

程紙給他擲到桌上……

認真追溯到這些事情，我們心裏的 怒會改變成爲一種真誠的同情。還有兩句話：二十年來我從四方八面穿過俄國；我走過所有的大路；我認識了幾代的驛夫，很少驛長我沒有和他們至少是會過面，或有過來往的；我希望不日便把我的稀奇的旅中見聞發表；現在我只想說出大家對於那班驛長所有的印象是最假不過的。這些受到這樣誹謗的驛長，本是一些安靜，喜歡服務，愛好社交，不妄想着榮譽，總之，不太貪婪的人。在他們的談話裏面（旅客先生們不該不屑去聽它）人可揀到許多希奇和裨益身心的東西。至於我本人，我承認我之願意和他們談話，還甚於和某一個因公出外的高級官吏。

我能在這一班光榮的驛長中間找到幾個朋友本是意中的事。其中有一個回憶在我看來是特別寶貴的。一些特別的情形使我們往日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和諸位可愛的讀者說說的也就是他。

一八一六年五月，適值我從那條現在已荒廢了的大路走過N城。因為我的官職卑賤，我只能坐兩匹馬的車子。驛夫對我也就沒有一點敬意，並且往往要跟他們吵架才能得到我自以為應該得到的東西。當驛夫把那部給我預備好的三馬冰車讓給一個高級人員時，年少氣盛的我對於他的下流和卑怯動輒發怒起來。同樣，一個吹毛求疵的奴僕要在公共的讌會裏最後才把菜盤遞到我面前，我也得有相當的時間才習慣起來。我今日想來，事情本來都應該是這樣的。其實要是不照這個夠實用的：「等級尊敬等級」的規矩，另外換上一個：「聰明尊敬聰明」的規矩，那會鬧成個什麼樣子呢？多少的吵架啊！要把菜盤傳遞，用人又該先傳到那幾位去？……

但是我且言歸正傳。

天氣很熱。距N城的站頭還有三俄里，開始落下幾滴雨點，跟着便變成一陣

大雨，頃刻間把我的全身濕透了。

到了站頭，我的頭一樁事情便是趕忙把衣服換掉，次後便叫人燒茶。「嘖！多妮亞！驛長叫着。洗淨一個銅壺，去拿點乳酪來。」

說着，從板壁後面走出一個十四歲上下的女孩子，正在進口跑着。她的嫵媚打動了我的心。

——這是你的女兒麼？我向驛長問着。

——是的，他答道，帶着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氣。而且這樣懂事，這樣能幹：跟她死去的娘是一模一樣。

隨後他動手登記我的路程紙，一面我端詳着裝飾他底簡陋却是潔淨的下處的那些畫像。這些畫像繪着「浪子」的故事：頭一張上面，一個穿着室內的袍子和頭戴一頂睡時用的帽子的可敬的老人，把一口錢袋給一個不安定的少年，并且匆忙地給他祝福，然後讓他上路。另外的一張用大膽的筆法，寫出那放逸的青年和

那些虛僞的朋友及無恥的女人坐在一起。更遠的一張，少年把金錢散盡，披起破爛的衣服和頭戴一頂三角帽，看守着一羣豬，并且分用它們的食料；他的臉上露出憂愁和悔恨。最後繪着兒子回到父親家裏；那善良的老人戴着一樣的帽和穿着一樣的袍，走來迎接那個跪在地下的浪子；背後一個廚子牽着一頭肥大的小牛，和長子向奴僕詢問着家裏這樣高興的原因。每一張畫底下都寫着一句適當的德文詩。

直至今日這一切都留在我的記憶裏面：鳳仙花的盤子，雜色帳子背後的床；我好像還在那裏，看見那主人本人，一個五十上下的漢子，英俊而有生氣。身上穿的禮服面前三顆勳章吊在褪色的絲帶上頭。

我剛把老馬夫打發走，多妮亞擎着壺子回轉來。頭一眼，那小妖精就看出她給我的印象；她把地底藍色的大眼睛放低。我和她攀談起來，她并不帶一點羞慚，回答着我的話，儼然是一個見慣了世面的女子。我邀她父親喝一杯五味酒，

我遞給多妮亞一盅茶，我們三人便縱談起來，好像我們大家是向來認得的。

馬正是老早預備好了的，但是我沒有一點要離開驛長和他的女兒的意思。我終於和他們告別；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伴送我到車前。我在進口站住并求她允許我和她擁抱；她答應了……我一連吻了許多次。

自從我幹……

但是沒有一回讓我留着這樣溫柔和這樣長久的回憶的。

幾個年頭度過，一些特別的情形把我引回同一路的路上，并且在同一的地方。我記得老驛長的女兒，想到和她重新見面心裏便快活起來。「誰知道那老頭變成怎麼樣了？我想着。說不定被裁撤了。還有多妮亞呢？一定是嫁人了。」死的思想也掠過我的腦後；我便帶着一種愁慘的預感行近N城的站頭。

馬正停在驛站的店子的門前。走進房裏，我馬上認得「浪子」的畫像；桌子和床仍舊放在往日的地方，但是窗前再也沒有花，一切都指示着零落和荒廢。

驛長團在他的皮大衣裏睡着；我抵步時把他攪醒了；他翻過身來……不錯，這是西微安維利納，但是他却老到這個樣子！

當他準備着登記我的路程紙，我呆望着他的斑白的頭髮，那副沒有剃乾淨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彎曲了的背，我驚奇於三四年的功夫便可以把一個壯健的漢子變成一個老頭兒。

——你還認得我麼？我問着他。我們是老朋友。

——那是有的，他帶着憂鬱的神氣答道；道路很廣闊；不少的旅客經過我這裏。

——你底多妮亞她可大安嗎？我繼續說。

老頭兒皺了皺眉頭。

——天曉得！他答道。

——她是嫁人了？我說。

老頭兒露出不懂得的樣子并繼續低聲念着我的路程紙。

我不再問他，并叫人燒茶。但是好奇心攪擾着我，我打算借五味酒的力量使我的老友開口。

我並沒有想錯：那老人家沒有謝絕我奉給他的酒杯。不久那糖酒精便征服了他的憂鬱的脾性。喝到第二杯他的舌頭解開了。他記得我麼，或者他裝做記得麼？他對我說的故事使我感到興味並且那時使我大為感動。

——你認識我的多妮亞麼？他開口說。那一個不認識她呢？啊！多妮亞！多妮亞！好得人疼的女孩子！經過這裏的人都稱讚她。從沒有一個人對她有過什麼閒話可說的。太太小姐們都送她東西，誰一條圍頸巾囉，誰一副耳環囉。旅客們藉口午膳或晚膳停留在這裏，但其實是要盡情來欣賞她。頂難相與的看見她也就好說話，并和我客客氣氣地打招呼了。你能相信嗎，先生，宮裏的郵差，使員，都爲她耽擱在這裏。店子賴她才得生意興隆；要收拾屋子麼，做飯麼，牠都有時

間。至於我這個老懵懂，我的一心一意都在她身上！她就是我的命根兒。啊！我可真的愛過她，我的多妮亞！我可真的疼過她，我的孩子！她往日的生活不是很適意的嗎？但是不然，不幸是預防不來的；誰也不能避免他的運命。

然後他開始給我訴說他的苦恨。三年前，一個冬天的晚上。正當他整理着他的登記簿和當他的女兒在板壁後縫着一件袍子的時候，來了一部三馬冰車；一個頭戴一頂錫嘉西帽子，披着一件軍用外套和圍着一條方巾的旅客，走進室內並催索馬匹。所有的馬匹都已經上路。聽見這個消息那旅客提高他的嗓子并舉起他的皮鞭，但是多妮亞，看慣了像這樣的事情，從板壁後面跑出來并柔聲問着他不想用晚餐。

多妮亞的出現產生了通常的功效。旅客的怒氣平了；他願意等着那些馬匹并叫人預備晚餐。他揭去濕透了的帽，解開方巾，脫掉外套，顯出他是一個輕盈的少年騎兵，長着雅緻的黑鬚子。他就在驛長店裏住下，開始和驛長和他的女兒開

心地談話。晚膳預備好了。馬匹正在這個時候回來，驛長走出去，連蕎麥還沒有給它們吃，便叫人馬上把旅客的冰車駕起；但回頭他望見那少年，直挺挺地躺在長椅上面，失掉了一半知覺；他感着一種不適；頭部覺得痛苦；絕對不能上路：怎麼辦呢？驛長把他的床讓出來，并且大家決定了明天叫人到S城找一位醫生來，假若那人的病沒有轉機的話。

翌日那騎兵覺得更加不如了。他的下人到了城裏找尋醫生。多妮亞用一條浸透了醋的手巾包着病人的頭并拿了她的針褥靠近他的床坐着。驛長在場的時候，病人不住地呻吟着並且差不多什麼話都不說；雖說這樣他却喝了兩杯咖啡，并且一面呻吟，一面叫人預備晚餐。他頻頻地要東西喝，於是常在他身畔的多妮亞，便給他遞上一盅她預備好的檸檬汁。病人輕輕地啜了一口便把盘子遞回去，他的無力的手緊壓着多妮奧士嘉的手作為感激的表示。醫生在晚膳的時候來到了。他按着病人的脈搏，用德文和他談話，然後用俄文說他只需要一點休息，兩日後他

便可以繼續他的旅程。騎兵給他二十五盧布作爲診金並留他晚膳；醫生答應了，兩人都痛快地吃着，喝了一瓶酒，彼此盡歡而散。

又過了一天功夫，騎兵完全復原了。他是能夠開心的，不停地時而和多妮亞，時而和驛長打趣着；輕輕吹着口哨，和旅客們攀談，登記着他們的路程紙，而且那個好驛長終於對他懷着一種這樣的好意，使他在這兩天之後捨不得離開一個這樣可愛的客人。

這是禮拜天，多妮亞準備好去做彌撒。人把騎兵的冰床牽過來，他和驛長告別，慷慨地付給膳宿的費用；他又和多妮亞告別，隨後提議把她送到禮拜堂去；禮拜堂就在村的盡頭。多妮亞還是遲疑未決……「你害怕什麼？她的父親對她說，上官又不是一條狼，他不會把你吞下去的；和他一直走到禮拜堂散散步去好了。」多妮亞登上冰車靠近那騎兵坐下，用人跳上他的位子，馭者一聲么喝，馬便飛馳前去！

那個可憐的驛長不明白他怎麼會讓多妮亞和那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糊塗，腦根會錯亂到這個地步。

半個鐘頭纔過去憂慮便緊壓着他的心；他感覺着非常的不安甯，他不久便把持不住并親自走到禮拜堂去。他走到禮拜堂前面時大衆都要散了；至於多妮亞，她也不在禮拜堂的附近，也不在禮拜堂前面的廣場上。他趕忙走進禮拜堂；教士正在走下講台；助祭士正在掩熄蠟燭；只有兩個矮小的老太婆在一個角落禱告着；但是多妮亞并不在那裏。那可憐的父親只賸得一絲的勇氣去問助祭士她有沒有來過。助祭士對他說沒有。驛長回到家中心內冷却一大半。還賸給他一個惟一的希望：多妮亞年少輕率，也許有意思一直走到對下一個站頭，那兒正住着她的義母。

他帶憂慮等待着讓她坐出去的那部冰床回頭。馭者可沒有回來。終於到了傍晚，馭者才獨自一個醉眼惺忪地出現，帶着驚人的消息：「多妮亞和那個騎兵

逃去了！」

那老頭兒受不起他的不幸：他病倒了并躺在那個年青的拆白隔夜睡過的床上。

回想到所有經過的情形，驛長到底明白那騎兵的病不過是一種假託。那不幸的父親害着一場大熱症；人把他送到S城去，另外任命了一個驛長來替代他。同時叫來看那個騎兵的醫生，現在診視着他。他告訴驛長那個青年沒有一點毛病，他并且開首就猜到他的心懷不軌，但是他沒有做聲，害怕着他的皮鞭。這個德國人說着真話麼？還是他不過要誇耀他的銳利的眼光呢？無論如何他的話不會安慰過那可憐的病人多少。

剛剛復原，他向局長請了兩個月的假，并且也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任何人，便步行上路去找尋他的女兒。他在路程紙上得知民斯基隊長從斯毛連斯卡往彼得斯堡。載過她的馭者會說多妮亞，雖然看來十分情願出走，一路上却淌着眼淚。

「或許我會把我走失了的羊帶回家裏吧？」驛長想着。他就懷着這個希望走到彼得斯堡，他寄寓在意斯馬義樂甫斯基軍的駐地，他的舊同伴，一個退伍的下級軍官的家裏。他馬上開始訪問并得知民斯基隊長現在住在彼得斯堡的杜穆公館。驛長決定到他家裏。

一天清早，他走到那位軍官的家裏并請求呈稟上官說有一個老兵想見他。一個傳令兵，正在替一隻靴子上油，聲音先生正在睡着，在十一時以前不會客。驛長退出去，隨後到了指定的時刻再回來。民斯基親自接見他；他穿着室內的袍子及頭戴一頂圓形小帽。

——有什麼事？他問道。

心悸動着，眼含着淚，那老頭兒帶着一種顫慄的聲音，僅說出

——上官大人！……看主的面上！……

民斯基恍惚地看他一眼，飛紅了臉，執着他的手，帶他到事務所內，隨手把

門上了鎖。

——上官大人！那老頭接着說，失掉了的就不必算了；至少你把我的可憐的多妮亞交還我吧。你拿她也開心得夠了；不要徒然地讓她墮落下去。

——已往的事不能加以改變，那青年在一種極度的忙亂中說。我是對你不起；我能夠向你求情也感覺着幸福；但是別相信我能夠離開多妮亞呢；她的一身不愁什麼，我敢對你這樣保證。你要她有什麼用處？她愛我；她已經失却她舊日的生活的習慣了。無論你，無論她，你們都不能忘掉那過去的事情的。

跟着，從驛長的袖掖溜進一點東西，他把門打開，驛長猛然又站在街上。

他呆住了半天。他終於在他的袖掖內看見一束紙幣，把它抽出來并解開數張五十盧布的錢票。他的眼眶又重新填滿了眼淚，憤怒的眼淚！他把錢票搓成一團，擲在地上，踐踏它們并走開……走不到幾步，他住了腳，思索着……復回過身來；但是那些錢票已經沒有了。一個衣裳楚楚的青年，望見他，走近一部馬車，

跳上去，口裏嚷着：「走罷！」驛長也無意去追趕他。他決定回轉鄉間；但回去之前，那怕是最末一回，他也想會會他的可憐的多妮亞。兩日後，他再回到民斯基那裏；但是傳令兵板起面孔告訴他說先生不會客，把他推到外面，闔上門不理他。驛長在那裏站了一會，然後跑開……

同一天的晚上，在一切苦難禮拜堂聽完了一段彌撒，他在利特以拿阿街上走着，正值一部很華貴的車子在他面前掠過，驛長認得是民斯基。車子停在一間三層樓的房子前面，那騎兵奔走上石階。驛長心生一計：他跑回來，走近車夫并問着他：

——好友，這部車子是誰的？它不是民斯基的麼？

——正是他的，車夫答道。但是你問它做什麼？

——不錯！你聽哪：你的主人要我帶一個條子給他的多妮亞，你看我把她的地址忘記了，他的多妮亞的地址！

——就在這裏，二層樓上。但是，好友，你拿着你的條子，你可來的太晚了。他自己已經到了這裏。

——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驛長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勇氣回答；謝謝你的指示；我幹我的事情。說着他便登上石階。

門是關住的；他按鈴。幾秒鐘的艱難的等待過去了。鎖聲礫礫地響着；門開了。

——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是不是就住在這裏？他問道。

——正是這裏，那年青的女僕人答。你有什麼事情見她？

沒有回答她，驛長走進客廳。

——進不得的！進不得的！女僕人叫着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有客。

驛長，沒有聽她，繼續着前進。頭兩間房子沒有燈火，第三間是照亮的。在一間陳設華麗的房裏，民斯基帶着沉思的面容，坐在一張大椅內。多妮亞，御着

最輝煌的時髦衣飾，倚在大椅的靠手上面，彷彿一匹英國名馬上面的女騎士。他的嫵媚的眼睛望着民斯基，拿那軍官的黑髮捲來繞着她底明亮的手指。可憐的驛長！他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女兒有此刻的漂亮的；他忍不住也要贊賞她。

——是誰？她問着，沒有轉過身來。

他不做聲。沒有得到回話，多妮亞仰起頭來……便大叫一聲，倒在地毯上面。驚住了，民斯基趕忙要把她扶起來，但是他猛然望見老驛長站在門邊，就讓多妮亞躺在那裏，他走近他，渾身氣得發抖，咬着牙齒：

——你幹麼的？你幹麼像一個強盜來追着我？你要殺我，是不是？出去！

然後，抓着老頭兒的頸子，用力把他推到外面去。

驛長走回寓所。他的朋友勸他上訴；老頭兒反省，聳起兩肩，決定退步。兩日後他離開彼得斯堡回到他的站頭，他重新在那裏執行職務。

——你看已經有三年多妮亞沒有在我的身邊了，同時我也沒有一點她的消

息，他收住說。她還活着與否？天曉得罷了。什麼都會有的！這也不是一個不檢的旅客所誘惑的最初或最後的一個女子；他們把這些女子留着多少時候，隨後便把她們拋棄。在彼得斯堡像那樣的年青的癡女孩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穿着絲的天鵝絨的，明日也許就要和那些最下流的無賴一起招搖過市。當我想着多妮亞也會有這樣的日子時候，我不覺冒着天譴而盼望着她死……

這是我的朋友老驛長的一番敘述，這番敘述被他的眼淚中斷了不止一回，他拿起他的衫緣用一種怪好看的手勢來揩拭這些眼淚，正如的米特利挨夫的出色的歌舞裏面的熱心的士郎的殊一樣。這些眼淚的一大部份是由於他說話時喝下的五杯五味酒得來的……無論如何，這些眼淚使我感動。而我離開老驛長後許久還不能把他忘記，許久我還想着那個可憐的多妮亞……

直至最近，道經N境，我想起我的朋友；我訪得他所管理的站頭是撤消了。當我問及：「老驛長還健在麼？」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的回答。我便決定了重訪

這些我很熟識的地方，我租了馬匹出發到N村。

這是秋天。小小的灰色的雲壓着天空；一陣風掠過收割後的田野并落盡樹上的綠色或紅色的葉子。日暮時我行抵村中，停止在站頭前面。長廊下（這是往日那可憐的多妮亞和此擁抱的地方）走出一個肥胖的村婦；她告訴我老驛長死去快有一年了，他的房子現在住着一個製啤酒的人，她的丈夫。

我悔恨此次無用的旅行和空費了七個盧布。

——他是因為怎樣死的，我問着販啤酒的女人。

——因為喝的太多，好先生，她答道。

——他葬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那一頭，靠着他的死去的老婆。

——可以把我引到他的墳墓去嗎？

——為什麼不可以呢？噢！旺家！你和貓也玩得夠了。伴着這位先生到墳場

去吧，告訴他驛長的墳墓在那裏。

正說着，一個衣服襤褸，獨眼和赭色頭髮的小孩，跑到我的身邊，馬上把我引到墳場去。

——你認識那死者麼？我問着他。

——怎麼不認得呢！他教會了我栽野笛。當他從酒店回來（願他的魂平安！）我們趕在他後面，「老伯伯，老伯伯，給我們一點榧子；」他便給我們多少的榧子！他常和我們頑着。

——還有那些旅客呢？他們還記得他麼？

——現在也沒有多少旅客；陪審官雖然也從這裏經過，但是他有別的事要做，管不到那些死人。今年夏天來過一位太太；她問訊過老驛長，並走去看過他的墳墓。

——怎麼樣的太太，我帶着好奇心問他。

——一個漂亮的太太！那小孩答。她坐着一部六隻馬的四輪車來的，帶着三個小公子，一個保姆和一隻小黑狗。當我們對她說過老驛長死了，她淌着眼淚並對孩子們說：「你們乖乖地留在這裏吧；我要到墳場去。」我本來要引她去的，但是那位太太對我說：「我認得路。」她便給了我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們達到了墳場，是一塊沒有牆垣的空地，布開一些沒有一株樹庇蔭着的十字架。我一生沒有看見過像這樣淒慘的墳場。

——這就是老驛長的墳墓了，孩子跳上一堆沙土上對我說，這堆土上面插着一個嵌着銅製的聖像的十字架。

——那位太太是不是來到這裏？我問着。

——是的；我遠遠望着她，旺家答道。她在這裏躺下，她就這樣的躺了一會。然後她走到村裏，她把教士喊來，給他一點銀子便去了。而我呢，她給了我

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也一樣，我給小孩子五個戈貝，并且再不悔恨此次旅行，也不悔恨我用去的七個盧布。

（陳占元譯）

射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遜斯基。

我立過誓依決鬥底權利殺死他（我底射擊還留在他身上）。

——露營的一晚。

——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和紙牌。在×

●彭司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味酒。

××沒有一所公共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緊張的神經和粗惡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秘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引得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着困窘，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但他爲我們團裏所有的士官設了一隻公用的桌子●。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總有兩三個大盤子，不過那些酸酵的東西常是淌出一條小流。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况，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把這些事情勉

● 指飲食所用。

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追索；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業就是用手鎗射擊。他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蒐集就是他居住的小泥房裏底唯一的奢華。技術，他達到怎樣的程度，不敢確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用手鎗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梨。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搖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渥（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枯燥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可是，我們很像有點懦怯——就是在腦裏也不會對他發生些少疑念。有種人，他們底像貌竟會排逐了這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渥那裏午餐。照常的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許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帳，他就立刻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也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糾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士官，被酒，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

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我們毫不懷疑地隨着猜測這新同事一定要打死的。士官走了，還說要報復這
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麼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
我們一個跟一個放下了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
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消息。這
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他，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
標記一個子彈連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

● 指「新同事」打死後遺下的空缺。

過的事。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會決鬥嗎？」

希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在年青人底思想上嚴重地損傷了他。勇敢底缺點比一切都很少能受年青的人們原諒，這些人時常在勇敢上審視人類的價值底高峯和可能的瑕疵底寬恕。雖然，漸漸地一切都都忘卻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於天性有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過於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他在我底眼裏是個神祕的故事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同我一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粗惡言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個觀念，以為他底尊嚴沾污了，並且沒有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念去洗淨，這個觀念沒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甚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

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在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天真爛漫的談話是斷絕了。

首都底粗心的人民對於許多感覺沒有理解——連鄉村或小市底人民都知道的那種理解。例如，說郵遞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士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新聞傳出來了，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得到的註明我們團部收轉的信件，通常也在這屋裏找到的。一次寄給他一隻包封，他現出頂不耐煩的神情剝脫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士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天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

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

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槩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造成了全體的；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潰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認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癡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

火的眼睛和嘴裏吐出的濃烟，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尊視別一方面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在你底腦裏我留下歪曲的印象。」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必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酗醉的狂漢P x x x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操於我底手裏，而我底多半沒有危險；我寧肯在我底一個偉大的靈魂上添寫一筆退讓，可是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P x x x，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狀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別人打了嘴巴，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舞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事情當然和你沒有關係了？」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繸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Bonnet de Police* 的），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的。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會經在×××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飲勝了介尼斯·達衛道甫所稱讚的著名的布爾曹夫。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總不是做見證人，就是做實行人。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看一個

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會遇見這樣個堂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震耳的大名，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自己想像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份帶來了怎樣的効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被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就毫不顧惜地疎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進步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總超出我底意料而我底詩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開了玩笑，我越加懷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其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巴。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

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纔天放光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我藏着無法形容的焦燥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溫暖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遇他。他走近了，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爲的叫自己有時間鎮靜，讓給他第一次射擊；我底敵手却沒有同意。我們議決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號。他描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着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小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鎗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熟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刺激了我。『有什麼裨益呢，』我想：『你要剝奪他底生命，那時他對這事還完全不覺得害怕？』憎惡的意思在我底腦裏消失了。我放下手鎗。『你，像是，此刻還不當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

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鎗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願放鎗，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讎。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一個人（大概是他底事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有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有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無感的樣子，如同某個時候他吃着櫻桃等候

● 這「請」字係報復上句「請你回去吃早飯吧」底「請」句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恐譯筆不願，故註。

咆！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柙裏一般。我一動不動地傾聽了他；希奇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橫着兩隻旅行籠，一隻裝着手鎗，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作一次道別，馬就跑去。

二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爲家務累壓，我還不斷悠靜地迴想過去的我底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孤獨中學習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管理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

藏躲。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克梨爾洛夫娜纔能記憶敵的事，也都對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我就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菓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會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隣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噎呃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情形下我縮短了黃昏，扯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錯。

離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次，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我蟄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 俄里。

富貴的隣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個年青而美貌的隣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我心急得忍不住地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就出發到×××村自薦於他們底窰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隣人和頂卑順的僕人。

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櫥，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矗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棄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看見他人底豪華了，我膽怯怯地戰兢兢地等着伯爵，彷彿省裏來的請願人等着部長底出臨。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儘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

話，是隨便而和藹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懼怯；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底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美人。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努力幫自己懸上自然的外觀，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交談起來，把我好似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隣人。這時候我站起來回踱着，看看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觸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會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你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

我不會失錯的，當然，是使用熟悉的手鎗。」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鎗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鎗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在經驗上知道。我們團裏我算很好的射擊者們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搬弄手鎗，我底手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鎗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當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慣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

次，這樁事成爲他底習慣，有如酒杯。」

聽我興緻勃勃地談話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愉快。

「那麼他怎樣射擊呢？」伯爵問我。

「就是這樣，先生：有時候，他看見一隻蒼蠅落在牆上……您以爲可笑嗎，伯爵夫人？真的，是的……有時候，看見一隻蒼蠅就叫『庫支柯』，手鎗！」
庫支柯把實彈的手鎗拿給他，他一撥機門，把蒼蠅頂入牆壁裏了。」

「奇怪！」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

「希利渥，先生。」

「希利渥！」伯爵從自己底座位跳起，叫：「您認識希利渥嗎？」

「怎麼不認識，先生，我們同他是好朋友呀；他在我們團裏就像自己底同事弟兄；但已經五年，關於他，我不會得到一點消息了。看來，先生，您也許知道

● 僕人底名字。

他吧？」

「知道，很知道。他沒有對您說一樁極奇特的事件嗎？」

「先生，不是在跳舞會上，他受怎樣一個粗人打了嘴巴的事件嗎？」

「他告訴了您這個粗人底名字嗎？」

「沒有，先生，沒有告訴……呵哈，先生！」我猜測着內容，繼續說：「請

原諒……我不知道……莫非是您嗎？」

「我自己，」伯爵現出特別狼狽的神情答：「子彈打穿的圖畫就是最末次我們會面底紀念品。」

「啊，我底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爲「了上帝，不要說吧；我怕聽呢。」

「不，」伯爵反駁了：「我全都要說；他知道，我怎麼侮辱了他底朋友；也

讓他知道，希利渥怎麼報復了我。」

伯爵把椅子挪近我，我懷着活躍的好奇心聽了下面的故事。

一五年以前我結了婚。第一個月，The Honey-Moon^①，我來在這地方，在這村莊裏。我把生活底最好的時期和一段最深刻的回憶獻給了這所房子。一次晚間我們一同騎馬出外遊逛；妻底馬發點脾氣，她惶恐了，把韁繩交我牽着就步行回家了。我走到前頭。在院裏我看見一輛旅行的雙輪車；他們告訴我：在我底會客室裏坐着一個人，不說自己底姓名，只簡單地聲明，他有事來會我。我走進這間屋子。在暗處看見一個滿身灰塵和鬍鬚叢生的人；他站在這裏，靠火爐。我走近他，努力追憶他底輪廓。「你不認識我嗎，伯爵？」他顫聲地說。「希利渥！」我叫，想起了，我承認，我底頭髮都豎立了。「這是真的，」他接着說：「射擊保留給我^②；我特地前來放我底手鎗。你準備了嗎？」他底手鎗從側面的衣袋裏拔出。我量了十二步就站在那裏，牆角那裏，請他快快射擊，趁着妻還

① 蜜月。原作這句用英文，故存。

② 這句影射第二八八頁第一行「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一句。

沒有回來。他延遲着；他要燈火。把蠟燭拿給他了。我關上門，不許誰走入，又請他射擊。他舉起手鎗描準了……我覺得一秒鐘……我想到她……可怕的時間過去了！希利渥垂下手。『可惜，』他說：『手鎗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啦。我細思想，我們這不是決鬥，而是屠殺；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武器的人。我們重新幹吧；抽籤，看誰第一次射擊。』我搖頭……表示我不同意……歸終我們還是裝好了鎗；捲了兩張紙券；他把它們放進從前被我打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摸着了第一號。『你，伯爵，是魔鬼樣地幸運呀。』他微笑地說，那種微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做了什麼，和怎樣他能強迫我這麼做……但我放了鎗，打在了這幅圖畫上（伯爵用手指着那幅射擊的圖畫；他底臉燃燒了，像一團火；伯爵夫人底臉比自己底手帕還白；她也抑持不住嘆叫了）。」

「我放了鎗，」伯爵繼續說：「感謝上帝，沒有打中；那時候希利渥……」（他在這一分鐘，可真嚇人）。希利渥正向我描準。突然門開了，瑪沙●叫喊着奔來抱

住我底脖頸。她一來喚起我底全部勇氣。『親愛的，』我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在開玩笑嗎？你怎麼却驚慌起來！去，喝杯水再來我們這里吧；我將給你介紹這老朋友和同事。』瑪沙還不相信。『請您告訴我，我底丈夫說的對嗎？』她轉過身向嚴肅的希利渥，『對嗎，你們兩人是在開玩笑？』『他時時刻刻開玩笑，伯爵夫人，』希利渥答她：『一次他開玩笑打了我嘴巴，一次他開玩笑射穿我底這頂帽子，方纔他又開玩笑沒有打中我；現在我也願意開些玩笑……』他隨着這話就要對我描準……當着她底面前！瑪沙朝他跪下了。『站起來，瑪沙，羞恥啊！』我憤怒地叫：『先生，你停止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好嗎？你究竟要放鎗，還是不呢？』『不囉，』希利渥答：『我滿足了：我看見了你底迷惑，你底孱弱；我強迫了你射擊我。我滿足了。你要記着我。我把你賦予你底良心吧。於是他去了，但走到門邊站下，又看一眼被我打穿的圖畫，那上面的鎗

● 伯爵夫人底名字。

孔，簡直辨不清楚了，蒙蔽了。妻昏倒着；人們不敢挽留他，都用驚悸的眼光望着他；他出到階前，大聲命令了車夫就走了。上面的是我所能記得的一些。」

伯爵沉默了。這情形下，我知道從來不會有像這樣感動我的意義的故事完了。這個英雄我再沒有遇見了。人們說，當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暴動時期，希利渥會統率敢死隊支隊並且犧牲在石枯涼●下的戰爭裏了。

(孟十還譯)

- 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 (1783—1828)，希臘人；幼年在俄國受教育，以後入俄國陸軍服役，一八一七年升少將。這時擬藉俄國底勢力作復興祖邦運動，未能成功。一八二〇年頃聯絡多騰河流域民族反土耳其；不久土耳其佔領了不加拉斯多（現羅馬尼亞京城），他逃亡至奧地利，被捕繫獄，一八二七年釋放。一八二八年死。

- 鎮名。舊在俄國和羅馬尼亞底交界，歐戰後劃屬羅馬尼亞，位真面縣境，靠近普魯斯河岸。

秋天及其他

秋 天

十月終於來了！叢樹搖動了腳蹩着的

最後的一葉，牠從赤裸的枝上凋零。

秋天冷冷的呼吸着，路也凍結了——

小溪仍在水磨後訴怨似的奔騰，

池塘却結冰了；我的鄰人帶了一羣獵犬，

向前去，向那最遠的，夢想着的原野前行，

冬麥要受到他的瘋狂的圍獵的蹂躪，

森林中的橡樹也將因大吠而受驚。

這正是我的時候！我永不能愛春天，

冰雪的緩緩的消溶，可惡的氣味，泥濘——

到春天我就病了：我的血不再循環，

懦人的苦痛也緊緊地壓着我的心情。

冬天却於我更好。我愛那月下莊嚴的雪地！

那在暖和的貂皮之下的，愛人的手，

那雪撬的多麼迅速，自由的飛奔！……

啊，這樣的遊戲，踏着浮孿的鋼索，

在凝靜的玻璃似的河面溜冰！

正是冬天休假日的輝煌的警鐘！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有牠的止境！

整半年的雪——最後，連那年老的文居者，

那熊，也覺得這是夠久了！你總不能

永遠同美麗年青的阿迷達乘着雪橇，

也不能永遠在兩重的玻璃後，在可愛的爐邊煩神……

一般的人都贊罵秋天的末後的日子：

在我，牠們却是可愛，我的讀者和友人！

牠們的美麗安閑，牠們的溫柔皎潔；

像是不爲父母所喜的孩子，牠們將我牽引。

我告訴你：一年四季中，我只愛一季；

我就愛牠——我並不是虛榮的賣弄愛情者，

雖然不免好奇——我却認定我的愛頂真。

我怎麼才能告訴你？她使我醉心了，

像一個將死的處女，也許，也使你醉心。

命定的，溫柔的忍受，沒有一句怨言。

不發怒——有着微笑的，慘淡的嘴唇——

她並不見到墳墓的張着的深深的口——

她的姿態上的微紫的光輝，閃耀着——

今天她在這裏——她活着——明天却不再生存。

甜蜜的可悲的日子，夢着眼睛的嬌媚，

說着永別的你的美麗却於我可親！

我愛那自然的生命的奢侈的傾頹，
森林的篷帳都裝飾了紫色與黃金，
大風的更快的呼吸，聲浪的喧嘩，
波動的霧的帷幕將青天遮蔭，
也遮蔭了太陽的微光，清早的嚴霜，
以及在遠遠的，頭髮灰白的冬天的威嚴！

隨着年年的秋天的降臨，我也開放着花朵；
還有益於我的健康，這好，這俄羅斯的冷；
我習慣的重行陷入於愛情之中；
飢餓代替了睡眠，睡眠已早早的飛升，
血液快樂的躍動着，經過我的心頭，

願望升騰着了——我又笑，我又年青，

我是生活着的生命——這樣是我的生機

（假如你肯，請原諒遺字句的質樸無文）

於是，我裝上馬鞍，向着那繁盛的曠野，

他載了我飛跑着，將他的鬚毛搖震，

他的身下，閃耀的蹄響着，像是唱着歌，

騎過凍結了的山谷，冰上響着爆裂的聲音——

短短的一天去了！於是那忘了的煙囪

又同了火一起醒來——吐着銳利的光明，

或是朦朧的紅光，我坐着讀得很久，

養育着深沈的思想於我的靈魂……

致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的深深的礦中，
堅持着你的驕傲的忍耐；
辛苦的工作決不徒勞，
革命的思想也決不出賣。

那「不幸」的姊妹，那希望，
在黑暗之下的啞默之間，
向你的心說着快樂的勇敢：
就要來了，那等候着的一天。

愛情和友誼都傾給你，
跨過了那些陰暗的重門，
就在你的奴役的牀前，
也傾吐着我的自由的歌音。

一個字就能使圍牆坍塌，
也將跌下了重負着的鐵鍊；
自由在光明之中祝賀你，
弟兄們交還了你的刀劍。

工 作

這已經是很久的時候：多年的工作居然成功了。

爲什麼這不可測的憂患却幽幽的緊壓着我的心？

是不是，我的工作完了，我像無用的工人似的站着，

已經拿到了報酬的，對於新的工作，就成了生人？

我所悔惜的工作，是不是，午夜的靜默的同伴

和他們的朋友——那金髮的黎明和爐邊的諸神？

先 知

受着精神上的飢渴，我顛蹶着，

在無人的曠野，黯淡，荒涼，

我看見了一位六翼的天神

出現於兩條小徑合而又分的地方。

他放下他的手指在我的眼上：

他的撫摩柔軟得正如睡眠，——

像兀鷹一樣的，他搖着瓶頭，

他搖醒了我的先知的眼。

他的手指落下在我的耳上，

有一種聲音，漸漸漸漸的繁噪：

我聽到了星球在轉動，在歌唱，

一切的天使在翱翔，在逍遙，

妖魔們在深深的海底行走，

綠的葡萄藤在山谷裏蔓延。

那六翼的天神從我的口中

把我的罪惡的舌頭連根拔斷；

隨了他的手也拉出了，消滅了

牠的一切惡事，牠的喋喋不休，

他就用了他的血污的手，

在我的嘴裏放進智蛇的舌頭；

他又用刀劈開了我的胸膛，

將那顆迸跳得更急的心兒摘下，

他在我的受着襲擊的胸中，

却塞進了一朵活的火花。

我像沒有生命的泥塊似的躺著

在荒野上，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起來呀，先知，你且望着，聽着，

以我的意志纏繞着你的靈魂，

漫游過灰色的海，黑暗的路，

以我的語言燃燒一切人的心。

(孫用譯)

漁夫與魚的故事

在藍色的海岸邊

住的有老頭和老婆兩口子

他們有一所破舊低小的土屋子，

整整過了三十三年頭。

老頭兒用魚網打魚，

老婆子在家紡紗。

有一次他把魚網撒到海裏，

俄國 A·普式庚 作

拉上來的時候只有些泥土沙子。

他再一次把魚網撒到海裏，

只看到有幾根海藻在網底。

第三次他又把魚網撒去，

總算打到了一條魚，

不是一條平常的魚，是一條金魚。

金魚好似在苦苦懇求，

說着和人一樣的話語：

「老伯伯，求你釋放我到海裏，

我當給你重重的報酬：

你要什麼，我都可滿足你的心意。」

老頭兒大為驚奇：

他打魚打了整整三十三個年頭，

從不曾遇到魚會說人的話語。

他放了那條金魚，

還對她親切地說道：

「上帝保佑你，金魚！

我也不想要你的報酬；

到藍色的海裏去吧，

在那裏可以自由自在地漫遊。」

老頭兒回到家裏見了老婆子，

對她講述他所遇到的怪事：

「我今天打着了一條魚，

金的魚，不是平常的魚；

她會說和我們一樣的話語，

請求我放她到藍色的海裏，

要給我以貴重的報酬：

我要什麼，她就會給我什麼東西。

我不敢受她的報酬；

便放了她到藍色的海裏。」

老太婆聽了黃罵老頭子：

「你真是蠢貨，傻子！

怎麼會不受她的報酬！

就是向她要一個桶子也是好的，

我們的那個已經完全破舊。」

於是他往藍色的海邊跑；

看見：海上起着輕微的風浪，

他開始呼喚金魚，

一會兒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行禮回答道：

「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個老婆子責罵我，

不給我老頭兒安靜一會兒：

她要一個新的桶子；

我們那一個已經完全破舊。」

金魚答覆說：

「不用愁，你去，上帝保佑你，

新的桶子就會送來你處。」

老頭兒回家來時

老太婆已有一個新的桶子。

可是她罵得更無禮：

「你這個蠢貨，傻子！

只要一個桶子來，蠢貨

桶子裏有什麼財寶金銀？

滾，蠢貨，你到金魚那裏；

給她磕頭，問她要一所木頭屋子。」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騾動漸起），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一面致敬，回答說道：

「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罵得我更無禮，

簡直不給我老頭兒安靜：

討厭的老婆子要一所木頭屋子。」

金魚接着說道：

「不用愁，你去，上帝會保佑；
算數：木頭屋子就會送上你處。」

他又跑回土屋子的家裏，

可是土屋子已經痕跡全無；

在他面前是一所大窗子的木屋，

聳起磚瓦砌的，白色的煙突，

裝着一扇扇厚的，薄的門戶。

老婆子靠近窗子坐着，

在陽光下對丈夫責罵：

「你這個蠢貨，簡直是木頭！

要了個木屋子就夠了嗎？

滾，去對金魚說：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婦，

我要做顯赫的貴族。」

老頭兒又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更不平靖）；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子向她致敬，回答說道：

「我真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更大發她的壞脾氣，

她竟不給我老頭兒一會安靜：

說是不高興再做低賤的農民，

要做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貴人。」

金魚安慰他說道；

「你不用憂愁，你去，願上帝保佑。」

老頭兒回到老婆子那裏。

他見到的是什麼東西？高樓大廈；

老婆子站在石階上

身穿黑貂毛皮的披肩，

頭戴繡着罌粟花的頭巾，

頸上圍着一串珍珠，

手上飾着金的指環，

足上踏着紅色的皮鞋。

在她面前是許多忠心的奴隸；

她正在一把拖住一個奴隸打着。

老頭兒過去對老婆子說：

「請你的安，貴夫人太太！

很好，現在你總可心滿意足？」

老婆子却把老頭兒臭罵了一頓，

送他到馬棚裏去幹活。

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還是要大發脾氣，

又叫老頭子到金魚那裏去：

「滾，你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我要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老頭兒嚇住了，勸說道：

「婆子，你怎麼的，發瘋了嗎？

怎樣行路，怎樣說話，你全不知道，

你將使整個王國嘲笑。」

老婆子聽了怒氣沖天，

把丈夫打了幾個耳光：

「你怎麼敢，士老兒，和我吵嘴，

和我，和我這顯赫的貴婦人？

到海邊去，老實告訴你，

你不去，也得強迫你去。」

老頭子便又跑到了海邊

（藍色的海更顯得陰沉了）；

他又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行了個禮回答道：

「實在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老婆子又在無禮取鬧：

她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竟想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金魚答覆他道：

「你不用憂愁，有上帝保佑！

好！讓那老婆子做女皇！」

老頭兒仍回到老婆子那裏。

怎麼的？在他面前是皇帝的宮殿，

他看到老婆子就在這裏面。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子的旁邊，

侍奉她的皇親國戚，

給她斟着外國進貢來的醇酒；

她口裏嚼着上等的菓子；

在她周圍站着威武的守衛兵士，
肩上都持着斧頭。

老頭兒一看到他們就害怕，

他向老婆子跪下磕頭，說：

「給你請安，威嚴的女皇！」

呸，現在你一定可以心滿意足。」

老婆子沒有瞧他一眼，

只使用眼色命令把他趕出。

於是皇親國戚都奔了過來，

一把頭頸將他推出。

跑到門口衛兵趕了過來，

幾乎想用斧頭把他砍殺；

有許多人還要笑他：

「你嘗到了好滋味，老糊塗！

這可以教訓了你，蠢傢伙：

一個人不要不守本分才好！」

又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又大發雷霆：

派了宮廷侍從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了老頭兒，帶去見女皇。

老婆子對老頭兒說：

「你再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獨立的女皇，

我想做海上的霸王，
我要生活在海洋上，
讓金魚也侍奉着我，
供我隨時的差遣。」

老頭兒不敢違抗

也不敢說什麼話阻擋。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看見海上洶湧着黝黑的大浪：

激怒似地波濤起伏動盪，

滾來滾去，怒吼狂叫。

他開始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還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恭敬回答道：

「求你寬恕，魚夫人！」

那個該死的婆子，要我怎麼辦才行？

甚至她不想再做女皇，

要做的是海上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海洋上，

你也得給她侍奉，

供她的隨意使用。」——

金魚一句話也不說，

只在水裏划着尾巴，

立刻沒入深深的海中。

老頭兒在海邊等待着好久，

不見有答覆，他便跑了回去——

一看：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所土屋子；

門檻上坐着他的老婆子，

在她的面前依舊是一個破桶子。

(克夫譯)